

梅園初記

梅園初記



行印社書圖新藝

857.7

938

2

津平動轟

錄實案慘色桃篇中

記刺被芳蘭梅

著茹享鍾



3 1764 7583 2

行印社書圖新藝

梅蘭芳

被刺記



琴

猴冠犬服各稱王，欲把官場
比剝場：臺上自誇臺下苦。
幾人今不愧梅郎。

居義林題





梅蘭芳到蘇聯歸
來在上海黃浦碼

頭留影

胡蝶

顏惠慶

梅蘭芳

周珏



梅蘭芳與
馬福祿合
演「審頭
刺湯」之
戲裝

在十二年前，那時我在上海，最愛看時報，因為那張報紙的編輯部特別注重，而且我又是愛好體育，同時又是最愛看體育消息的人；所以便同時幫報做了良友，藉此便看熟了一個人名——「林江」，我知道了林江是時報副刊的編輯，無論「無線電」，「跳舞」，「電影」，「時裝」，「兒童」等任何一種週刊，總是充滿了「林江」和「小鍾」的作品，他寫來文筆輕靈流麗，內容充實有趣，無形與我中成了神交！

八二三事變，我在常熟防線佈防，在一個很巧的一個宴會中，認識了這位林江先生，原來他就是小鍾先生，也就是鍾辛茹先生，十餘年來，我和他都任後方各地為事業奔忙，但是始終保持着友誼上的聯繫。這次，更巧我到重慶來，又會着這十幾年的老友——小鍾。我開口便問他：「最近寫了東西沒有？」他毫不考慮地便把他的新作「梅蘭芳被刺記」出示給我看，我在拜讀之餘，真是十分痛快，痛快的是他寫得痛快，把社會的一角的實景，暴露出來，而且暴露得非常親切，文句和語言，都是活生生地表現，一點修飾沒有！高爾基先生寫「世界的一日」，茅盾先生著「中國的一日」，鍾兄此作，豈不是「世界的一日」和「中國的一日」中的一頁嗎？

梁 序

梁發森

鍾君辛茹，筆名：「小鍾」，「林江」。爲用中使青，曾留學美國，學成歸國。歷任戰務電影及社教多年，蜚聲國內。凡相識者無不稱頌，及爲政後，個性強，能爲理屈，善交際，長言語，爲文清新流利，曾主編中央日報藝文戲劇電影七種漫談，及新劇雜誌。日前晤談所著「梅蘭芳被刺記」，屢在新聞雜誌連期登載，讀若身歷其境，引髮不少文藝作家注意。今特續寫完稿，行將付梓，特誌頌爲文叙其始末與觀感。

鍾君生長於北平，對於都文物掌故，知之甚詳，因嘗擔任其事，輒多感慨，久欲以鬱於胸者，發於外，藉以洩胸中氣，嗚呼！人心是背，然以顛沛流離，今始見諸爲文付梓，亦云難也。所作大事乃故都四大奇案之一，本專爲粵籍財閥馮耿光與紅伶梅蘭芳在北平之同性戀愛史。書中充分說明封建餘孽之醜惡勢力，倘非梅蘭芳之聰明努力，決不能賴以成名，反爾犧牲墮落。因感今昔財閥一渡作惡，以其造孽錢，造成社會上不少醜惡，確是社會教育之對敵。吾人對於財閥，應予懲治，至少對其造孽錢。其次玩視子，是中國戲劇史上之醜史，影響中國戲劇進展遲緩。在崇高之戲劇藝術上蒙被一層不潔污穢。至盼在戲劇革命，與戲劇文化激進之現階段中，防止其再生。鍾君記述是文，實實報導，並未「隱惡揚善」，已死之馮耿光在九泉不齒與，即梅蘭芳讀後，亦不爲喜。不過相反贏得許多人之壓恨惡勢力，同情可憐虫，顯出社會之黑暗面。使社會會開通進步和戲劇家，有所注意，更進而予以嚴格取締和改進。此誠裨益社會風尚與藝術之文也。

夢。

目前文藝界風行黃色刊物，鍾君在本書內描寫梅蘭芳與孟小冬（女伶）戀愛一段，未免色相過分，太不合著。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倘使讀者意念不堅，很容易迷惑玄玄。此段本人不表贊同。不過以描寫技術論，還不失為色情佳作。

「文人無行」，為世詬病，書中對齊如山，馮武越等一流人物之介紹批評，確實痛快淋漓。才華不正用，真是可惜，以之謀生，尤為可恥。當今「無行文人」，應以之當頭棒喝！！

在文藝方面：作者筆調清新流利，對白明顯生動，語態與形態配合，尤為生色。無異小說中有圖畫。全文似嫌對白過多，因非劇本。但對白口吻絕肖，有如台詞，描寫個性身份甚當，而且穿插處，亦很自然。詞句幽默潑辣，引書證今，有些人懷疑寫寫有對象。

至於情節，描寫太細膩，容易被人懷疑其不盡實在。但是讀者合書閉眼一想；此為小說，又何嘗不是張恨水所著八十一夢外之一夢耶！而且作者語余，尚有與本案有關之人與事，不能寫出。詢其原因，不明；再三詰詢，搖首含笑不答。余亦莞爾！

細讀全書，鍾君寫作此書必時斷時續，顯然不是一氣呵成。文筆風韻，各處段落，字句間有些少瑕疵，或係工作繁忙，付印匆促故耳！描寫舊日事，應用新名詞。好像時間上矛盾，但是以今喻昔，刺激較深，作者用意在此。

鍾君爲余塾好，雅囑不能却，又不驕言僞。故在本事上，文藝上，將親感所得，直率言之。意在促起讀者同時注意文與事，不應僅以裨官野史視之。數年來余少執筆，最近文債咄逼，一再拖延，文不達意，意嫌迂腐，深草塞責，是以爲序。

姜 廖

姜蕓蕓

「梅蘭芳被刺記」將問世了，此爲辛茹先生第一部中篇創作我已曾拜讀過了，我覺得我不應該自私，所以，特介紹於各位讀者之前。

辛茹先生以前曾以短篇著名，而其第一部中篇竟獲得如此佳之效果，實令人欽佩。我記得：當我小的時候，家父（姜公偉）曾與辛茹先生共事於天津庸報，（其時，庸報尚未爲日人收買），因爲「另外一頁」，他們而建立了最好的友誼。而更專心一意地盡他們的所有力量貢獻給文化界。因久居於北方之故，關於梅博士蘭芳，知道的很清楚，此書所記載的都是他們耳目所見聞的，當然都是很真確地故事，雖然也有意構，但他確實是一篇真實性的記載。

凡是舊劇的愛好者，大多崇拜梅蘭芳的，不但中國的婦孺皆知，即使在外國也是名聞全球的。然而，梅蘭芳的崇拜者，我想，你們更願意知道他的私生活吧？這裏，將告訴你這一代優伶之台下生活，而辛茹先生的文筆輕鬆，詞句幽默，將更會給你莫大的興趣。

最後，我向辛茹先生致歉意，因爲我的這篇序是寫得這樣的草率。

梅 序

向傳倫

辛茹寫作這本「梅蘭芳被刺記」的動機，據我知道完全是爲了「新聞雜誌」多數讀者的要求和鼓勵。本來，這篇稿子，以前曾刊載在「新聞雜誌」上面；也許是爲了梅博士的聲望的關係，那「新聞雜誌」的銷路，這一期一期地增加，達到了重慶市各種期刊的最高紀錄；梅蘭芳是怎樣被刺的？梅蘭芳死了沒有？梅蘭芳是被誰人刺殺的？這許許多多的問題，卻便成了讀者們的中心問題。因此，蜀新圖書社的經理雷斌先生，爲了讀者的需要，再三再四地請辛茹結束這段紀實。辛茹爲了情不可却，他在百忙中也把這篇被刺記完成。

這本書的出版，一定會有很大的反應。第一個當事人梅蘭芳一定要找辛茹說話，也一定會說辛茹侮辱他毀壞他的名譽，我想，這場公案，是人所盡知的，侮辱與不侮辱，毀譽與不毀譽，書中所述否爲事實，那就得聽死了的馮武越和馮六爺親自到法庭上來作證；這場公案，亦可以判定。

末後，我希冀讀者把這本書當作小說或稗史讀，不要把他當作事實看。

我在東京讀書的時候，日大映畫科（日本大學電影科）的同學星野三郎有一天忽然笑着問我：

「你們中國有一個戲子叫着梅蘭芳的是不是？」

「是的。」我很誠懇的答覆他。

「他怎麼男人裝女人？裝來怪好看的，真是世界聞名的大人物啊！一星野的語氣，看來帶着一些譏諷的態度。

「男人裝扮女人有什麼稀奇？」我反問他。

「是，裝得不錯；梅蘭芳那年到我們東京，曾經在帝國劇場獻藝，使東京的市民發狂了，都認為他扮像秀麗，可愛極了！這也是貴大中國的光榮啊！」星野總說這不像話，明明存心有些侮辱我們中國的意思。我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一件事，針鋒地對着星野的話答覆他。

「梅蘭芳裝女人確是我們中國人的無上恥辱，可是請教貴國的那位名優泉太郎，是女人呢？還是男人呢？」

「泉太郎當然是男人啊！」星野很快地就答覆出來。

「不錯！我上星期在明治座看泉太郎主演的「不神歸」，又有一次在淺地小劇場看他主演高橋君的一地（即「夜店」）。他裝扮女人，裝得真漂亮，你不能說是男

人。我真把當作了女人了！我也毫不客氣地這樣說出來。

「唔——唔唔唔……」星野有些不好意思了。

「那麼泉太郎和梅蘭若不是一樣的嗎？你笑我我也該笑你了。」我一點也不放鬆地逼他屈服。

「……………」他再也不講什麼了！他被我弄得瞠目無以對答。

這一段對話的追記，無非是說明梅博士是國際性的人物，也是我們貴大中國出色的偉人（？），我爲梅博士來寫什麼傳「記」一類，少不了有些投機取巧，抬高自己的身價嫌疑，更不致被一般大人先生們認爲我是——「死要想出風頭的小鍾！」那才活天冤枉！

本書中寫梅博士，有些地方寫得未免過火，太少含蓄，幾次都想下筆刪改了他，可是我又不願措原意的關係，使不忍割愛，甯願惱怒後們的大博士。

依全記看來，馮耿光是一個「豬」六爺，梅蘭梅是一個兩性間的一個變態性的人物，成爲可階笑皆非的第三種人。孟小冬是一個壽命姑娘，也可是一個可憐虫！劉省三算得是一個「人」，一個堂堂的「男人」。

著者本人自小生長在北平；學業的階段，從未離開北平，對於梅博士的一切，耳聞目睹，知道的當然不少，本書所述，遺漏自多，尚請讀者有以教我，再版時再行改正。



「梅蘭芳在蘇聯」，是故名記者戈公振先生的遺作，異常珍貴，同時也是中國戲劇史上的重要的文獻，特作爲本書的附錄，借花獻佛，真是增色不少。

本書之寫成，第一個要感謝的便是蕪新圖書社的經理雷斌先生，他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另外向仲儒，方燦，姜莉莉，梁發森諸好友爲我作序，秦李平兄爲我繪製封面屈義林兄爲我題詩，都是特別要感謝的。

末後，最應當值得一提的，便是年邁六旬之上的老父爲我題了「梅蘭芳文刺記」六個字。

目次

- 一、題字……………鍾體道
- 二、題詩……………屈義林
- 三、照片(梅蘭芳在東京帝國劇場登台攝影，梅蘭芳自蘇聯歸來與顏惠慶胡蝶周玟合影)……………方燦
- 四、方序……………方燦
- 五、梁序……………梁發森
- 六、姜序……………姜莉莉
- 七、向序……………向仲倫
- 八、自序……………鍾辛茹
- 九、梅蘭芳被刺記(正文)……………鍾辛茹
- 十、梅蘭芳在蘇聯(附錄)……………戈公振

這是一件奇案，而且是一件轟動京津的大奇案——事情的過程，我這裏忠實地向讀者報告！

在廿幾年前，在北平東城，東四牌樓那一條幽長的大街止，有着許多胡同，從一條胡同排到第九條，每條胡同裏，都有着很多高樓大廈，那便是當時達官貴人的宅第所在，朱門紅牆，顯着正是光耀祖年！所以有些人稱那一帶地區，是高等華人住宅區——筆者自小的時候便出生於那東四牌樓的八條胡同，因此對於那一帶的印象，便特別深！可是這件事很巧的發生在八條胡同的鄰畔，九條胡同。鼎鼎大名的中國銀行經理馮耿光氏，便住在這九條胡同，他的房子，是一座小小的宮殿，建築得非常堂皇，在當時祇要提起馮公館，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馮經理是廣東人，排行第六，所以人家都喊他叫做馮六爺，他在北平住了幾十年，一點廣東氣味都沒，反而變成爲一個十足的京油子了！馮氏最喜歡的兩件事，娶姨太太與玩戲子，梅老拔蘭芳，便是他最愛玩的一個戲子！他曾叫他全付精力來捧梅蘭芳，當梅在富貴成坐科未出名時他便捧起；梅的衣服行頭也是他給他做的，要錢就給錢，要什麼有什麼，毫無半點不願意的表示！

據由內線透出來的消息，馮氏有一個時常愛捧蘭芳，比愛他的姨太太還

愛得兇些！他簡直是一分鐘都不能離開他！

據說當時梅老板在北平第一舞台登台，馮經理每次都帶着一塊銀去，連化裝費的一點兒時刻，倆人都緊密談一會兒！梅老板也正需要這樣一位有錢有勢力的副經理來支持他的前途！誰又敢否認！梅老板之所以成名，之所以有今天，何嘗又不是馮六爺之賜呢！

他倆人親密時人簡直連睡覺都在一起！但是一般人發來批評，馮六爺雖然在梅蘭芳身上花了不少的錢，可是梅老板却也對得起馮六爺，他除了與馮六爺有關係外，他對任何人都不來這一套！他的確異樣的貞節，不會及亂於馮六爺之外的人，就是連天神都不敢收的張宗昌將軍，要想一觀梅老板的芳澤，梅始終是抱定至死不從！

爲了捧梅，六爺化了不少的宣傳費，在天津有他的姪兒馮武越，專門創辦「北洋畫報」來捧，在北平，又利用轉芸子來辦「北京畫報」來捧梅！今天馬二先生一篇，明天王小隱先生一篇，內容總是離不開吃「梅」，說「梅」，讚「梅」，愛「梅」的話，真是把平津的讀者，一齊中了「梅」毒，而大談其「梅」經了！

文人也太無行了，除了文字上的渲染外，還要大登特登些什麼「梅」，像「梅」照！真是利用巧妙的宣傳，把「梅博士」的天才和藝術形容得無可比擬的成功啊！以波平津，至致全國各地的太太小姐們，都想要去參加「愛梅運動」！

我還記得寫「弦外餘音」和「隔簾花影」的那位李蕪風先生，他說「愛梅運動」，

已經「逼化」了！馮六爺爲「小梅」支那樣大一筆宣傳費。真是可觀，將那些歌子，湊計起來，我們開報館，真可以拿這一筆數目來向美國訂購一部轉筒機！這話，是事實！誰不爲過分！

馮六爺隨時都在向人說，梅蘭芳這孩子，將來一定有辦法！他有時獨自一個人坐着看書看報他也幻想「梅」的一切，不知不覺地會作實心的微笑了！

「馮貴馮貴！把今天的順天時報拿來！」馮六爺賊聽差，馮貴馬上硬把「順天時報」拿上，馮六爺重翻兩找，找得非急急，便說道：「他媽的！那個不要臉的聽花先生，只知道要錢，捧梅蘭芳的稿子，今天又沒送出來！」他說道這裏，他的姪兒武越，在他的三姨太太也先後走進來，三姨太太嬌滴滴地說着：「六爺，今日兒早上，你爲什麼不高興呀？生氣和多講話，是費神傷氣的！」「不！可惡！昨天三番兩次關照聽花，要他把捧蘭芳的稿子登出來！可是今天報上仍然沒有！」六爺氣着說。

「六叔！你老人家何必生氣？聽到人家他說，『順天日報』那位日大老板，他爲了與蘭芳有點意見，所以他命令刊編輯聽花先生少登捧蘭芳的稿子……」武越忙答道。

「不管那樣多！你今天去找他，給他一個警告，捧蘭芳的稿子若是不登，或是寫得少，以後你別在我手裏拿半文錢。」六爺仍在生氣。

「你也太……」當編輯也有當編輯的困難，我們不津貼他幾個，他憑報館那幾個錢

「怎麼這活咧？」三姨太太替她答覆。

「根本聽花那一類東西，就不是好日本人！」六爺肯定地說。

「聽花來北京三十多年了，一點日本人的習慣都沒有！看來真是十足的「京油子」！你更知道，他的交際應酬的確週到，我每次看戲訂坐，都是他一手包辦……」三姨太太仍然替他辯護。

「六叔！這也沒有關係，下期我們的「北洋畫報」給蘭芳出一個專刊好了！」武越來作調停人似的說着。

「那也好！那麼叫小隱，叔叔他們多寫點文章，做兩首詩詞也好！」六爺略為高興起來了。

「報告老爺！北京畫報主編曹雲子求見！」阿福進來說道。

「武越！你去代我會會，只要肯爲蘭芳宣傳，用點小錢，是可以的。」六爺指示地說着。

「一定是來要洋錢，這些人真是討厭！」三姨太太不願意他說着。

「太太！我的好太太，爲捧蘭芳兩點錢，又有什麼關係呢？」六爺說。

「你給我買的鑽戒太小了，我不要！」三姨太太發起嬌來了。

「有好的有大的再買過就是了！」六爺手撫着她的頭髮，言語細語地安慰着。

「你有了蘭花，就不愛我，你更愛的時候，就愛又甜又密，現在人到手，你就冷淡

下去……」三姨太太裝作笑臉說着，

「我的心肝，我前真！這話便何說！我孫蘭芳，是爲了這戲子有違氣，他究竟
是男人……我那敢對你冷淡呢？」六爺道。

「那麼你下星期陪我到西山去洗溫泉！」三姨太太這樣要求。

「下星期你不提我倒忘了，下星期是蘭芳的生日，我已答應給他做生，改期陪你到
西山去玩一個够吧？」

第二天早上，三姨太太特別起來得很早，獨自他在後花園看金魚，一面看，一面回
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知不覺就傷心起來了。

原來這位三姨太太出身並不高，曾經當過幾天流浪的歌女，之後，便嫁給一位當時
的顯要，她的模樣兒真是天生麗質，美嬌極了，有一天，在一個宴會場合之下，馮六爺
忽然見着這位麗妹，差不多魂兒都被她擄去，驚爲天人！用盡了千方百計，得以和她親
近，自然啊！以馮六爺的有錢有勢，應付這樣一位眼光淺薄的女子，祇有隨心應手成功
的一天！誰說英雄愛英雄馮六爺這是很要好的朋友，爲了大勢不可挽回，便索與把這位太
太正式讓把與馮六爺，她二人也就趁此下場。名正言順的做起三姨太太了。

馮六爺自從娶得三姨太太以後，真是心滿意足地把她裝扮起來，變成了十足的貴婦
，這位三姨太太又有點酒，又有點賭，弄得馮六爺笑口常開樂不思蜀了。

「這幾天怎麼我冷落了，你愛我的時候，你拼命來求我，回到家一樣地罵我之類，

現在你從你的朋友手中把我這過來！」的達到，於把我丟在一邊，你們母子都是玩的這一套把戲，專門算氣騙我們女人——我們女人真該死！」三姨太太滔滔不絕地向馮六爺這樣地質問。

「我的好太太！你不要生氣，我又何嘗不愛你呀？不過，這幾天銀行結賬，財政部又托我們給他籌借一大筆款子，所以就忙……」馮六爺陪笑道。

「那才是騙鬼！前天下午你在哪兒？昨天晚上你又在那裏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我早就派了很多人偵察你的行動！你又何必花言巧語來騙我？」三姨太太說道。

「我……沒有……」馮六爺陪笑他回答道。

「堂堂的中國銀行的總經理，去陪一個下處的戲子鬼混，不知道你在搞什麼鬼！我早就說了多少次，你要是真真愛曉芳（半板蘭芳，是他的別名）你就把我離了，叫他搬到我們屋裏來！」她道。

「不是這樣回事！蘭芳的成就，是我一手造成的！我不是愛他這個人，我是愛他的天才和藝術！他是一個男人，那有男人愛男人的道理呀？你千萬不要誤會！」他說，很和藹地說着。

「哼，我會不知道，你們男人與男人且有些花頭，蘭芳離不開你，你可以搬到他家去住，不准再回來！」她繼續地怒道。

「前天下午和昨天晚上我的確到蘭芳家裏去過，我去是聽齊如山等商量新戲的內容

「馮六爺仍是聲明事實。」

「齊如山這般人就不是好東西！」她說。

「因為晚華要在開明大戲院上演新戲，樊老夫子特爲約我去參加協商會議的！」他說。

「我不管！你一點良心都沒有！你雖然有的是金錢，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從前的丈夫好，他的錢比較你雖少；可是他肯聽我的話，他愛我，他不在外面去瞎胡鬧呀！」三姨太太嘆息地說着。

「你話完沒有完，你不相信，我馬上打電話叫晚華來我們家，我以後絕對不到他家兒去就是他說。」

「這樣還可以說得過去，你可以玩戲子，那麼我也要玩玩戲子！你玩膩了，玩膩了，也該我來玩玩他了！」她冷嘲熱諷地說。

他二人正在爭吵的時候，聽差阿福走進來報告梅若莊的太太福芝芬來「見太太，阿福道：「三太太！福老板（福爲梅之原配夫人，亦爲戲子），有事要見你」。

「叫她進來！」她說。

「福芝芳來幹什麼？這才奇怪！馮六爺奇怪地說着。」

我們女人有女人的話，你出去，你少管閒事！」三姨太太一面說，一面推六爺出去。

「我可以參加旁聽？」他要求。

「不行！不行！不行！」她說。

「好！好！好！我馬上出去！」他說。

福芝芬隨着阿福進內房來，「道：

「太太，好久沒有見面了！你沒有出去玩散散心嗎？」

「沒有！沒有！我們是籠中的小鳥，怎麼可以隨便出去咧？」三姨太太說着。

「太太真是在說笑話！你多好福氣啊：六老爺又喜歡你，你要怎樣他還有不答應的嗎？」福說。

「那倒是不成問題的，他敢管我！我還沒有管他！他這種男子真無聊，需要你的時候，說話比蜂蜜還要甜，到了手裏後，便不需要你了，我們的命真苦，我們簡直成了他們這種男子的「聽用了！」三姨太太說着。

「太太！可不是嗎！像他們這種男子，真是無心肝的東西！我今天之所以來找太太，便是受了許多怨氣，特地來請求太太作主的！」福說。

「你只管說，我自然有方法幫馬你！」福說，說得很誠懇的。

「你是知道的吧！他從前很愛我，他唱戲，我也差唱戲出身！他說我和他是同行，他託許多人來要求我嫁給他，我又是一種意志不堅定的女人，經不起他的包圍，便答應了他。」福說。

「後來又怎麼樣呢？」三姨太太喝了兩口茶，又這樣地追問。

「我和他結婚七八年，他的確很愛我，小孩子也添了好幾個，可是他又愛上孟小冬，起初還瞞着我，後來他胆子更大了，最近他住在另外的小房子裏回都不回來了……」福一邊說着，一邊哭着。

「你不要哭，哭也沒用；不要傷心，傷心會把自己的身體弄壞，我問你，他幾時認識和愛上了孟老板的？」她說。

「在去年，時間我記不清楚了，後門外某經理老太太做七十大壽，找名域的名角去唱堂會，六老爺那天也去來吧？」福說。

「我同他一路去的，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有湯小樓，小翠花，郝壽臣的「戰宛城」，你先生同孟小冬合演的「游龍戲鳳」……」三姨太太說。

「是呀！就是那慕「游龍戲鳳」演壞了！」福說。

「我不明白什麼意思！」三姨太太說。

「也不知那位老爺缺德，偏偏要點他二人合演那幕戲，太太，你想，一個男的裝扮女的，一個女的又裝扮男的，男女在一塊兒演這種打趣的戲，還有什麼好結果？」福道。

「男女合演又有什麼關係阿？」福說。

「別人合演不會有關係，可是他們一合演就大變了，他們不但不得做，反而把假戲

當着真做！女的不要臉，男的仍然是不要臉！真的動手動腳的……據有人說，她們還真正抓手心來呢！」再說。

「不該臉的東西，他們真做得出來！」三姨太太也生氣了。

「最初他們還是偷偷摸摸地，以後一天一天毫無顧忌，最後，他們在房子，正式同居了！」蘇道。

「現在，他簡直不回家，十天半月都不回家，有時回來一下，坐不上半點鐘就走了，有時還要罵我，故意找寫生辜出脾氣！太太，你想這種日子叫人怎樣的過活下去啊！」兩姨續訴苦。

「那麼他們又住在那裏？你知道嗎？」三姨太太問麗芝芳。

「他是知道，可是我不敢去騷！」福答道，低聲下氣地說着。

「爲什麼？你胆子那樣小？」三姨太太也不平似的反問福芝芳。

「太太！你那會知道！我沒有去找他，他已經無事生非的來向我尋妻子，假若我真是去找他的話，豈不是馬上就要把我們母子趕出梅家的大門嗎！太太，你看他演起戲來裝女人，溫柔模樣多麼可憐！可是生了氣變了臉，是令人非常可怕啊！」兩姨續說着。

「哎：也怪！梅兩芳三個字，在一般小姐太太的腦筋中，真是覺得是一個最溫存的男人——一個可親的女性型的男人！萬萬想不到他有這樣大的脾氣。」三姨太太驚訝地

說着。

「那福人要嫁給他才到了萬年壽呢！」福蓮道。

「啊！我倒忘記了一句話……福老板，我問你，這幾天我們六爺是不是天天和你們先生在一道？」三姨太太問她。

「天天都在一道，他們並未在我家，他倆走在那狐狸精——孟小冬的家。」福氣忿忿地說着。

「他們做些什麼事呢？」三姨太太追問着。

「他們一天還不是吃酒，打牌，燒大煙……」福回答道。

「另外有些誰呢？」三姨太太問一個個底。

「人很多，有姚玉美、李斐叔、楊益春、劉連榮、編劇的樊雲山。說劇的齊如山，拉京胡的徐樹園，彈弦子的霍文元，彈月琴的孫慧心，發崑曲的紅豆館主，還有一個混報屁股的聽花先生……人很多，我一碼也說不完。」福芝芳一面思索一面說着。

「你說了那樣許多的人，一個好東西都沒有！」三姨太太說。

「是哇！我們先生，現在是出了名，架子大起來了，他登台演戲都是收銀多少錢多少了！現在他只在星期六晚上在東珠市口開明大戲院露演一次，平常決不上演。」福又這樣地說着。

「那是不錯的，登台唱戲又費力又累人，梅老板的地位業已遠矣，也應當拿拿架了。」

，那能隨便便的上演呢？」三姨太太頓口這樣說。

她正說得起勁的時候，馮六爺從花園裏走進來，幾步就走到三姨太太的面前，嘻皮笑臉地向她說着：

「我的好太太，你們的話說完沒有？說了這樣大半天！你們女人家是囉嗦！」

「我們談我們的家常，管你們男人什麼相干？」三姨太太又開始發脾氣了。

馮六爺一面低下頭來不敢再講什麼，一面將馮費送進來的幾幅國畫，一幅是跡不真畫的「紫藤花」，一幅是王君異書的「蟹與蝦」，還有王石元畫的「西山夕照」與「故宮踏雪記」，邱與二王都是當時北平有名有數的畫家，他們創辦京華美術專門學校，馮六爺被聘為校董，捐了不少的錢，得了這幾幅進供的國畫，藝術家爲了生活，有時也需要利用一下政治手腕！可是拿馮六爺的地位與財力來說，對於這幾張畫，倒無所謂啊！不過，那幾幅畫的確是壞作品裏選出來比較好的作品，馮六爺雖然錢財力不強，但是也認爲是他們幾次畫展中標價最高而最不易出售的那幾幅畫，所以也就樂於接受了，馮費在一旁等得實在不耐煩，便道：

「大人，邱先生與兩位王先生……這畫怎麼時候見你哩！你倒是不見他們呀！」

「你對他們說，畫收到了，已不看見我！」六爺很不自然的說，接着喊回馮費又叮囑道：

「去請黃秘書來！」

「這些畫什麼好，你這真一坨泥，真一坨泥，耐枝耐信什麼，我簡直看不出好的地方！」三姨太太看完了這些畫便說着。

「我也不懂，幾幅還不罷畫習是他們的心血結晶，他們特為送給我的。」六爺對她說。

「他們那一羣什麼『名』畫家，何不知曉幾幅三畫幾枝梅花來得清秀！」三姨太太居然批評起來了。說時黃祕書也走進來了。

「六爺！你有什么吩咐！」黃說。

「你以後要注意京畫美專的一切！告訴王校長，要辦學校，就辦好好的辦，好好的上課，跑去開什麼畫展，費些精神，賣又賣不掉……」

人家賣不掉，你可以全部把它收買呀！豈不是好事也做了，漂亮也做了，那般窮苦藝術家，也會因你的豪爽而得着生活的解決，」三姨太太又發表一段「妙」論。

「他們那麼學校，等於我一個入辦的，我的錢還化少了嗎？」六爺精神地說。

「你花你的錢，與我有什麼關係？我又沒有資格來清查你的帳。」三姨太太說着。

「六爺，你的意思，我馬上向他們轉到，不過，這學期開學，連上學用的米錢尚沒有付清呀！」黃祕書說着，說完便急急出去。

「再填一張二千元的支票給他們，叫他們好好地辦，不要叫別人批評我們「不好」」六爺說完後又來向三姨太太陪着笑臉，又說着：

「太太，有時你的面孔帶着笑容實在可愛，有時你生起氣來又實在可怕！你看，像王邱那一般藝術家，還不是畫點別人喜歡的圖畫，討人的歡心嗎？他們看重我，送我最好的畫，那麼我們花點小錢，交給他們進學校，不是很有面子的事嗎？你要知道，人活在世，完全爲了面子問題，有了名譽和地位便有錢，會找錢的人便會用錢！」

「哼！我當然知道你會用錢！你用錢霸佔別人的妻子！你用錢玩弄戲子，你用錢做喪盡天良的事！你還要說什麼地位和名譽！我雖然是一個值不上一提的女人！但是我不明白你們說的話！難道說你的名譽和地位是要用金錢來買嗎！那真是天曉得！」三姨太太好像很了解世故似，她這樣說着。

「少說，少說！太太家懂什麼！讓別人聽見笑話！簡直是笑話！」馮六爺說着姨太太！

「太太！我走啦！明天再來看你！」福芝芳說着。

「你再坐一下子好嗎？」三姨太太對福道。

「不！我得回去，我那第三小孩在害病，我得先回去！」福芝芳說着。

「太太，你同福老板說，下星期四是曉華的生日，我預備給他大大做一回壽呀！六爺說。」

「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到那時，給他們這一對歡喜冤家解釋解釋……！你做六爺的也是功德無量呀！」三姨太太帶着諷刺的態度說着。

「假如能够叫曉華回心轉意，那麼六爺和六太太真是幫了我的大忙了！福芝芳說着

「福老板你放心，蘭琴走後一二提我，一手幾席的，我看他說話，他無言不語的，我聽，他和孟小冬的事，是一件極平常的桃色事件，他二人都是於了一時風聲鶴唳！決不會長久的，況且像孟小冬那一個的女人，狡猾極了，她的交際又廣，見識又多，蘭琴未見得把她握握得住，你放心，他們那一幕電影總有一天會映完」馮六爺交感福芝芳這樣說。

「你替梅老板說壽，請些什麼人呀？」三姨太太又發問了。

「爲了面子好看，自然請的都是現在市面上能得混上場面的人物啊！名單表正在考慮，總之，爲了晚輩，我要大請一次客！」六爺得意地說着。

「你才是小題大做咧！爲了一個唱戲的人，惹動起這樣大的場面，不要弄出什麼不痛快的事嗎？」三姨太太又表示有點反對的意思。

「怪，人家的喜事，不要說些不吉利的話！你懂得些什麼！小題大做，去請還有我的文章啊！告訴你吧，這就是「政治手腕」也說是接近政治家應常用的一種手法！一種必要的作風！」馮六爺說明爲梅蘭芳做壽的玄諦。

「請！請！請！您請您的大官貴人，您花你自己的錢，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三姨太太說着。

「福老板，你回去告訴晚輩，要他回天上學天來，不，你叫他在家裏等着不要出去。我叫金遠志開小汽車來接他來好了！」六爺在福芝芳臨走時這樣吩咐。福去後，六爺

便與三姨太太到內房裏去點點心，這時黃秘書與馮武越幾人也先後來到，大家都是爲準備「梅壽大典」特別來協商一切的，自然啊！東西九條胡同的馮公館又要六六的熱鬧一場啊！可是，馮六爺剛才聽了三姨太太說了一句不吉利的話，心裏總是不痛快，好像有什麼大禍來臨，不過，總想不透一點理由來！自己又冷笑一陣，硬硬地說了一句：

「丟那媽！我看有什麼怪事出來！」

「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三句話又把你那辰京罵人的話說出來，難聽不難聽啊！」三姨太太用教訓的方式來教訓馮六爺。

我們要開會了，你也可以進內房休息休息！」六爺似帶着微怒而不敢怒的樣兒說着。

「什麼？男女平等！男子開會，不準我們女子參加，那可不行，你不信你試試看，不要說，你們就開不成！」三姨太太是個比他貴的人，一聽就氣起來了！

「得了吧！得了吧！還是打電話給陸太太。（指賈國賊陸宗農夫人）曹太太（指賈國賊曹汝霖夫人）來打打圍圍牌吧！」六爺說完停了一下又繼續說着：

馮貴，馮貴！來人呀！快去打電話請陸公館曹公館，請陸曹兩位太太來我們家裏打牌！

一聽也要打，會也要開，你這把，怎麼着，一三姨太太仍在發脾氣。

「六爺，一爺，我們快開會了！」一三姨太太仍在發脾氣。

「慫太太既然肯參加，我們是非要辦的喇！」六爺實在無法，只好笑着笑臉說着。

「六叔您老人家的大用，預備請多少客？請些什麼人？」馮武越這樣問六爺。

「客也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名單我已吩咐黃秘書起了一個單，你看看，有什麼增減，你可以同他商量辦理好了。」六爺說着。

「總之那些不三不四的中級官員，少請為妙，因為有些大人老爺們不願意低身來和他們小物周旋，我們千萬要注意！」張副經理發言了。

「我們本來決定以科長以上的官員為原則，現在接受你的意見我們改為司長以上，你看好不好？」黃秘書變賣自己的計劃，他這樣地說着。

「要是他們玩得痛快，玩得自由，那還是只請部長一類的大人物，最為妥當。」張又這樣建議。

「晴山兄的確眼光遠大，你的意見正合拙意。」馮六爺稱贊張副經理說道。

「當然是啊！有錢的才配和有錢的玩耍！小官小人物怎麼配在六爺的王府中走？」三姨太太又插言在諷笑六爺。

「好嘞！好嘞！不是這一套，太太要罵，乾脆就痛痛快快罵幾句，這樣半吞半吐冷笑熱諷，真叫人吃不消！」六爺只有陪着笑臉。

「是啊！有錢人向有錢人當然是把事無事，這就叫做一物與類聚！」黃秘書又發高

論了。

「我們再開始討論第二個問題吧！」武越說道。

「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叫這位姑娘來鬧鬧心？」三姨太太問道。

「那有那些事，別人家正當當做正當事，你不過來鬧鬧心！」六爺正色道。
姨太太啾嘴。

「我不知道你的鬼頭多的是！楊梅竹斜倚上八仙椅那傢伙波波不錯吧？模樣兒生得好乖啊！六爺！您說是不具？」她繼續要罵着說。

「那我可不認識，那些都是賣唱的妓女，也值得掛在嘴上說！」六爺死也不肯承認。

「你以為你一天的行動我不知道嗎？哼！你做的好事，你自己知道好了！」三姨太太愈說愈冒火。

馮六爺正在无可奈何的時候，阿福走過來報告，大家注意方便一齊集中在阿福一人身上，因為阿福進來的時候神色很蒼白，他是這樣說着：

「太太！電話都打過了，陸太太已經出街了，曹太太說她上裏到後門裏見着慧慶陶太太（大理院長陶筱軒夫人）那裏去，她說請的有太太，請太太馬上到她家，她還要問太太到東安市場亞北買點心，陸太太大概也是在陶公館吧！」

馮六爺聽見阿福說話，心中真像吃冰其那般的發冷，馬上就放意這樣說：

「太太，你還是等我們討論完了再走吧！我們在北海公園用膳，吃了飯，公園後門出來便是前門，到陶公館也很近呀！」

現在我不同你嚼嚼，等我回來再說，你們討論好了。」三姨太太一面說，一面叫阿福道：

「叫老金（馮宅司機是金達志）把小車子開出去！」

三姨太太走了之後，馮六爺吐了一口長氣，好像久囚的犯人一樣，特別有精神起來了！抽上一支華盛頓，再喝一口燙汁的兩前，連說兩句聲音，也特別響亮了，把喉嚨那

一口故障的痰吐出，說話更顯得自然了。

「第二個問題自然是席桌問題了。」六爺說。
依我說泰豐樓的席不壞，派頭也相當華貴，像出名的菜「烏魚蛋」湯。真是名聞舊京了。」張晴山提議了。

「東興樓也不會壞到那裏，吃山東味還是數它第一。」黃秘書說着。

「我們請的是貴賓，所以酒席就應該特別弄得華貴一點，我想我們決定找忠信堂的鄭大水來做……」武越堅決地說着。

「忠信堂是福建菜，我吃過多次，很好很好。尤其是一「葛粉包」呀；真是他拿手好菜。」六爺同意地說着。

「不！六叔！你得懇向補充幾句：「忠信堂的老板兼大司務，他是宣統皇帝的御廚

司，他樣樣菜都調味得很好，全城上流社會的人士，沒有不稱讚的，我們這次先關將他多周些小錢，絕對會辦得使人滿意。」武越又說着。

「那麼就是決意引忠信堂的酒席？」馮六爺說。

「我們也費口舌，必書開口說着。」

「六爺我海邊說告訴說今晚幸虧了福芝芳隨我找麻煩，他已把孟小冬老板趕到若輩後細瓦廠七號小房居住着，他請六爺今天下午一定與過去一趟，據他說有緊要的事請六爺商議。」一晴向馮六爺說着，六爺笑了，高聲說着。

「阿福！阿福！馮小冬回來了？馮小冬回來沒有？我也要出去。」六爺說，說完之後，更大膽大步向外面走去，我們不用揣測，也不到孟小冬家去了。

「六叔講等一等，侄兒還有點小事回個信。」馮武越趕上一步，急急說着。

「有什麼事？快說，晚着晚我，時間的確不早了！」六爺口語不無意聽似的。

「這幾天天津有幾家小說，第二連三地刊登其罵我文章，內容不無不為我作有為浪說，子包雷，女包雷，有些話真是不堪入耳。」武越說這一段話，馮六爺心中也越越囑華在作急了，他不但忙走着，反而回身向書房裏回來，他這樣說

「這奇了！這般說說屁股專門無事生非，這般交人，也太「無聊」了！」

「還有北京專門記載歌妓文章的『消閒錄』，也有評論曉華的文字，不過，不像天津小報那樣罵得太過火了！」武越這樣補充。

「你在你編的『北洋畫報』上更正一下好了，順便調查調查那些記者在罵曉華，我們除警告他們外，並要通知他們不能再拿到我們半文津貼，這些記者真不要臉，又要罵人，又要要錢，給錢要罵，不給錢罵得更凶。」馮六爺被脾氣說着，索興就坐下來不忙着走了。

「報紙上攻擊蘭芳，一定有原因，他們背後真是沒有人支持，他們決不會亂放箭的之矢的。一黃秘書很沉着，很肯定這樣說。

「原因據說是有，究竟確不確，還待以後證實，據各方面罵梅的文字集中起來看，多半是指他行爲不檢，大概與女人有關吧！不過，我又想梅老板素最不變爲淫蕩女人，許多姨太太小姐追求他，他卻置之不理，他的私人道德，一向就是被人稱道的。」武越分析似的說着。

「那就太奇怪了……」六爺愈覺神奇了。

「我看也許是爲了孟小冬老板吧？」武越好像猜中了似的說着。

「孟小冬和梅老板是同行，大家志同道合地結合，是一件很好的事呀！一個男的心甘，一個女的情願，管別人什麼事？」馮六爺自然要替梅蘭芳辯護啊！

「我也這樣想，曉華和小冬是他倆人私人的事，決沒有什麼問題！」黃秘書連拍帶

捧地說着。

「你打一個電話給薰風（當時名記者李薰風。）或芸子（北京畫報主編傅芸子）問問他們，一定很清楚！」馮六爺命令他的侄兒，武越點了一點頭便去打電話去了，馮六爺又重站起來；整理一下衣領衣袖，把帽子戴好，準備要走，正好阿福進來，不用說車子是預備好了，他帶着微笑地一邊走一邊說着：

「通，你一下到銀行（指中國銀行）裏去一下，要是重要公事，可以帶到晚華那裏，沒有要緊的事，你也得來一趟，我還有別事和你商量。」

「是！是……」黃秘書很恭敬地答了一聲。

「六爺！我來不來呢？」張晴山半天一句話沒說，一直等到馮六爺要上汽車，才想起了一這樣一句話。

「用不着你來！」六爺很快的說出了這五個字。

黃張二人鞠了一個九十五度的躬，一直等到汽車開了，嗅得着「加索林」味和灰塵撲面的時候，他們在油煙瀾漫中才敢抬起頭來，遠遠地聽着馮貴在叫阿福：

「阿福，阿福！」大人走了，我們在上等着你拵大牌九，還有劉大司務，阿青，小秦，趙管事，老王，都等着你呢！」

第二天早上，已經是十一點半的時候，馮六爺才從細瓦廠回來，開頭第一句話就罵

馮貴：「三太太昨晚上回來沒有？」

「回稟大人，三太太昨晚在陶公館打牌，打了一個整夜，老金去接她，他說不回來，一直到現在還在陶公館。」馮貴答道。馮六爺聽說二姨太太昨晚未回來，心裏才放下，因為昨晚六爺也在孟老板那裏與皖華島混，沒有回來，不然還不知怎樣交差，這樣一來，必喜當然非常歡喜，乃向馮貴道：

「你快去按一按電話到陶公館，請太太說話。」

馮貴去了不到五分鐘，便回轉來道：

「大人！太太來了，請說電話。」

馮六爺在書桌上拿起耳機便道：

「你是太太嗎？」

「……………」

「你昨晚打了一整夜，不嫌累嗎？」

「……………」

「不是昨夜你沒有休息嗎？我很早就回來了一直等到三點鐘，我看書便看睡着了」

「……………」

「你輸了嗎？小意思，小意思！要錢嗎，我馬上派人送到陶府上好嗎？啊！……………」

不用送來，也好！

今天一直在繼續打，你們真是精神好，我可不行！我可不行！

「我出不去，我出不去，希望你把輸的都撈回來！」馮大爺說完，笑笑一笑，便掛上電機，回頭叫馮貴請黃秘書談話，他坐在沙發椅上，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煙，翻開「順天時報」找聽花先生作的批評蘭芳的文字，找了半天，也未找到，於是乎六爺便生氣來了，口中喃喃不停地念道：

「這個死要錢而不要臉的東西，他答應多寫稿子捧晚華，結果總是看不見一篇，真是可惡！」

馮六爺一怒之下，硬把那時的「順天時報」撕得粉粉碎碎，外又翻了幾張別的報紙，可是他也無心去看它，又站起來走到書桌旁邊，檢閱了幾件函件，又在緊急公文上劃了幾個「行」字，這時黃秘書帶着笑容進房來說着：

「六爺，你今天早上才回來嗎？昨夜我從孟老板屋裏出來得，便是齊連山帶雲子，你吩咐的事，都一一照辦了。」

「啊！是，昨夜打夜牌，今早才回來？你可不要告訴三太太知道呀！」六爺向黃打招呼。

「六爺！你只管放心，不會的，不會的。」黃秘書很順從地答道。

「明天約着幾個晚輩，叫熟的朋友在我們家寫他預祝，後天正壽，你要把一切準備齊備啊？開不得玩笑！叫幾派人習武，越過人商長壽吧！」馮六爺很注意地說着。

「中領銀有幾員中，我已請了十三位職員到公館裏來聚助招待，忠信與兩席吳二天首於這知事，鄉丈太能用三錢點心，加入樣進供鮮果，甜菜羹上，外又添請小豬，五肉絲各列些席桌備，你怎麼做？」賈不停止地說功。

「只裏做的好，這錢便算得什麼，不過你交給他說些菜蔬的盛碟，要他留意就是，帶他馬廐裏所用的那些器具。」馮六爺又想起這一點，可見他事事不苟，計畫周密。

「這錢！這錢！」賈惟命是從，簡簡了這一聲。

「賈得這說這了話之後，便出去催辦去了，馮六爺昨夜通宵未眠，實在支持不住，便倒在沙袋椅上睡起，三點鐘之後，三姨太太也回來了，見了二爺睡在沙袋上，也不去驚動他，自己也就去內室，脫了衣服，僅僅穿了一件水紅色的小馬甲，躺到銅床裏去休息，不到一刻鐘，三姨太太便呼呼地走入睡鄉，六爺有心事，那裏會睡得着，他在恍惚惚中，聽見三姨太太進內室去睡，他也偷偷地站起來，輕腳輕手到內室裏，正想把鏡被揭開，欣賞那嬌美人去睡圖，不巧正遇着大貓和她的兒子小花貓在窩台上打起，把盆景和花瓶一齊打掉在地板上，乒乓一聲，却把三姨太太從夢中驚醒，三姨太太口中道極說夢話：

「我相了，三六九的高字清一色……」

「太太！你醒了，這貓，真討厭，又把東西打碎了。」馮六爺說着。

「這才怪！你昨晚回來得早，睡也早，怎麼大白天也要睡覺呢？」三姨太太奇怪地說着。

「我一個人沒有事，等太太也沒有回來，不知不覺便睡起午覺來了。」馮六爺接着爲自己辯護。

「我們昨夜整夜沒有睡，也沒有像你這樣愛睡！」三姨太太有些疑忌的意思。

「你是知道的，我這幾天太累，我的太太咧！」馮爺這樣說。

「你的客請好了沒有？席包了沒有？」三姨太太問道。

「自然請了，忠信堂的席也包了」馮老爺說着。

「這一向我說感覺到有些不痛快，飯也不想吃，脾也不想打，眼兒瞪得很，我很怕，怕有什麼不幸的事件發生。」三姨太太最近時刻都這樣神神過敏的說着。

「你亂想，我們會有什麼事情？還是請幾位太太到我們家來打牌吧！」馮六爺用溫和的口吻安慰她。

「對了！對了！我記起來了，你們不是住的忠信堂的席桌嗎？最好是退了，我反對！」三姨太太忽然記了一樁心事便這樣說着。

「爲什麼？」六爺問。

「六爺！你不知道嗎？宣武門外的忠信堂那裏，是北京城內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

我怕包他的席，有些不利吧？」三姨太太解釋自己的理由這樣說。

「凶宅？我們包酒席與凶宅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是包到家裏來吃，又沒有走到他那裏去吃，他會把我「囚」在那裏？我的好太太，這些婆婆纏，你少信些！」馮六爺自然不會相信這些迷信，便這樣回答她。

三姨太太總是懷疑，怪疑着硬是有什麼不幸的事會發生出來，她胆虛了，她害怕了，她眼珠兒癡呆呆地望着馮六爺，手無所措地說着：

「六爺！別人家都是這樣講，你總不肯相信，假使真的要出了什麼叉子，那才……」

「說正經的，我生心做事正直，不害人，不騙人，那個鬼敢找我，我管不了那麼多。」六爺爲與蘭芳儂善心切，他決不承認三姨太太所講那些迷信的說法。

「好，好，好，我爲不討好，將來出了事，你不要來問我！」三姨太太發怒了。

「不問就不問，這又有什麼關係呀？」馮六爺死也不肯讓步。

「六爺，你要知道，我們家裏的張嫂，頭半個月前害病，她神志時常不清，她說她在後花園及西廂房裏，隨時都看見不祥的……」三姨太太反覆地申述。

「唔……」六爺哼了一哼。

「後來，她的病一天一天深了，終久在二十三號的夜裏死去，臨死的時候，她口中還在叫着：『你等着我，我會來，我還你的債，我承認還你的債，我跟你去，請你不要……』」

「……求求你好不好？……我來了，你等着我。」桂香和她同住一個下房，她親自到見她臨死所說的情形，並且還是她親自對我說的，六爺，你不信，你馬上喊桂香來問。」三姨太太連氣張張的說。

「一個人說是要死的，張嫂常常在喘氣，我早已就斷定她離福也不遠，死一個月八，值得上我們來多講話。」六爺答道。

「這有一件更奇怪的惡兆，就是我們的汽車夫金遠志，他對我說，他也遇見過那不清的四面，他當時那套素很大，現在也怕他忘了，他說他夢見他週身是血，他說他每天夜裏做夢在夢見那可怕的可怕了，那影子說話，要他抵那影子的命！」三姨太太另外做說一件等類。

「金遠志那個東西，那才是活見鬼，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下那會有這種怪事！」馮六爺爲了極毒，一切不吉利的話都好像不願聽似的。

「我說了半天，等於廢話，你總不相信，這也難怪，你的心病被說得透住了，那還有什麼話可說，假若發生了什麼，你可不要後悔！」三姨太太集中精神地力說。

「話說得多，錯得多，我的好太太，你說了這許多話：你不嫌累嗎？」馮六爺用傳存的方式來制服她不再發言。

這一夜！西鏡卒靜無事

五天後的一個早晨，七點鐘的時候，馮六爺醒了，一個人先從床上爬起來，心中像有什麼事似的，本來昨天晚上，一個整夜都沒有睡覺，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便是今天是晚華的壽辰，今天許許多多的事，真是叫人忙一個勁，桂香聽見六爺咳嗽的聲音，便將蓮蓉銀耳端進來很細聲地說一聲：

「六爺！你早晨該吃點早點。」

「不想吃，你拿下去，快去打洗臉水來，」六爺說了之後，桂香便退出房，合着馮貴在房門口，桂香走出房門，便和馮貴碰了一個滿懷，桂香嬌滴滴地罵了一聲：「人！」

「我當真不知姊姊要出來，請不必動氣，這裏一封信，兩份報，請快拿進去六爺看。」馮貴這樣說。

「報紙來了嗎？拿進來！」六爺聽見門外在說報紙，他便應說了這一句。

「這才怪咧！你不睡覺，難道還不要別人睡嗎？真是豈有此理！」三姨太太從夢中驚醒，開口便發瘋頭瘋。

「時間還早，時間還早，請太太再睡一下才起來！」六爺又在陪着笑臉。

「把人吵醒了，又叫人家再睡，你說真够漂亮，你昨晚做園花草殺了沒有？」三姨太太却一句都不肯饒六爺。

「什麼蘭花夢，荷花夢，昨夜有點事情，一夜却未曾合眼。」六爺鄭重地聲明。

「你的心事，難道我不知道，你的蘭花夢沒有做完，又在做什麼桂花夢了！」三姨太太越說越起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太太！」六爺低聲下氣地說着。

「你騙不了我，我什麼都知道，桂香已經同我說過，你前天晚上，叫桂香打洗澡水，你在洗澡房裏對她說，你要收她做四房，你抱着她要接吻，她拒絕你，你說這是不是？你弄得差些，你這種衣冠禽獸啊！不要胡思亂想！桂香是我帶來的丫頭，她難道說出了我願從你不成。」三姨太太源源本本一齊說出。

「太太！小聲一點，要是叫人聽見怪難為情的，我是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我有我的身份。其實，我又那有那種野心呢？這件事情清清楚楚，你只好去問神仙。」六爺請求三姨太太這樣說着。

「你也曉得要面子，願身份，你的身份是什麼？你不過穿的是鈔票，吃的是鈔票，比別人多幾個臭銅錢而已，口口聲聲「身份」？身份！好一個死不要臉的東西！」三姨太太很痛快地罵了一陣。

「太太！好太太！我的親愛的寶貝！你說完沒有說完？罵幾句也就够了，倉田醫院倉田大夫不是看了你的病說你有心臟病，應當少說話，少勞神嗎？你也該休息一下，今天事情正多，不要去找我的麻煩，從後我有天大的不是，等今天過了你再來這理我也不

「遲呀！」張六爺百順百依地盡量安慰，姨太太氣也出得差不多了。

這時黃秘書，張晴山，馮武越，文選，林宗元等一般重要朝臣，一齊來到，紛紛向要務前來向六爺請示，六爺此時才鬆了一口氣，心房的脈筋跳動，也因而而相緩得多，佈置，招待，警衛，收禮，宴席等事，各有專人負責，馮六爺為梅蘭芳的生日，筵席花不少，但是籌備期間的心血，也費了些，我們是知道的，六爺以一個中國銀行總經理的地位，用幾個錢，又算得什麼呢？他也算是利用銀行經理的權威，來為私人作感作福，在銀行歷史裏一位老祖宗——二十幾年前的事不足為奇，最近幾年某大國家銀行的一口紅案，在國民參議會中鬧得不亦樂乎，其實這一口紅案的當事人，已是後輩又演戲了，參議諸公，真是在那裏大驚小怪了。

幾位重臣協商又協商，真是「肝腦塗地」地在那裏為馮公辦事了。三姨太太梳洗完畢，穿了一件印花旗袍，淺藍色小白花，素素淨淨的打扮，顯得更醜麗，走到六爺的身旁，說了一句：

「有這樣多的人幫你忙，你也該陪陪我到後花園裏去休息一下呀！」

「各位，你們依照擬定的計劃去辦吧，我在後花園養性亭休息，有事常請到花園裏來」六爺說這句話，大家都急忙點頭稱是。

九條胡同的馮公館，是過去的王府，修建得像一座小小的宮殿，後花園的亭台樓閣

佈置得十分幽靜，萬種的花木，人到其中，猶如到了仙境。阿福早已就在三姨太太的命把幾盤精緻的早點，搬到養性亭的桌上，馮六爺與三姨太太並肩緩步走到亭中坐下，第一句話，六爺便說：

「太太，你還在生氣嗎？」

用不着你花言巧語，我已把桂香的終身，許配給馮貴了，因為馮貴有意思，桂香也不反對，我特別給全他們這一對自由地結合！」三姨太太有意叫六爺死心。

「那怎麼可以？我可不答應」。馮六爺實在不願意才這樣說。

「我管你答應不答應，我要怎樣就怎樣，你有了企圖，我便有我的對策。」三姨太太毫不客氣地說，說得六爺悶悶不樂。

「我們忘記了，我昨晚又做了一個惡夢，這惡夢的確不太好，我怕得很，今天請客，一定要出事，我敢負責這樣說，要小心一點，六爺！」三姨太太這樣說。

今天是曉華的生日，你第一句就說了不吉利的話，真是娶不得。」六爺真有些不痛快。

「你注意就是，信不信由你！」

「六爺，您弄錯了，曉華不過是一個比較唱得好的戲子而已，他有什麼了不起的？！他的生日，該不得是玉皇大帝的生日，連說話都要犯忌諱麼？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二姨太太無論怎樣都不肯讓步似的一邊說一邊吃着早點。

「我的好太太，你給我安靜的休息一下好不好？不管怎麼樣，你已經准許我今天與晚華做壽，你不應該再說那毫不吉利的話！」六爺也實在被說得無言對答。

「我說的是不應該用忠信堂承包的酒席，況且我們家裏也接連二三地出事……」三姨太太死咬着「忠信堂」三個字要說。

「我知道，我知道，忠信堂雖然在北京城四大凶宅之一，但是我們是叫他在公館裏來做席並不是到他那裏去吃。太太，你放心，吉人自有天相，真正有了災難，一定自是凶化吉也！」六爺說完之後，便閉着眼睛趕在睡椅上養神，看他那骨節，是與三姨太太獨言的說，他不想再有什麼辯論，祇得用這種消極的姿勢來抵抗，果然，三姨太太看那老爺這態度，說話的氣也隨之而和緩得多了，她獨自一個人口中咕噥道：

「我倒不管，真真是為疼不為好。」說話的聲音也很小，稍微距離遠一點便聽不見。

這樣一來，六爺便以為抗機順利，心中非常得意，口中便呼起粵音京戲「我好……」六爺還沒有唱完一句，三姨太太馬上緊跟着便道：

「你好比老王八……」這時正好桂香提開水到後花園來，大家都忍不住一齊笑起來了！

「好，好，好，太太，您又在罵我，我這樣拿您當命寶的愛，您還拿我開心嗎？一

六爺這樣說着

「開心就開心，就是因為我一天到晚太不開心了！話又說回來了，罵你又怎麼樣，你不是常常說，『打是疼，罵是愛，我愛你我才罵你，哼，不識抬舉的老怪物，我不該，我不該！』三姨太太好一口刁嘴，弄得馮六爺簡直無法答對。這時名劇作人齊如山先生由馮貴引導，也到後花園亭子上來會六爺，三姨太太起身讓坐，點了一點頭，笑了一笑，便悄然地離去，走到白蘭花的樹，摘了一朵含苞未放的白蘭花，在左襟扣上比了一比，心中的美謔，正可以和這朵白蘭花一相較量，她的青春，也彷彿是祇有這朵白蘭花可以代表了。」

「齊先生，好久沒有見面，您近來可好呀？」馮六爺一手遞紙烟，一手拿火柴給齊如山。這樣的說着。

「謝謝，六爺，您可好？」齊答道。

「我很好，謝謝，您來這樣的早，一定有什麼事情？」六爺問道。

「我是梅老板叫我來的，他說他昨晚受了一點風，頭很昏，他來得晚一點，恐怕六爺動氣，所以要我先來打一聲招呼。」如山說明他的來意，希望六爺能够諒解。

「那怎麼可以！今天是什麼日子，我特爲他做壽，等下那般達官貴人來了，他不在，豈不是要失體統嗎？」馮六爺像生氣而又未真正生氣的樣子。

「六爺，晚輩確實病了，他並不是不來，他的意思是來晚一點，他想多吃兩道藥才

來；六爺這樣看得起他，他敢說什麼！」如山盡力用討好的方式爲晚華辯護。

「不，你還是先回去通知他，要他十二點鐘以前過來，今天是什麼日子，那可開不得玩笑！」馮六爺有點不高興的樣子。

「六爺，您也用不着生氣，也不要作急，晚輩一點小毛病，算不得什麼，我馬上去關照他早點來公館好哪。」如山在陪笑地說着。本來，像齊如山這一類的文人，根本是無聊到極點了；他的漢學底子的確不錯，看是「清腹誦倫」，「學富五車」了！不過，他志向太低，會跑到梅蘭芳手下去找飯吃，代梅迎上迎下，捧得大人先生開心時，也可以從大人先生的手中要幾個錢來吃飯，像這種文人，和妓女的跟包鴉兒，院媽媽之類，又有什麼分別呢！

說來真氣人，齊如山聰明雖然是絕頂聰明，但是他從不用在正路上，他爲了討好於馮六爺等一般甘神老爺，他也可以寫些牽強附合的京戲底本；肉麻富有趣地偷一些舊小說的詞句，編出來讓梅蘭芳上演，假若一個新戲寫得，不但梅老板聲譽百倍，馮六爺更加欣愉的贊賞，齊如山的洋錢，也就到手。這樣看來，像齊之作爲，識者早有評定——不是梅蘭芳身上的寄生虫而已！

又有人說，齊如山和老怪物樊陵山一樣的寡廉鮮恥，都是在妓女戲子身上找些吃的東西。戲子與妓女身上，能找出些什麼東西來吃呢？這也難令人猜透，我想除了當拉皮條的「代土」，「肩客」之屬，就是利用臭八股來寫一些下意識的劇本，或歌詞，來博

得大人先生們的感心而已！

八十幾歲的樊樊山，一樣的色情狂，寫出些肉麻富有趣的文章，真是叫人不值一談！最奇怪這一類的無行文人，好像「物以類聚」似的聚集在一起，他們也有時互相標榜，也有時故意作筆墨之會，五花八門，都不過是給他們所捧的戲子妓女作反宣傳，以達到主子們的歡心，他們也就可以得些剩餘下來的香粉錢！這些錢，還不是寫在大人老爺的「手紙」和「口紅」賬上嗎！？

又像當時天津益報的吳秋屨，還有被稱為馬二先生的馬叔憲，他們都是和傅雲子樊樊山是同型的人物，都是在戲子妓女懷包中寫文章。

馮六爺爲了捧他的心愛的梅蘭芳，他當然不惜金錢來拉攏這一批流文人，也可以說他們是捧梅團的核心，也可以說是捧梅團的最高指揮部。晚華今天過生日，他們奉了主子之命，在各報發刊什麼「梅蘭芳壽辰專刊」，「梅蘭芳生辰紀念特輯」，「梅蘭芳三十大慶專頁」，「梅蘭芳之一生」，「梅蘭芳的畫史」，「梅蘭芳的成功史」，「梅蘭芳的十大傑作檢討」，「一代藝人梅蘭芳」……：大報小報，畫報，雜誌，一齊發動員，這樣一來，梅蘭芳的身價又高百倍了，開明大戲院和第一舞台的票價又可加價了，真是愈捧愈紅，愈贊愈有人看。

「梅派正宗的領導人物馮武越，借這個機會，又可領得一筆鉅款，此款內包含有酒費，交際費，以及各種各等級的津貼；自然啊，也有以這筆錢的零碎來分發的，也

有以報紙銷路來作標準的，也有以文章字數長短來分配的，總之，要的是錢，花的是錢，捧人的人不能白捧，生活這樣高，爲了吃飯，顧不了一切了……

說起馮武越這位先生的來歷，這裏也可以略略提幾句，馮武越也是廣東人，他是馮耽光的遠房侄兒，據說尙在五福之內咧！他是留法學生，在法國是學習航空工程的，我們中國研究航空，出國學習的學生，他們大概要算是最早的了。其實他們在法國並沒有學到什麼高深的航空學，還不是跳跳舞，玩一玩洋姑娘而已！所以回國之後，最多開得來汽車，說幾句：「麥兒西摩胸！麥兒西摩胸！」一類的法語，馮武越回國後，也盡做些所學非所用的事情，他在北平南苑飛機學校當教官，沒有教上半年，他厭倦了，他感覺到教練飛行是一件最殘忍的事情，因爲學校裏設備太幼稚，他曾親眼看見七個學生是死於練習機上，有兩次人機共毀，真叫人慘不忍睹！以後，他娶了太太，添了孩子，怕死的心一天一天地增漲起來；他不但怕死，而且不願意死，於是乎他便離開了航空界，馮庸，張學良幾次找他，他都不肯出來。在那時起，他便開始學習丹青之類，他畫松樹畫得很有功夫，北洋畫報便是他畫與正濃的時候創辦起來的。北洋畫報在天津出版，也可以說是華北最有名的一張畫報，選材甚精，寧缺不濫，印刷也十二分的考究。不過，爲了馮六爺與馮武越是叔姪關係，所以不時有捧「梅」的文圖出現，這是很自由不受限制地刊登出來，第一決不受編者的刪改剪除，第二也不問讀者愛不愛看。第二它不管賠錢和賺錢。這一點是什麼意思，我這裏更須要解釋一下：第一點，北洋畫

舊根柢是馮六爺發意，專捧「梅」一面的，空前的。空前的是統制和領道「捧梅」的輿論，所以祇要捧「梅」的稿件，照例「有來便發」，「稿費從優」，寫稿上的好朋友，也認爲這是一塊吃披掛地盤，祇要一個月一強爲歡笑一地他爲幾篇愛「梅」這「梅」一地的文章，簡直的「生財」的生活，也可以解決的。自然啊，這上面要說的是飢餓線上的文人的謀生生活，是還有許多許多無恥的文人，他們是專門「命製煥捧「梅」」文字的，一方面是有可原之處，一方面却是決無寬恕之理由。第二點，談小讀者愛看不愛看的問題，他們祇有他們在報的一御用一目的，他們決不同讀者的需要或喜好，他們用大量的人力和雄厚的資本來維持一張四張重磅道林紙，用意大得只家作高貴的油，這用銅版印刷也是十分考究，爲了顧忌到銷路，或怎樣使它暢銷，用以達到製「梅」迷一目的，更不時刊說些裸體美女圖片，曹涵美畫的「金瓶梅」，趙嘉亭畫的武俠小說，李薰風畫的純色情話物如「張外餘音」呀！「「花影」一類的所說呀，還有「當時天津」一帶的桃色新聞，盡量的渲染誇張；這樣一來，讀者自然無形的增進了許多書，他們的眼圖也就滿足了。第三點更是很顯明地毫不成問題，以馮耿范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財力，來支持一張小型畫報，那眞真是「甌上拍毛」了，何況那張畫報又是他姪兒在主持，他爲他「御用」的機關報花些錢，他的收權，自然是使他相當滿足啊！

齊如山奉了聖旨走後，馮武越跟着也到後花園來，見着馮六爺獨自一人很高興地悶坐着，他便低聲下氣地問道：

「齊如山先生」被我說了他一頓，他已先去了，你也趕快去，坐我的汽車去，阿福！阿福！叫司機金達志把小車子開出去，姪少爺要到梅老板家去。」馮六爺說話之間，已命令司機開車，子送武越，武越急忙跟着阿福出去了。

「早上起來，一說就一兩點鐘，你真是在和你的老命在開玩笑！你也不想讓你那條老命了！」三姨太太料理了一會兒小雜務，她又從房中走到後花園裏來。

「還好，還好，我這裏有點事，和他們商量一下，太太，你真關心我，你真愛我！」馮六爺一見着三姨太太，祇好陪着笑臉！

「老玉八！我爲的是你好！你死不死與我有什麼關係！你怕我嫁不出去麼？你放心，我正年紀輕，要嫁人的話，還是有人要，決不至於守活寡！」好刁的一張嘴，不由分辯地由她一個人說個不停。

「自然啊！像太太這樣美麗，那裏找得到啊，我馮歌光也是幾生修得，才和你有了這段姻緣，我除了一個「愛」字以外，實別無他言！」馮六爺一直陪笑到底。

「你們今天請客。我得去請馮太太打小牌。」三姨太太又故作嬌態。

「隨便太太好了，在家裏玩也好，不願意在家裏玩，出去玩也好！我都贊成。」六爺表示一切都認可。

「我才不能留在家裏，你的客人來了，爲必還要我來招呼料理——那是萬萬不行的。」三姨太太堅決地表示要出去。

「我早已說過，隨便太太。」六爺答道。

「你在家第一不准吃酒，第二不准與晚華亂其八糟，讓他人看見，我都沒有臉見人！第三客人要打牌，你儘可讓客人打，你不可以坐下參加，你要知道你打牌的技术還得學習十年才可以上正場，現在你要是打的話，只是輸錢而已——」三姨太太的約法三章，實在利害非凡。

「我今天不是主人，怎麼說不准我吃酒咧，要知俗語說得好——主不飲，客不食，我祇有假意應付，少喝幾杯而已！」馮六爺居然也會開始抗議了！

「你的老毛病多得很，據醫生檢查你的身體，你身上有着七十幾種病症；你現在之所以能夠苟延殘喘，完全是那些貴重的藥品把你的老命釣着咧——你自己的確應當反省，吃酒不吃酒，與我有什麼相干！」三姨太太始終反對馮六爺吃酒。

「太太，你放心，我決不敢多吃！我祇是應付他們一下。至於我同晚華，我完全站在「知音者」的立場和他接近，我僅僅愛好他的藝術，我還有什麼企圖對他不成功？你在家我是怎樣的對他，你出去我仍然這樣態度對他，我祇聽見說女人吃女人的醋，但從來也未聽說女人吃男子的醋！」馮六爺一口氣向三姨太太解釋了五分多鐘。

「梅爾芳雖然是男的，可是他裝扮出來就和一般女子們一樣分別不出來。」三姨太太說着

「……」

「你以為梅蘭芳有什麼身份嗎？其實算不得什麼了不得，他是一個戲子。人家都講他是「鬼皇爺」型一類的人物，專門裝着女人模樣。欺騙大人先生們的……」三姨太太總想把馮六爺的性情磨鍊一下。

「我有了你，我還有什麼心思去愛別的人，尤其是男人愛男人，那真是滔天冤枉！」馮六爺愈說愈不自然了，面部的表情也難看得很！

「那麼打不打牌呢？」三姨太太又追問起來。

「牌我是絕對不敢打，我對於打牌之道，根本沒有興趣，太太不用關照，我也不會打的，最多看看別人打，其實我不爲了應酬，我連看別人打牌的習慣都沒有！」馮六爺的話兒，說得多麼動聽呀。三姨太太聽了之後，也無法再生氣了。

「記着啊，我要走了，要是不聽我的話，回來要你的好看！你要當心一點！」回到走的時候，三姨太太的嘴，還是不退讓半句。

「太太，不忙走，今天人藝戲劇專門學校請我們看話劇，送的參觀券，在我的書桌上，你約幾位太太一同去消遣消遣不好嗎？」馮六爺忽然想起來，便這樣地把三姨太太喊回來這樣說。

「那一位導演的？演的什麼劇？」三姨太太停步之後便又發問了。

「是陳大悲先生導演，劇名叫什麼『道義之交』，是蒲伯英先生編的劇吧……」馮六爺一面思索，一面說。

「陳大悲，聽陸太太說他是一個大怪物，是一個大禽獸！他辦什麼戲劇學校，把招的一些女學生弄來玩，那天晨報上不是有一段陳大悲誘姦女生袁一萍的桃色新聞嗎？這種人也配當導演，教學生！」三姨太太好像什麼事都知道一點。

「不過『道義之交』據說劇情很不錯咧！」馮老爺自作主張地說着。

「你又沒有看過，你怎樣會知道？瞎說，你欺騙不了我，我雖然不常時看報，可是我的女朋友——太太小姐們，她們會講給我聽呀。」六爺的紙老虎一穿就破。

「我雖然沒有看過，我是聽他們說的。」六爺這樣說。

「告訴你吧，『道義之交』不是等於『苦其八糖』嗎？有什麼好？怎麼會好？有什麼看頭？」你說好，你留着給自已看好了。」三姨太太好像對於話劇不感興趣似的。

「城南游藝場今天胡恨生演『孤兒救祖記』，我倒想去看看。」三姨太太對於文明戲還發生好感。

「那些地方是下等人去的地方，那是高貴的太太們所去的地方，要看戲還不如到廣德樓去看楊小樓的拿手好戲『天安會』？馮老爺百願百從地說着。

「天安會是武戲，有什麼可看的，我到曹太太家去打小牌，馮貴！馮貴！叫金蓮志開車子出去！」三姨太太最後的決定，今天的課程，還是——打牌——清一色第一，贏錢至上！馮貴應聲後又從外面跑進來。

「太太，太太車子送姪老爺出去了，還沒有回來！」馮貴報告。

「豈有此理，姪老爺有他自己的私包車，他爲什麼要娶我的汽車！」三姨太太本來就不高興，借此機會便大發一下脾氣。

「……是……是……」馮貴吞吞吐吐地說也說不出來。

「是……是……是什麼？」三姨太太更加作急胃火了。

「是六爺叫開的……」馮貴逼得祇好直說了。馮六爺這時才難過，身上好容易得
要發抖。

「你喊開車子，也不問我出不出去？你的姪兒要緊，你不該把你的全家家產都給他，依我看，最好是我搬出去，要他搬進來。」三姨太太又哭又鬧，真是弄得六爺不知怎樣才好。

「我那有什麼意思，因爲我看太太梳洗未畢，而武越又有一件緊要的事等着出去，所以就沒有事前稟告……，自行作主叫開車子出去，我真是該死，該死！」馮六爺裝着打自己且說且陪罪。

「是不是去接你的男太太梅曉華去了？」三姨太太好聰明，她一猜就猜中了。

「什麼叫做男太太？我不懂。」六爺故意裝着不知道。

「梅蘭芳是一個男人，你愛他，你把他當做女子開心玩耍，那麼就等於你娶他討他，不是叫做「男太太」，你又說叫什麼？你那樣聰明的人，還想在我面前裝傻嗎？那

「可不行！」三姨太太解釋「男太太」三個字，解釋得十分淺。

「您簡直是侮辱我，我不是老早就說過嗎？我對於晚華，僅僅祇是喜歡他的演戲藝術而已，況且今天爲他做生講客，也是事前得着您的許可的，爲什麼您老是同我過不去咧！」馮六爺又被三姨太太逼得無可奈何！正在空氣緊張之下，阿福飛跑似的跑進來，氣喘喘地便說道。

「六爺，侄少爺回來了，梅老板也一同坐車子來了。」

「還有那些人？」三姨太太問阿福。

「梅太太福芝芳老板……還有三位梅少爺都來了，他們現在都在西客廳裏。」馮六爺這時心中稍微跳動得和緩些，便又向三姨太太陪着笑臉說着：

「太太，請您不要再生氣了，真的怪難爲情的，晚華芝芳都已來了，您給我一個面子吧！」

「面子！你還有臉說得出！看你那付活王八的樣兒！」三姨太太帶怒帶笑的說。

「好聽，好聽，我們到西花廳去着他們，你要罵我明天的時候還長啊！」馮六爺一邊說一邊拉着三姨太太的手走向房中去。剛剛走到西花廳的門前時，梅蘭芳獨自先走向前一步，對着三姨太太便笑着說着：

「三太太，晚華這裏給你道喜了。」

「那裏的話，今天是梅老板的生日，我們應當給您賀壽的。」三姨太太逼得也說幾

饋禮。

句客套話。

「太太，我這裏也給您道喜！」福芝芳跟上前也給三姨太太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

「用不着與期不濟，我希望你們夫婦百年偕好，再也不要什麼枝節！」三姨太太勉勵曉華夫婦。三姨太太說完這話之後，福芝芳的眼淚已是奪面而出了。梅蘭芳看見他的女人就這等硬硬跪了她一眼，聽朝的二姨太太那有不明白的道理，便安慰福芝芳道：「有什麼話，以後可以慢慢地談，今天是梅老板的生計，你應當喜歡，因為這是件慶事，情呀！」

智

「太太，應酬裏知道，我的命真苦！」福芝芳的感憤湧起上來，制止不住她的悲智。你那大同我說過，我知道，你不必難受，我會替你打抱不平，不過，今日的情不同，你原諒他？留到以後慢慢的說好了。」三姨太太也懂得眼大局，便這樣地說。福也笑點了一下頭，隨之而沉默下去，不言不語地。

「六爺，我應該給您道喜呀！」曉華向六爺打躬作揖。

「我希望你的藝術突飛猛進！」馮六爺見了梅曉華向他作揖，心裏酸酸地說。那樣愉快，也這樣說了一句。

「曉華的一切，都靠六爺維持，六爺就是曉華生命中的大。」

做不至了。晚華之有今日，全靠六爺栽培，我是永生永世不會忘掉六爺和太太的大恩的。」梅老板說可幾句良心話。

「是呀，你應當多多謝謝你的六爺，我們這些婦女人家，是幫不着什麼忙的！」三姨太太總是不服氣。

「不，太太幫我晚華的地方更多，我尤其應當感謝太太。」梅蘭芳連忙又轉向三姨太太說。

梅蘭芳說：「我不需要你道謝我，你應當道謝你的六爺，六爺爲了你的生日，忙了十幾天了。」

三姨太太故意要這樣地說。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太太在支持，我怎麼說得出不感謝太太呢？」梅蘭芳轉向目標來對付三姨太太。

「我對你還是有一個希望，我祇是希望你對你的太太應當好一點；不要欺負她。」三姨太太這樣回答他。

「請太太不必操心，我對芝芳一向就很好。」梅爲自己辯護。

「你們的事，我都知道，福老板對你不錯，算得是一位賢妻良母，你不應該另有企圖。」三姨太太開始用教訓的口吻。

「太太您今天事情正多，少說幾句好不好呀！」馮六爺乘機來阻止三姨太太說下去。

「我正大光明地勸人，你來管我做什麼？老不死的賊！」三姨太太罵六爺來了。
「太太，稍微給我們一點兒面子，有話留着以後再說，您說好不好？因為今天是晚華的生日，提這些事又有什麼意義啊！」馮六爺一再地要求。

「好，太太，就算我錯了，我願意接受太太的指教。」毓華也這樣認錯地說着。

「梅老板，你的太太對你那樣好，你爲什麼還要愛孟小冬呢？」三姨太太越逼越緊。

「那有那回事，那是外面的謠言。」梅蘭芳咬定不承認。

「你以爲我不知道嗎！我這樣事情都打聽得清清楚楚的。你和孟小冬從合演『梅龍鎮』開始，一直到你們在後細瓦廠同居，一切一切你還瞞得住我嗎？」三姨太太托盤說明事實。

「太太，那才冤枉好人啊！」梅仍不承認。

「自然啊，像梅老板這樣漂亮，這樣風頭十足的人，那個女子不愛你呢？在另一面，正有着許許多多的太太小姐在追求你，你不定全部知道。何況你又是世界上公認的中國第一美男子。」三姨太太的理由說來說去總是有，總是說不完。

「太太說的話，等於在罵我，我們的出身微賤，不是六爺和太太的提拔，那會有今天。」梅蘭芳說出幾句開心見腸的話，三姨太太聽了，心中自然是非常稱心，假蘭芳這種人，真算懂得察容觀色同說話的藝術與方法了。

「一個男人，有了錢，有了本事，在外面逢場作戲，拈花惹草的事，倒是普通得很，但是應當不要忘恩負義，把家裏面的太太丟在一邊不問不聞了。一個人良心最要緊，對不起人的事，是絕對不能做的。」三姨太太雖然在罵梅蘭芳，可是語氣之中，仍帶着憐了寬恕的意思在裏面。

「太太的長篇大論一說就沒有完！」馮六爺心中實在不耐煩聽下去了。

「我真懶得多說話，爲好不討好，費了精神還要得罪人，太值不得了。」她開始埋怨自己了。

「太太，您何苦白費勁，牛不吃草，天下那有那回事？他嘴上答應你，心中不知道多麼恨我啊！他回去又要怪我什麼話都給您說，他一定又要拿死人脸孔來對付我。」福芝芳說出她的苦衷，心裏又怕又不安。

「梅老板，你不能再欺負你的太太了，我要是知道，我是不答應你的，當真女人不是人嗎？」三姨太太特別警告一聲。

「知道了太太，我決不會。」福芝芳這樣回答。

「我還得出去，芝芳，你就在這裏玩；阿福，叫老金開車子出去。」三姨太太也覺得再說下去也無意思，便決定坐車子出去找牌打。馮六爺此時好不高興，真好像抗戰勝利國民政府來了一次大赦似的。三姨太太走出西花廳，六爺也追隨上去，並肩地伴走着，且走且笑。

「太太，您到曹太太那裏打牌，晚上要不無人接待？」

「我好久沒有打牌了，今天要打一個鐘，說不定要打一個整夜。」三姨太太一提起打牌，真是精神百倍。

「太太，打多了怎麼要疼，您自己的身體要保重，回不回家倒隨便您，不過我仍是希望您有點休息，不要打一個整夜。」馮六爺好會體貼他的三姨太太。

「我年紀輕，正是該我玩的時候，你倒要特別注意，你千萬不要以為我不在家，就沒有人來照顧你，便由你一人胡鬧了。我已招呼過所有下人，你的一舉一動，他們都會報告給我知道的。」三姨太太臨到上汽車的時候，還要一再的這樣對六爺說。

「太太，請等一下，周公瑾來電話，說周太太約太太到她那裏去，她同太太再到陸太太家去，因為陸少爺（陸宗輿的兒子陸寶賢）病傷寒很利害，已經送到哈德門裏日華同仁醫院裏去了，要太太同她去安慰安慰陸太太。」丫頭桂香跑出來急忙的說着

「老金，先開到周公館。」三姨太太上了汽車，六爺眼望着車子走出九條衛的盡頭，呆了一剎時，才進到裏面來。這時梅蘭芳已迎上前去親熱，馮六爺快活已極，簡直無法形容了。

「晚華，快到我書房裏來說。」

「是……」蘭芳答應了一聲，便隨着六爺走向書房去，六爺的書房，佈置得十分幽雅，陳設也非常考究，所有的傢具，都是紅木做的，牆壁上掛着一幅仇十洲的「美人春

「睡圖」，和一幅「青妃書卷圖」。另有了一幅王羲之的「蘭亭」，書桌上擺的盡是古董古玩，真是古色古香。書架上書線裝書也不少，不是宋版便是元版，然知道這些書有價值的書，祇不過是幾條陳書，六爺說罷，從來也沒有翻閱過。書桌的右邊，安放着一張「席夢思」的床，上面點着一床古銅色緞面百鶴絨褥子，茶几上放着蘭花，香氣四溢，真是滿室都在柔和的氣氛之下，說不盡的甜，說不盡的蜜。馮六爺拉着梅蘭芳的手腕，走進書房坐下，便開始作一次暢談。馮六爺首先發言。

「齊先生來說，你預備今天不來，這是什麼道理？」

「六爺，您爲我傷心，您看傷起小人，小人怎麼說半個「不」字，不過，前天夜下傷了一點風，昨天睡了一個整天，今早還恢復原狀，本來是想不到，但是又恐怕六爺生氣，也就只好勉強支持，六爺，您還要錯怪我嗎？」梅蘭芳把他得病的情形敘述了一遍。

「我不是生氣，更不是怪你，你想一想看，今天是爲了替你做壽，請了許多當朝的顯要來爲你捧場，假若你真的不來，你叫我怎樣下台？那不是把我太爲難了嗎？」馮六爺解說他作急的理由。

「六爺，您對我這樣好，叫小人怎樣能怪您啊！六爺，您是知道的，我一身一世，只有馮六爺一人是我的大恩人，我的一切，都寄托在馮六爺身上。您叫我走東，我不敢走西，您叫我走西，我也不敢走東；我讀着幾本詩書，可是飲水思源，我始終不

會把馮爺六忘掉的，我死也不會忘掉六爺造成我成爲一個人！」蘭芳一驚入情入理的甜話。六爺聽了，自然十分舒適。

「晚華，我們的關係不同，你也用不着說那樣許多的客套話，你要知道，我對你的希望太大，我希望你不僅是中國第一藝人，而且是世界上有名的大藝人。你去年下半年到日本東京去獻藝，在帝國劇場演「貴妃醉酒」一劇，使日本人感覺到莫大的趣味，當國內外的報紙，都集中來爲你宣揚，對你的聲望和地位，確實增加了不少！你知道這是誰的力量，還不是我在幕後替你策劃，花錢費力，都是爲着你啊！」馮六爺說出他怎樣在培植梅蘭芳的經過。

六爺，我真不知怎樣感謝您才好，可是我蘭芳做人也有我的特性，我好像「烈女不嫁二夫男」一樣，除了六爺一人是我的知遇恩人以外，我從來也沒有用我的真情真意去對付第二個人，這點，六爺您該是明白的吧？」蘭芳開始獻媚了。

「當然啊，我要不爲了你對我忠實，我萬萬不會這樣好對付你。人非草木，誰能無情，我也是拿感情來換感情啊！晚華，你知道嗎！我爲你受了不少的氣，尤其是三太太的脾氣，真是不好惹的，她說我對你怎樣怎樣，她說我……：……：甚至於她竟會說我愛你不愛她！」馮六爺有着滿腔的心怨說不出來。

「唉，六爺，像太太那種脾氣，都要怪您自己造成的，您要縱容她，您要驕習她，她當然一天一天地更放肆了！」蘭芳有點怪六爺的意味兒。

「你那裏知道得那樣多咧！三太太是我的朋友的太太，我從我的朋友手中奪過來的，我自己先就昧了良心，所以我對她始終無反抗的餘地，我一碰着她，只有任她辱罵，我又有什麼方法來挽回這既成事實呢！」六爺有着他自己的隱情。

「六爺，您想；在從前您對我是怎樣的過從甚密啊，自從三太太娶了進門之後，對我的，便一天一天生疏下去，有時候十天半月都見不着您六爺的面，想起六爺對我那樣的好，實在使我眷戀不能忘情於您啊！」蘭芳的魔力比異性的吸引力還要大，把六爺的靈魂都擄取去了似的。這時馮六爺與梅蘭芳二人說話，愈說愈對勁兒，倆人便坐在近在一處，相依相偎地表現出偉大的「同性愛」的精神；蘭芳的臉蛋兒本來就美麗，經六爺一賞識，馬上變成粉紅色了，羞答答地和含嬌的少女一樣。

「曉華，今天係你請的客人真不少，我看你還是到我房裏去休息休息，等一會兒客人來了，你才有精神來應酬！」這時適巧六爺那般梅壽筵備會的羣臣，相率地到書房來請示，蘭芳想應命去休息，頭一個黃秘書先發言了。

「梅考板，我們得先給您拜拜壽呀，等一下客人來了，大家都忙，恐怕找不着機會來和您拜壽了。」

「我們也要拜一個壽。」大家同聲。

「我們也來講一個禮！」大家同聲，說了之後，大眾都對着梅蘭芳打躬作揖，極速忙謝道：

「不敢當！不敢當！我實在不敢當！」

「我們給六爺道喜！」大家又同聲齊唱。而對六爺一齊打躬作揖。

「今天又要辛苦大家，等一下多喝兩杯酒！」馮六爺說了些客氣話。

「這杯酒讓我一個人先喝，慶祝我們的梅老板一切勝利！」黃德也這樣說着。梅一人先離開書房，到六爺臥室去休息去了。

「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嗎？」六爺問那幾個人。

「六爺。忠信堂的席子已經來了，今天的三桌席是這樣分配的：正廳安五桌，東廂房安兩桌，西廂房安兩桌，後六廳安四桌，這樣一來，不是正正式式嗎！」晴山先這樣報告。

「正廳安戲劇界晚華有關的朋友，由齊如山李斐叔，徐蘭元三人做總招待。東廂房安報館的記者先生們，由馮武越，傅善子，李薰風，聽花四人任總招待。西廂房安馮梅兩家的親友和「中行」同人，由張晴山，霍文元，羅芝芳，翟開亮四人任總招待。後六廳比較謹慎幽靜一點，便是我們招待達官貴人的所在，這當然要由六爺自己與晚華和我親任總招待了。」黃德書又這樣補充幾句。

「正合我的意思，這樣安排真不壞。」馮六爺自然滿意極了。

「還有附帶向六爺報告的就是我們已派定，文仲華，張鳴德，顧其昌，哈興，胡郁文，秦映宣，趙如虎，傅鏡等八人分任警衛，交通，宴席，收禮，招待等事務，」張晴

山繼續報告。

「今天特別應當注意的就是警衛，因為今天來了許多要人，假若出了什麼變動，那就不好辦了！依我看警衛一定要嚴密，我們有多少武器？」六爺關心，特別發問。

「一共連門警有五隻手槍。」晴山應聲回答。

「那怎麼保呢，馬上打電話到銀行，把四名行警調到公館來服務。」馮六爺下令命調兵遣將了。

「是……六爺！」晴山領命離從，馬上便去打電話。武越與德通如山等又繼續商討別的事情。德通思索了一會，便這樣說着：

「大門外的門警一名改爲兩名，二門三門也加派門警守衛，要人們的汽車，可以一直開進三門內，不要在門外停車，以策安全。」

「你真足慮慮周密！」六爺在誇他寫密書。

「六叔，我以爲最好長開照得達室，今天除了所請的客外，一律拒絕再會其他的客人。這樣一來，又可減少許多麻煩了。」武越這樣提議。六爺急忙點頭贊成：

「這樣更好，就叫傳達室這樣做，沒有別的話可說，任何客人都不准延見。」晴山打好了電話過來，又說着：

「六爺，今天來的客人的汽車一定很多，算來總在五、六十部至六十部左右，我們三門內的空場，至多容得下十幾輛，其餘的汽車停在圍牆外生之處好不好？另外再派兩個人

管理汽車的開進開出和停放的位置……」

「啊，非這樣辦不可，不然汽車都開進來，怎麼停得下啊！我問你，電話打通沒有？」六爺樣事情都親自檢討一下。

「打好了，行警馬上就開到公館來。」晴山回答這樣說。

「那一個在管理席桌的事？大同發鄭大水來了沒有？」馮六爺問。

「張鳴德和賴其昌，是秘書派定的。」張晴山這樣回答。

「我是問忠信堂的鄭大水來了沒有，我問他的話。」六爺說着。

「來啦，來啦，六爺，馬上就他進來見您。」德源說完，立刻叫馮貴去喊鄭大水進來。不出五分鐘，鄭已走進來，他是一個大胖子，好像電影裏的殷秀岑一樣的胖，約莫有三百多磅的體重，他是福建閩侯人，那時看來，也不過五十八九的光景，在廿年前他就是清宮中的御廚司，革命後，他一直替宣統皇帝司廚，自己在北海公園開了一家「仿膳」飯館，專門仿照「御膳」的作法來供應一般人們。生意倒也不錯。之後，他又在宣武門外開設了一個大飯莊——「忠信堂」，今天馮六爺爲梅蘭芳做生，便是包的他做的酒菜。他的手藝高超，在平津一帶確是馳名一時的。鄭大水走近馮六爺，滿面的笑容。很恭順地說着：

「六爺，您好呀，叫小人進來，有什麼吩咐！」

「沒有什麼，今天可要辛苦你啦！」六爺應口的客套話。

「那來的話，慳老爺太客氣了，小人承慳照顧，真是感謝不盡！」鄭大水說着。

「今天的菜要弄得出色一點才對啊。」六爺說着。

「不用大人可憐，小人也敢馬乎，今天的菜，都是小人拿手的傑作，單是點心，都是使的四道。」鄭大水回答說。

「有沒有葛粉包（點心名）呢？」六爺問。

「當然有慳啦！」大水答。

「有多的給三太太留兩份，因為她最愛吃葛粉包。」六爺提起吃也想起三姨太太來了。

「有多的，有多的，小人也知道太太喜歡吃，所以另外做的有。」大水好機警善對啊。

「好，你快去準備。」六爺說了這話，鄭大水便退下去。馮六爺此時想到臥房去看蘭芳，可是又有許多人圍着他，不是商量，便是報告！張晴山忙着給六爺說：

「六爺，請您把請客的文單交給我，我好叫他們分頭催客。」

「在黃祕書那裏，武越，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有什麼事，你同他們商量辦，該用的錢，不必省儉，我到后面去休息一會兒。」馮六爺說武越說完這句話後，便獨自地走進臥房來，這時，蘭芳已經睡醒一覺，他還在床上看「綠野仙踪」，六爺走近床邊時，他便急忙起來打招呼：

「六爺，您不見得信嗎？這一下客人都要來的，我看您還是小眠一些時候，養一養精神。」梅蘭芳關心六爺，開口這句話來。

「我不管不行，他們都是做事的人！」六爺這樣說。

「您看您爲我，這樣勞心，真叫我過意不去。」梅說。

「我問你，你和孟小冬究竟預備怎樣去，外面有些人對這件事，也有些批評。」六爺特別提出來問。

「愛的事情，發生以後，便無法制止；我愛孟小冬，孟小冬也愛我，她不是不知道我已有了妻室——福芝芳，她願意跟我在一起，你們說她是我的姨太太也好，她愛我，她願不得那樣許給人了！」梅蘭芳談起愛孟小冬的事，心中更是欣奮。

「我問你，你何處考慮過孟小冬的過去行爲沒有，她做過一時的紅坤角，捧場的先生們一定不少呀！你不要上她的當，她愛你曾有真心嗎？」馮六爺想得十二分的週到，生怕他的晚華受了小冬的騙。

「六爺，我的好六爺，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您是不是奉了三太太的聖旨來替芝芳打抱不平，您也太怕三太太了，可是今天三太太並不在家呀！你要知道，我的個性相當強，我愛定了小冬，我不過是不是真心對我欺騙我。」梅這樣說。

「我是旁觀者清，梅先生三天也這樣來說，他親眼見着孟小冬與另外的男子寫信，我的腦筋舊，便誤認這是情書，她既然跟你過活，她就不應該再同外人寫什麼情書呀！」

「六爺指出事齊來。」

「您又不知道從那裏那說起，我和孟小冬住在東安門外鼓樓裏後細瓦廠，齊如山先生的家住在東單牌樓東後橫街離那遠，況且前天我和小冬到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去玩了一個下午，他並未來我家吃一盞芳替小冬洗刷。」

「我想齊洗在決不聽信別人的，我是提醒你，怕你上了當以後來後悔，古人說『遊人是癩水』，這句話很對它的道理啊！」六爺仍然要勸他，不問他願不願意聽。

「六爺您那裏知道我們的事，小冬她愛我的經過，據她說在一年半以前就有這個起點，但伯是苦無機會，自從那天合演了「梅龍鎮」後，大家才得着談情的進階，我與她的相愛，完全並非虛假和勉強。六爺，還得要求您成全我們。」蘭芳說愛孟情。

「孟小冬狡猾得很，你不聽我說話，一定不會有什麼好收場。」六爺斷然地這樣說。

「六爺，您聽我的都是好話，不過您還不明白我的處境，現在也不須我來替我辯護，以後您一定會明白的。」蘭芳也肯定的表示出來自己的意志。說完之後，他便緊緊六爺坐着，帶着一些生氣，這樣說：

「我替六爺，您生氣嗎？……」

「多的是，有在在在的勞動人，有與我們同行的銀行界的朋友。還有你的親戚

「稱我爲親戚」六爺說。

「有那些人呢？我可以知道嗎？」蘭又問。

「有齊燮元，王揖唐，周作民，陸宗輿，曹汝霖，章宗祥，林琴南，傅增湘，李彥青，陸興亞，朱琛，江朝宗，王克敏，王懷慶，等一時的名流，我一時說也說不完；不過，我要問你，今天早上你爲什麼說不來，我爲你請客，你當真真我好嗎？」六爺一聽說出今天要來的貴賓。六爺又重復地追問曉華爲什麼不來，理由。

「六爺，您那裏知道，我實在因爲這兩天受了感冒，身體不大舒服，尤其是昨天晚上頭疼得非常利害，一直到今天早上還沒有減輕，所以我才同齊先生說，我是準備遲一點來，但是並不敢說不來的話，您六爺又何必動氣呢！」蘭芳這樣地向六爺解說。

「我想你也決不會不來，却叫我着了一次急。」六爺說。

「六爺，您再也不要提了，也不要生氣了，我就是病死了，也要來呀！」曉華說。他們談話的聲音，愈談愈小了，簡直小得聽不見，並且愈說愈近，兩人好像偎依在一塊兒，屋子裏的空氣一剎時便沉寂起來，任何人未得馮六爺的許可，都不敢進這間屋子裏來，他倆究竟在這屋裏玩些什麼花樣，任何人都不能解答這問題的。同時，好像這已成爲了一種習慣，不，這是一種定例，只是馮六爺與梅蘭芳在這屋裏私語，是任何人都不會是竊聽的。他二人在這自由的樂園裏，當然是暢所欲言地大談其自由戀愛了！

一晚華在馮六爺的祕密室中溫存了很久，說了許許多多不可爲外人道的私話，曉華應

顧頰稱是，沒有什麼重要的辯答，僅對於六爺所說的那「女人是禍水」五字特別注意；他心中並非爲這五個字懷着鬼胎，他心中的確有了冷病，這冷病也不須筆者來點明，人人都可以體會到孟老板那孟小冬身上去了。

話又說回來了，提起孟小冬，那時真是譽滿燕京，她被稱爲四大坤角之一，除了嫁給宣統皇帝的弟弟的雪艷琴親王可以和她一比以外，像章遏雲，新艷秋，琴雪芳之輩，那真真是望塵莫及了！當小冬在未與晚華發生特殊關係以前，小冬在北平不出台唱戲，確曾紅透了半邊天，所有的坤角，一時無不出其右者；小冬又正當葢冠妙齡，含苞奇葩，玉貌娟麗，顛倒之人，何止千萬！自從梅孟二人在堂會中合演了那次「遊龍戲鳳」一劇之後，便不時同場演唱堂會，梅飾乾旦，婀娜動人，孟飾坤生，萬般風流；二人陰陽顛倒的配合，唱壓軸大幕（當時的生角除了余叔岩，就數孟小冬才配和梅蘭芳配戲，馬連良剛剛出科，譚富英還在富連成坐科，其餘更找不出有資格的人和梅老板配戲了。）如像寶蓮燈，汾河灣，武家坡，四郎探母等一類的戲，看戲的人，大家瞧着好笑，他二人在舞台上演得來時熟極了，也時常開玩笑；有一次他倆人合演探母，盟誓時，扮楊四郎的孟小冬照着戲詞念「番邦女子連誓也不盟麼？」扮公主的梅蘭芳則應聲而答：「不會的，那像你們南方蠻子把盟誓當着說着玩的呢！」因爲小冬是生長在上海的，台下的觀客覺得妙語雙關，於是便闐然大笑了。明的他二人雖然是在做戲，事實上他們已是互相傾心，一般好事的大人先生們，看出他們兩人的情形，有的盡量爲他們拉攏，有的在兩方使法吹

嬾，其實梅蘭芳早已娶過譚芝芳，而且還有一個被遺棄的元配夫人——王氏；自然啊，以當時孟小冬的飽花和自由，她決不願與芝芳有三房夫人是不合算的，可是那孟小冬終因是個年輕重感情的女子，還不能梅芝芳的罪過，使她憤火情薄不能自拔！何況梅老板又是那樣名高而多金，女強人家的心不甘又是那麼樣的軟，這一段表面上志同道合好像很美滿的姻緣，便終於成事了！這種一時的孟小冬，從此便謝絕再上紅氈。這裏我且補述一段他二人的情史——

「晚華，我們都是唱戲的，一般人眼中認爲的戲子，說起身份來，好像是非常低，我竟有些感覺到不痛快！」小冬和梅蘭芳在六國飯店五〇三號房間裏談心。

「唱戲的也不只我們倆個人，古今中外唱戲也是一種職業呀！」晚華回答小冬這樣說。

「有人說我們唱戲是供人高興開心的，晚華，你說是不是呀？」小冬說完了這話，身體更佝偻得更緊。

「瞎說，瞎說，你們女子家懂得些什麼，我們是藝術啊！」晚華替小冬解釋，他二人的手愈握愈緊了。

「晚華你爲什麼這樣對我發火？我有什麼值得你青垂的地方？」小冬心中雖然是不討厭晚華，但是總有些懷疑的。

「小冬，我愛你的藝術，我愛你的天才，我愛你的美嬌！」晚華一邊說一邊湊上前去吻她。

「我的藝術，還趕不上你十分之一，你是博士，你出過國，你不但爲我所敬愛，你還爲成千成萬的戲迷所崇拜！至於說到本身，真是精氣神俱全，偷精學藝亂哼幾句，那可以和你爐火純青的技藝相比！我很誠懇的向你表示，我的確是敬愛你，尤其是你的藝術，那真是使崇拜者之冠！」小冬一邊說，一邊接受他的擁抱，眼睛閉緊，嘴唇也任晚華吻着，他倆人臂之所鍾，也不由自主地狂吻着。晚華更毫不顧忌地放肆起來，他用他的手去摸小冬的那一對豐滿的乳房，起初她帶着不好意思地推讓，之後也就濃情蜜意地任所欲爲了！

「小冬，我愛你，我實在愛你愛透了！」晚華的戀愛手腕巧妙，他得一尺進一步緊逼着追上前去，含羞帶怯的小冬，雖然不是真正的處女，可是她畢竟是初出茅廬的黃花閨女，在怕難爲情的態度之下，終於半推半就地答應了他的最後要求。

「晚，我心裏非常難過，說不出的難過；我的身體雖然被你占有了，我的肉體也給你摧殘了，可是你以後還是不愛我的話，你叫我對這種喪失貞操的女孩子，怎樣地活下去啊？」小冬向晚華哭訴，眼淚不住地流着，小冬可憐的樣子，晚華這時除了百般的安慰和說些甜言蜜語，心中自爲是很得意，他這樣想：「我勝利了，小冬被我所占有了。」

他二人在房中溫存的談話，二指間的時分，兩人從床上起來，整理了一下衣服，便叫茶房進來，弄兩份點心來吃，一邊吃，一邊談話，笑，經過一段時間的盪小姐，那臉蛋兒實在使人愛憐；身軀也楚楚楚楚，前後擺擺，粉紅色水浸地格外嬌嫩艷麗，晚華

剛剛喝乾了一酒杯咖啡，又抽了幾支大砲台，把他的神經刺激得萬分緊張，他又發狂了，他制止不住他的衝動和覺的需要，他又把小冬按在床上，小冬起先雖然是受了一陣狂風暴雨，此時正在力持鎮靜地養神，那知道梅老板，演戲的時候那般溫柔態度，一變而為餓虎貪狼，把女兒的嬌狀，一變而為偉男子的蠻橫；小冬雖然是變成了喪家之犬，弱不勝依，然而心中也感覺到男女間的一切是神祕的，是不可捉摸的，嘴上祇顧表示不願意，心中却是想再嘗試一下；小冬這樣地說着：

「你們男子，比狗都不如，隨時隨地要那個這個。」

「我愛你發狂了，你說我是狗就是狗。」碗華說完這句話後，又開始脫去小冬的長衫，內衣，內褲……

「青天白日，有完沒有完，你不怕茶房進來！」小冬說雖是這樣說，可是衣服一層一件的被碗華脫光了。

「六國飯店是北京一流的大飯店，這裏的茶房規矩得很，我們不叫他，他決不敢進房門的，你只管快活，不要怕什麼！」碗華很自然地說着。

他倆二人一身都脫光，攢進被褥中，臉對臉，嘴對嘴，小冬那對豐滿的乳房正貼緊碗華的胸膛，壓得小冬呼吸都短促了。

「哥哥，你不要野蠻，請你憐愛我，慢慢一點好不好？」小冬發出這種要求。

「……………」他二人開始對話了。

「親愛的，我快活死了！」

「我也……」

「你要永遠愛我，不要拋棄我啊！」

「不會的，我不會那樣沒有良心！」

「十個男子九個壞，說話只管好聽，做的事倒可以不負責。」

「我却是那九個壞人以外剩下的那一個好人。」

「但願如此，你舒服不！」

「我一身都陶醉了！」

「我雖然是一個不懂世故的女孩子，可是我也時常聽見別人說，男子家的脾氣，多半是喜新厭舊，把女人當着玩物看，我們女兒家，真真成了可憐蟲！」

「別人那樣，難道說我也那樣嗎？」

「你達到了目的，就不顧我了，你要怎樣就怎樣，你看你，半天的時光不到，就來了三次……你……」

「三次兩次，還不是使你快樂嗎！我們男子有了性的飢渴，你們女子還不是要需要性的安慰嗎！」

二人，在這時候了，對話的聲音越說越低，說得大家沒有精神的時候，二人便緊緊地擁抱而眠。

桃色的鏡頭，另外又換一個。

六國飯店佳期約會的第三天，上午他倆人在北海公園仿膳吃完中餐出來，坐了一輛馬車，出西直門，到三貝子花園遊玩郊遊，玩了半天，玩膩了，二人又回到東長安街北京飯店開了四樓四〇二號房間。精彩的看春宮，一幕接一幕地盡興表演，下面又是他倆的對話：

「喲，昨天在家裏等了你一天，你約我你又不來，害得我為你哭了一箇整夜，硬是想你得要命，睡也睡不着。」

「我昨天馮六爺的家中有病找我，我再有天大的事，也得去一趟呀，其實，我的心裏又何嘗不念念不忘於你呢！你這樣美，這樣年輕，加之你又風流知趣，我恨不得馬上變一個飛蛾飛到你的身邊來！」

「嘴裏說的話，管他呢，心中所愛的還不是我的肉體而已，把我當作玩物，你性慾衝動時，拿給你做愛用的工具而已！」

「我愛你，我需要你，我一天都不想離開你，我自從和你有了肉體關係以後，我更感覺到你可愛的地方太多了，你的耐性，你的溫存，爲任何女子所不能及得上的，你的屬術上的擒縱工夫，真是難得到家，真使我不相信你是個真花間客！」

「喲，你的意思，我很明白，你一定懷疑我不是一個處女，我老實告訴你說吧，我在天津演戲的時候，啊，那是去年的事，我認識了一個朋友，這人對我感情尚分，經過

半年的戀愛，我終於被他引誘到息游別墅旅店裏，破壞了我處女的貞操，以後一次二次，我和他是有不少的關係……」

「那麼你愛不愛他呢？」

「這句話叫我怎樣答覆，說我不愛他呢，我的良心上又說不出那句話，說我愛他到什麼地步呢？我又覺得你更好！」

「這樣說來，你倒是久經戰場的名將了！」

「你不要侮辱我，我除了那位天津的朋友之外，我從未與第二人發生過性的關係！」

「我自然相信。」

「你相信不相信又是另一回事，我總覺得我不應當欺騙你，當前天你強逼我以後，我知道你一定發現我不是完整的處女，雖然你沒有在語言中表示出來，但是你的態度上已有着濃厚的暗示對我，所以我決意不裝模作樣，爲了我性的飢渴和需要，我只得盡興任你擺布，但我心中又何嘗不疑心你在騙我，或者把我當做浪漫的少女！」

「你的坦率，你的真誠，經你這番話說了以後，我完全了解了！我之所以非愛你不可，也就是我們大家都把禮貌丟開，毫不羞慮地找快活，尋安慰，你說是不是不呢！」

「噯，我有我的苦說不出，我自從認識那位天津的朋友以後，我的養母一直就在反對，她反對的理由第一是我正紅着不能有男朋友來擾亂我唱戲的心情，第二對方是否有

很大的家產，根本還虛問題，所以這長她只有催我離開天津到北平來換一換空氣，我可以發誓，那並不是我當時的心願。那是環的壓迫啊！

「這也是我們的姻緣，不徐鸞個字還不能這樣甜蜜地在一起嗎？」

「哦，你想一個已經昏了人生頭腦的少女，她怎麼再忍耐下去嗎？九個月的歲日。比九年過得還長，性的苦悶，任何苦悶還苦悶，性的需要，任何需要還需要，我自己敢武斷的說，一百個少女中，九十九個都是需要性的安慰！你呢，正碰着我的需要，好像乾材遇着烈火，那有不燃燒起來的呢？」

「你所說的，都是天眞到極點的話，你能這樣坦白的表示，我相信我倆的愛是永久可以繼續下去！」

他二人這一段長長的情話說了之後，就開始他們尋求安身的地方，一個偏僻嬌媚。一個百般嬌愛，盡情盡興地在這小小的斗室中，消磨他們的大好春光，遠遠地除了喘息聲之外，還可以聽到小冬在說：

「嗨哥，我快活得要死了！」

經過四個月的長時間，他二人已達到形影不離的地步；孟小冬沈醉在愛河中，也無心登台演唱，梅老板只是管之磨鐘，無暇他顧了。

當時北平的一班在朝在野的名士們，瞧出梅老板與小冬實在難分難捨，便贈了一所房子給他做金屋藏嬌之用，這所公館，在東平街門外黃樓附近的前街胡同，地方很幽靜

去樹參天，倒適合他二人秘密談情盟心啊！——同時，一般捧梅團也不克處爲最高指揮，三日一小會，五日一次會，無事找事，索性在梅老板身上着起，把一個賣唱賣唱的梅博士，捧到三十三天之上。

在一個寒冬的夜裏，天上飛着玉潔的雪花，從梅商向外面裏去，真是一遍銀色世界；在近處，看得到寂寥的燈樓，在遠處，更可以看到那崇貞皇帝殉國的煤山；這時已到了深更時節，鴉雀無聲，知趣的朋友們，一個一個地散去，只留下梅孟二人在這宅院中。

房門扣上，男女倆人也各自鑽出喜息，他二人忍不住，急急擁抱在一起，在柔軟的沙發上，實行甜蜜的長吻，他們不僅僅一吻了事，自然連又走向性的遊戲那條路上去了。

約莫有一點鐘的諧調，大家那弄到體力盡的當兒，晚華還不肯鬆手，他還把小冬的乳房揉不放，她心索的行動爲坦白，對於晚華的任何攻勢，她都不肯拒絕，可是到了那在她已向晚華哀求了。

「饒了我吧？我實在吃不消了，你別緊了，你應當休息了，好在還有明天！」

「你把我迷住了，我不，我不，我愛你，爲什麼這今天，我不讓得有明天！」晚華不接受小冬的哀求，他心裏想：「上緊着，你這回是逃不開，她一絲未掛，就像一個標靶的模樣，從前到胸裏，晚華的到這兒，他已逼了她的全身，這時，她被他弄得神志

昏迷，她被他玩得發瘋發狂，於是小冬的性開始衝動了，小冬開始向曉華反攻了。這一次的肉搏戰，足足支持一點多鐘。

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二人醒來的時候，還擁抱着在長沙發並未在床上睡，幸而房裏火盆未熄，不然他二人不會平靜地睡到天明。

又一次，他倆人到西門外去逛頤和園，這是北平有名的聖蹟所在，也是荒淫無道的慈禧太后一手拿練海軍的鉅款，建築的大花園，工程之大，震憾了中外，這裏青銅鑄成的飛禽走獸，還有工程浩大的石船，尤其是那幽長而走不盡頭的萬字廊，洽給一對侶們談情散步的好處所，小冬開始追憶梅老板的身世：

「曉，你倒底是那裏人，可以告訴我嗎？」

「我是蘇州。」

「親愛的，今天沒有別人在，我們應當說些要緊的真情實話，你愛我，你使不使避諱地告訴我，更不要含着絲毫的欺騙在裏面。」

「我的一切，我都可以告訴你，可是我却不知道你要知道些什麼！」

「你的一切，我都想知道，爲了我是正愛着你！」

我先說我的祖父吧！我的祖父，他的名字叫做巧伶，別號慧仙，我們的祖籍便是蘇州，他老人家在滿清光緒初年的時候，便在故都四喜班裏搭班，那時的四喜班，就好比現今的富連成，都是全國最負盛名的科班。」

「那麼你的祖父也不是和你一樣的漂亮吧？」

「你不要捧嘴開玩笑，我祖父的面孔，生來並不十分好看，可是他的風韻還不錯，皮膚也很白嫩，可惜他的身段肥胖一點兒，所以人家都管他叫做胖巧伶。」

「那麼他老人家可長於演些什麼戲呢？」

「他的拿手好戲是『盤絲洞』裏去的蜘蛛精，『五彩輿』裏扮演的宮太太，『雁門關』裏扮演的瀟州貴族夫人，演得真是官宦家裏，非常動人。」

「你這個孫子演得也不錯呀！正不知迷住了多少的婦人女子，正不知有多少人為你發癡發狂；可是我愛了你，就不准別人再愛你！」

「這樣說來，你也是爲我而發癡發狂的一個人？」

「寶貝，我不該愛你不？我愛定了你，怎麼這樣？」小冬說了這話后，又不由自主的抱着曉華強吻，不放手地在吻着。

「這還不算數，我的祖父原來還有一齣『一池花浪』中的任蓉蓉，『胭脂虎』裏的右中玉，『玉堂春』中的蘇三，不但是目若懸河，而且咬文嚼字，能够應答轉合，句句清白，條條有理，比起別人背書紙的生成，那真是天遠之別了。」

「依我想，你的祖父也一定會有不少的女人追求他，他一定有着不少的戀愛事件，小冬說曉華說得出神，可是怎麼曉華不比較？」

「那是不用說的了，他老人家會娶一個名伶陳金雀的小姐爲妻。」

「陳金雀又是那一位呢？那小姐一定很美麗吧？」

「說起陳金雀的來頭很大；他本姓姚，一向是在蘇州唱堂倌出身的，他以演「金雀」一齣出名，所以人家便叫他「陳金雀」。

「這樣說來程艷秋以演「金鎖記」成名，怎麼沒有人叫他「程金鎖」呢？」

「小冬，我說正經話，你總愛開玩笑！」

「好吧，你繼續背你的家譜吧！」

「當時，爲了大清乾隆爺南巡江蘇的時節，曾經聽過他的雜唱，有一天酒後高興，忽然又想起他來了，要他到行宮中來演戲，誤說他姓姚爲陳，一時又說不出他的名字，就胡亂叫了他一聲陳金雀；他爲了當朝的天子都叫他爲陳金雀，他也就不得改姓換名，反以爲榮地改叫陳金雀了。」

「好光榮，好光榮，那是皇家欽賜的名兒，你祖宗真是給你積了不少的德啊！」小冬好像在諷譏陳華似的。

「那當然啊，我是覺得是我們梅家的榮耀。」

「陳小姐嫁到梅家裏，添了幾個寶貝出來呢！」

「陳氏一共生了兩個兒子，大的叫做大瑛，小的就叫二瑛。」

「大瑛是你的父親呢？還是二瑛是你的父親？」

「大瑛我是的伯父，大概是遺傳性的關係吧；我的祖父是胖子，他的兩個兒子也是胖

子。我們伯伯又各兩田，他從小就習昆曲，因為身體過胖了的緣故，不能上台表演，實在沒有辦法，就改行去學習場面，不論文武崑亂，或是鑼鼓等各種樂器，他無一樣不精的，尤其是胡琴拉得更好，他可以由許多崑曲的牌子，翻譯到胡琴上來，能拉出一百多個不同的曲牌來；據一般行家說：自有胡琴以來，要數他為第一了，如姜佐臣和陳彥衡諸胡琴名家，和大瑛相比較，那真無法比得上了。」（筆者按：如徐蘭元，楊寶忠，法衡等名手，也瞠乎其後矣！）

「無怪你成功得這樣偉大，原來你們是家學淵源代代書香的緣故咧！」小冬在很自然地態度中說出一句衷誠的話。

「冬妹，你何必這般誇獎呢！真是過譽了，過譽了。」

「我得跟你們學習。」

「二瑛便是我的爸爸，他也是一個胖子，不過他胖得比我的伯伯稍微合法一點兒。」

「你的父親也是唱青衣的嗎？」

「我的父親又名宵芬，最初是學唱青衣，因為生得太胖的緣故，扮演起戲來，不大美觀，以後便改習小生，唱小生，倒不很合式，他便效祖父巧爺的老法，改唱花旦。」

「他老人家會的戲一定很多吧！」

「是的，他會的戲很多，他在廟裏演賽塔班的時候，掌班的金玉琴待他最好，所以玉琴排的本齣戲，像「兒女英雄傳」「十道金丹」等戲，都有他老人家的位置，不過不

是最重要的角兒罷了！」

「他老人家還在嗎？」

「我的父親可惜他是壽不長，在三十歲的時候，便不幸短命與世長辭了！」

「你那時多大呢？」

「我那時還未滿十二歲咧，我又沒有弟兄，我祇有一個妹妹，現在已是嫁給唱花衫的徐碧雲了。」

「你的父親害的是什麼病死的呢？」

「我聽我的母親說，他老人家害的是肺病，又咳嗽，又吐血，每天還要在戲院工作……」

「曉華，你幸而有你的慈母把你撫養成人。」

「小冬，你那裏知道，一個人的生死，是運命註定的，當我的父親在的時候，孫菊仙曾經說，他老人家下巴生得太短，決不會長壽；相書雖然有此說法，那知道事實也是這樣的。」他倆走盡了綿綿的長廊，說了不少的肺腸的話；那時正值日暮西垂，他二人便乘着原來的馬車走向歸途。

「小冬，你說回到那裏去？」

「我們回家裏去好不好！」

「回你的家呢？還是回我的家呢？」

「回我們倆人的家。」

「不，晚華，後測及歐那裏來找你人太多了，我深都不肯離去，使我倆不能痛快地盡興地永度春宵！我不願回去！」

「好，我們今天還是到北京飯店去開房間，免得朋友來麻煩我們。晚華一說這句話，小冬便急忙點頭贊同；晚華乃騎馬車夫逕向北京飯店去了。

小冬愛晚華，從熱戀到同居，都十足地表現出一種性的需要，她把她自己當做一個男身，同時又把梅蘭芳當做一個女兒，她愛上了晚華的嬌豔；她正好像娶了晚華做她的妻子，她愛他的色，她更愛他的藝，她心理上是決定了要想占有他，玩弄他，也正如一般男子玩弄女人那樣地玩弄。所以小冬自戀上晚華以後，便用手段控制晚華，不准他和王夫人與福芝芳接近，她想獨自地拿晚華來做她的安慰品。假人在過甜蜜生活的時候，小冬總愛哼哼幾句鬚生，並且她還要晚華陪她唱，她總是裝起空夫的神情，而晚華只得裝起妻子的身份來答唱。

有人說唱青衣的人，不僅是在舞台上裝着女兒的嬌態，就是平時在家中的一舉一動，也丟不掉女兒的姿態，即使小冬不拿他來開心，他習慣養成，也改不了他的故態。

談到晚華對小冬，也是心理上生了變態；他在自己的家中，認為王夫人和福芝芳，都是和他一樣的是女兒身！所感到的苦悶，越發越。這時忽有小冬來到，雖然女兒身的小冬，畢竟她的行動却是極像男子；因此這適合晚華的心理要求，於是，他倆也不去考慮

什麼陰陽顛倒，他倆只是求心之友、備心之合；他倆八萬分念快的。以下便是他倆人變態的對話：

「晚華，你應當喊我什麼？」

「我叫你的名字小冬好不好？」

「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應該叫我一聲丈夫或哥哥。」

「你又開玩笑，那麼你叫我什麼呢？」

「你是我的太太，你是我最親愛的妻子，我高興的時候，也可叫你一聲妹妹。」

「我是堂堂的男子，你叫妹妹姊姊多麼肉麻！」

「你自己不覺得就是了，你自己照鏡子看看，你一舉一動，那一點又不像女人呢？」

你怕肉麻，你為什麼要唱青衣！你怕肉麻，你為什麼去學女人？你怕肉麻，你為什麼下了台還改不了你的習慣？你怕肉麻，你為什麼喜歡海六爺那一般男子玩裏？同性間又有什麼愛呢？」

「好，你不要再罵下去了，我愛你，你要我叫你什麼我都可以答應。」

「是呀——我根本就不沒有把什麼男人，我才是堂堂的男子，你是我的愛人，是我的妻子！」

「那麼我的好哥哥你不要生氣了，你的妹妹聽你的話，你要她做什麼就做什麼。」
晚華被小冬說得毫無辦法，祇得連口承認。他苦笑着把嘴咬開，又定沙沙的說到底。

上，繼一陣狂笑聲之後，便接着發出一陣咆嘯聲。小冬這樣說：

「看不出你平時像女孩子家一樣的溫柔，到了床上就這樣野蠻來了；你的百嬌百媚到那裏去了！」

「我一看見你，我就不能忍了，你說我野蠻我就野蠻到底！」晚華說完了這句話，便強迫着去脫她最後一層內衣。小冬意志不肯，但終敵不住晚華的媚術迷人，迷得小冬心旌搖搖，情不自禁了。

「爲什麼你要一件一件地脫光呢？」

「脫光了痛快些——雖然留着一件最薄極薄的布或紗隔着，我總覺得妨害性感，真正的愛，是真正肉與肉的接觸才有靈感啊！」晚華這樣說。

「你不要老是撫摸我的乳峰，你看，兩個乳以前我的乳房並不見得多麼大，現在被你弄得這樣大了，讓別人看見多麼難看呀！」小冬說。

「奶奶的大小，與我摸不摸有什麼關係呢？」晚華很奇怪地問着。但是仍故意去摸他的乳部。

「別人家說，少女們的乳部，最爲寶貴，但是最怕男子們去摸它，越摸越會大的。我的好哥哥，請你不要老是摸着沒有完好不好？」小冬發出哀求的聲音了。

「你說過，你愛我，什麼都供獻給我，我要怎樣你就答應我怎樣，現在我答應你的要求來滿足你的慾望，你反而不誠心地來刁難我，奶奶摸大了又怎麼樣，難道說你還可

以在別人面前假裝未識氣露的處女不說？」曉華聽得頭頭是道。

「你摸好了，何苦又罵我什麼？親愛的，請你軟一點，不要那樣手重！」小冬只得屈服。這一夜他們誰也不肯放鬆誰的需要，一個情慾的男女，盡興地享受着肉體上的安慰。

這裏仍轉筆重複地回寫到馮耿光為梅老板借書當日所發生的事實：

早上，三姨太太和馮六爺在被頭裏，醒來無事，又怕冷不想起來，二人便開始談話：

「六爺，曉華這孩子，真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你對他那樣好，那樣周到，他反而隨時鬧點脾氣，真是可惜錢來給他養生啊！」

「這也難怪他，他這一向來的心中都有着心事，我們隨時都可以發現他的態度不大自然。」六爺為曉華辯辯。

「我比你先知道，他愛上了迷人蕭孟小冬，他就什麼天大的事都不問了；其實孟小冬也沒有怎樣漂亮在那裏，她那個女人，交際應酬又廣，還不是等於一個淫媚婦而已。爾芳也不知道他走了什麼桃花運，徧徧要同這種下流的女人鬼混，依我看來，決定沒有好下場的。」

「太太，你又那裏知道咧！小冬之愛爾芳，多一半是出於小冬的主動，她是由慕羨他的貌美藝術而拼命地在追他，他也樂得檢便宜；我的看法，他二人不會馬上分裂。」

六爺答覆三姨太太。

「聽別人家說，晚華的王夫人倒沒有什麼話說，那位福芝芳可不答應他。」

「太太，你又何必替古人擔憂呢！福老板孩子生了幾個，她與晚華的結合，也是心甘情愿的自由戀愛呀，她也不想一想，當她進門的時候，王夫人怎麼又會逼她呢？這時候，蘭芳愛定了小冬，他當然也要逼就遷就小冬啊！這就叫做一代還一代！」六爺說得來好像很有理似的。

「我看來福芝芳一定不肯讓步的，自己的愛人，活活的叫別人搶去，是我也不甘心。」三姨太太總是幫福芝芳講話。

「她不答應只有她自己吃苦，一個男子在他輿論上要是被人阻止，他必定是不惜一切犧牲都要堅持他的所好，試問啊，真真福老板逼緊了蘭芳，他就是馬上脫離一切關係都會情願的。」六爺說明男子們的心理。

「天下沒有那便宜的事，說離婚就離婚，他也不想一想，人家給他生了幾個兒女啊！」三姨太太生氣了。

「我也正是這樣說，福芝芳要是想到她還有兒有女的話，她一定不忍與蘭芳分開，她一切都會容忍，決沒有大的糾紛發生出來，我可以百分之百的保險！」馮六爺的看法又不同。

「你這個不死的老怪物，專門欺着你們男人說話，我早已識透了你的真心，我沒有給你添兒養女，你不是很容易就把我交錯了！」三姨太太又問的……

「你怎麼可以比別人呢？你是你，別人是別人，你是我的心肝命寶，我一不替誰不能離開你的。」六爺拉着三姨太太陪不是，說了許多安慰寬心之語。這時，馮貴在房門外請示！

「老爺，侄少爺請你起來有要事相商。」

「叫他在花房裏等我，我馬上來。」六爺本來還想在被窩裏多享受一點幽福，但是不孝氣的三姨太太又哭又鬧地弄得他不可開交；馮貴叫他一聲，正是這腔這調好機會，他當然借此下樓，翻身便爬起來了。

「六叔，你在裏面老是不出來；外面很多的要緊事要你決斷！」武越說着。

「你的三姨話真多，說也說不完；什麼事要緊起來？」馮六爺問他的堂兄。

「六叔，今天的客，大多是貴賓，依我看來，單是憑着中國銀行幾個職員，恐怕鬧時三姨腳亂，發生不周到的地方。」武越為招待的夥伴，非常。

「你的意思又怎樣？」六爺知道他的侄兒早就胸有成竹。

「我想把『北洋書報』社的幹部請來，還有看看那社長及家屬的形勢，……」馮六爺聽了，以為武越這話，你以為怎樣？一武越這樣說。

「我真想這會把……」

在這些裏邊，有如山道和錢子二人去談說青衣和花衫的問題：

「你說梅老板唱花衫好呢，還是唱青衣好呢？」錢子在問教者。

「梅老板的技藝，還有什麼三語可說，他唱青衣是能手，唱花衫也不錯呀！」如山道很自然地說着。

「請問齊老師，青衣和花衫是怎樣分別的？」妻子在作劇學上的探討了。

「青衣和花衫當然有不同的分別啊！」齊答。

「現在很多人，對於京戲沒有深刻的研究，他們認為青衣和花衫並沒有很大的區別，這當然是一種錯誤。」妻子這般申述。

「青衣和花衫並不能看成一行，真真嚴格的說起來，他的唱做及扮相，都有着很重要的分別。」如山說得頭頭是道。

「青衣最重要的，是唱工，一個藝員要是沒有充分的本錢——嗓子，那是萬萬不可取的。碗華扮演青衣，他演來做工認真，唱工字正腔圓，沒有絲毫搖擺的地方，所以他能成名。」如山口口聲聲離不掉捧碗華。

「唱青衣真不容易呀！」妻子悟道。

「當然不簡單啊！要是唱青衣的人，稍有搖擺的地方，就很容易顯出輕薄了！即使身行不合的地方，粉和墨也要調勻，曾見有人演『御碑亭』（即『金榜題名』），扮做孟月華的藝員，至亭中避雨留宿一宵一場，髮插大朵粉紅綢花，論身份，孟月華又何

必要這般風流呢？真是天大的笑話！」曉華演這幕戲，就大大不同，他的扮相極其莊重，舉止特別正派，那真是洽到好處。」如山大談京戲理論。

「那麼花旦又是怎樣的呢？」芸子窮追窮問。

「花衫最注重說白，內行話是說白口，說來須要發音清脆，吐字真切，一字一白，沒有深厚的真功夫，那是絕對不成的；我說曉華有他的天才，他唱花衫也是火爐純青，他念起大段的說白，總是會討好的。唱花衫唱工雖然不十分重要，可是幾段二六，南梆子，四平調，和流水等類，也非常費研究的，做工更要重細膩，活潑風流，表情入微，扮相更要精神貫注，該輕則輕，應俏要俏；曉華無論演那一本戲，他都曾認清楚那戲中的身份，用扮相來表露出來。」如山說得精神十足，聽訓的朋友，漸漸的增多，馮公館的招待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集中到這間左花廳裏來了。

「另外還有什麼區別呢？」一億朋友插嘴道：

「青衣同花衫，還有一種絕對不容混淆的鴻溝，也就是青衣是大脚板，念中州調韻，不動把子，走路一定要穩重，花衫須要蹣跚，念京白，動把子。一身都活潑，尤其要表情自然，一身活潑。像曉華唱「春香鬧學」中的春香一樣，非頑皮非活潑不可。」如山繼續演講。

在三姨太太房中，有着這些對話：

「我同你說，今天你請客，我這樣其差早上給你買糖豆當，現在該我出去問吧？」

「三姨太太對六爺說着。」

「太太到曹太太家是不是？」六爺問道。

「我到陸太太家也好，曹太太家也好，你們玩你們的，我們玩我們的，與你有什麼相干！」三姨太太又兇起來了。

「太太，我是好意，我好叫汽車來接你呀！」六爺祇得陪着笑臉。

「你們今天有那樣的客，你的汽車留着自己坐好了，我什麼時候回來，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既然出去打牌，我就要打够，打晚了，曹家陸家又不是沒有車子，你以為你才有一輛破汽車，人家也有汽車！」隨便說來，她都有理。

「我們的汽車也是去年才買的呀！」六爺作輕微的反抗。

「不提你的汽車便罷，一提你的汽車，我心中就冒火，那句橫金達志，近來大變了，好像有神經似的，我真有些怕坐他駕的車子。我想總有那一天要翻車的！」她的神經過敏極了。

「你一天不知要說多少不吉利的話！」六爺又不高興了。

「不吉利就不吉利！王嫂！王嫂！李媽，你快來，我今天不坐汽車，我要坐洋車出去，你快叫馮貴去喊。」她把李媽喊應了，說完話就披上大衣向外面出去，六爺站在旁，沒有話可說。

正廳上有着不少的客人，分組的在開小組會議；所談的話，大多是以曠華為談話的

中心。

齊發元和王懷慶一組：

「你曉得蘭芳是什麼時候，開始出風頭的呢？」王問齊。

「那怎麼不知道，他最初在北京前門外撈魚口天樂園那裏出演，同他配戲的鬚生是孟筱茹，那就是他最初出風頭的時候。」齊這樣回答。

「後來呢？」王問。

「到了戊申年的時候，他便在文明茶園裏演戲，那時配戲的鬚生不是孟筱茹而是王風聊了。他和王風聊配戲的時候最久，同時倆人的性情也很相投。」齊答。

「蘭芳對於舊劇，那些是他的拿手呢？」王問。

「蘭芳對於舊劇，如別宮怨江，一坐宮盜令，一彩樓配，一御碑亭，一桑園會」等戲，最為拿手。他的唱工精脆，做工亦佳，就是老伶工陳德霖亦很是稱讚他的。」發元答。

「那麼他又會唱花旦戲嗎？」王問。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他為了迎合社會上一般人的心理起見，竟兼唱起花旦戲來了。當時易實甫同羅澗公等一班名士，給他編「黛玉葬花」，「天女散花」，「春香鬧學」，「千金一笑」，「麻姑上壽」，「嫦娥奔月」等新戲，真是轟動一時，每夜開演，無不裏座一空！」齊答，看起來發元好像是捧梅專家似的。

另外一組是陸宗輿與曹汝霖了。

六爺對蘭芳真周到，今日這樣的排場，要花不少的錢啊！」宗輿對汝霖說。

「他倆人的關係好密切，這點點銀算得了什麼，他隨隨便便在中行報銷一筆費九，便萬事皆了。」汝霖這樣回答。

「其一蘭芳生得乖巧，豈止馮六爺愛他，就是我們這般人，那一個又不愛他呢？只是怪我們的腿太短，誰讓六爺一人提足先登了。」宗輿很遺憾地說着。

「我也是這樣說，祇要蘭芳肯愛我，我的全部家產為他犧牲，我都心甘情願。」汝霖也不輸這口氣地說着。

另一組是何豐林，朱燦，江朝宗三人在一邊談話。

「老何，你說梅蘭芳究竟與馮六爺有什麼關係？」朱問何。

「那這不是肉體的關係嗎？」何答。

「不能隨便侮辱梅老板的人格，應當說他們二人在歸同性戀愛。」江插又嘴說着。

「男人和男人，真發在什麼肉體上的關係嗎？那有什麼趣味？」朱又反問。

「你是老外，此道不比那道，說起來趣味無窮，不談六爺怎會中那毒深的梅毒呢？」朝宗譏笑式地解釋。

客人慢慢都來到，一組一組地好像在開小組會議。主人馮六爺與梅蘭芳出來道謝，對每個來客，都一一恭賀一陣，真是盛筵一時。今天所發過的真贖，都是當時北

京的票要及金融界，每人所送梅蘭芳的壽禮，也是價值連城的古董或美兩品，一來可以使中國銀行的馮總經理有面子，二來可以討好於蘭芳，藉此作接近的初步階段，他們的用心亦苦，花錢也不少！蘭芳對各位，也早預備好一種回敬的禮物，這就是他最近新化的裝劇照，當日的來賓，每人均得一幀。馮六爺並出示蘭芳近繪蘭草一幅，當衆大加稱讚，譽爲名畫家亦不過如此。其實蘭芳在演戲之外，又擅長丹青，他專繪蘭草，畫得很有根底，可惜他生性疏懶，非得時時刻刻去催他，他是絕對不肯交卷的。這倒也是書畫家的通病，也難怪他一人呢？他的天資極高，生平最愛玩鐘錶，不論什麼樣的鐘錶，他都喜歡把他拆開來看，他必定細細的去考察那機器上構造的方法，但是他拆開了的鐘錶，他一定要把他配合成原樣。今天他手腕戴着一隻手錶，夾金是廿四鑽的名錶，據說這錶是孟小冬送給他的定情錶，而這隻定情錶又是孟小冬唯一無二的男朋友，大概就是那位姓劉的送給她的定情錶。蘭芳雖然非常愛他戴的這隻錶，可是他並不知道這隻錶的來歷，這裏，筆者且補述一段曲折的事實。

距蘭芳與小冬認識的半年前的事；那時孟小冬在天津上天仙舞台露演，因爲嗓音與扮相均佳緣故，抓着了不少的觀眾，其中有一位天津法商學院的學生，姓劉名省三，他的父親是在法租界和義租界開貸棧的老板，手邊倒也豐裕，這位劉公子，玉立亭亭，年紀不過二十來往歲，生得眉目清秀，體格魁偉，那種英俊的氣概，够得上說是美男子，他是一個京戲迷，平素就愛看京戲，自從孟小冬到天津演唱，他認爲她是一個色藝雙全

鏡一儂坤角，他迷了魂，他單面地愛上了她，於是風雨無阻，每天上天仙舞台裏前排第三排正中的座位中有一位連連三個月不換座位不缺一次席的客人出現，這客人就是劉公子。孟小冬在舞台上，日子一久，不注意也得注意，也對於這位奇特的捧場家，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印象！處女們的心是極度嬌脆的，二人眉目傳情，心中漸漸地領會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想，自此以後，經劉公子的千方百計，花了不少的活動費，走盡內線外線的特別門道，終於在某晚場合下與小冬正式會面了。

「我渴望和小姐會面很久了，那種相思相慕之情，真不是一句話可以說得完的。」省三對小冬這樣說。

「劉先生，我們是唱戲的？值得您這樣憐嗎？小冬謙和地答對。

「我是一個熱情的青年，我更是一個多情的種子，我愛你，我想你，完全發動於我自己單方面，你笑我癡情也好，你笑我是一個愚單戀病者更好！我根本沒有用腦筋去考慮過這件事。」省三慎重地表明自己的心跡。

「這倒奇怪哪！與你平素不相識，你為什麼這樣問我要好，這叫我從何說起？」小冬仍表示驚異的樣子。

「我老實對你說，我愛上了你了，在三個月以前我便愛上了你，我也不問你愛不愛我，我更不問你接不接我的愛。」省三再三說明他愛慕之意。

「經這樣突如其來，真是叫人怪難為情的！」小冬弄得很不好意思。

「那一個青年男女不需要呢？省三怎麼不進去？」省三問，小冬卻說：「自此以後，花前月下，時時相見，他們兩人在那裏散步談心，漸漸地便達到蜜糖甜的程度。距他們認識一個月零三天的十一月四日，省三請小冬和他在總辦電報道左側天津小食店吃炒麵，並且叫了兩杯酒，酒過三巡，省三忽然把兩個人吃了八兩花彫，吃得春風滿面；小冬爲了吃不來酒，醉意也同省三無異，一隻玉腕挽着省三的肩膀，帶笑地說着：

「哥哥，天晚了，我又吃醉了，你快送我回去，因為回去晚了姆媽要罵。」

「我今天不回家了，我在遊藝園的一個幽靜的房間，我們到那裏去談一談心，好在現在時間還早。玩了一陣以後，我負責送你回家。」省三借酒醉的機會，再三要求小冬。

「那麼，我祇陪你再玩半點鐘，你一定要送我回家啊！」小冬情不可却，就這樣地答應了。

「走吧，息游別墅距這裏很近，過去廿家門面就到了。」省三一邊服侍着小冬走着，一邊說着。

這間房間是省三預先開定的，小冬進了房后，看見陳設華麗，心中也非常滿意，倆人在多次的交談後，省三便將小冬扶在牀上，替他寬衣解帶，小冬死也不肯，但是終歸不過省三的身強力大，結果在服完三杯酒，他已醉得沈醉，省三的意思，他也照

本願一切，便掘着乳房狂吻着；小冬自意志一來就昏迷，這樣一來，更昏迷得不可收拾，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有發出一聲聲呻吟，可是那知道不知進的省三，以爲小冬答應了他的一切，便更一步的壓迫她的，雖然是想死的也不肯，省三說明永遠愛她，永不變心等一切誓語，她才任其蹂躪，一個活生生的白玉美人赤裸裸地躺在床上，小冬畢竟是一個處女，這一番工作，在淫淫客地過程中，足足消耗了一個時辰。嬌羞無力的小冬向省三這樣哭訴：

「我完了，我一切都完了，你還苦了我了！」

「我們倆人在愛呀！你哭什麼？」省三盡力地安慰小冬。

我是一個白玉無瑕的處女，今天被你把聖潔的真操破壞，我還有什麼臉見人！你叫我怎麼活下來？」小冬哭得更加利害。

「我不是同你說這嗎？我是真愛你，我今要證明你是一個完整的處女，我更是憐愛你，我可以盟誓，我永遠愛你，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省三的話氣說得非常沉重。

「你們男子心最壞，把我們女子不當成人，把我們女子當成玩物玩，玩膩了，又另外找別外的女人，喜新厭舊，我們做女人的人，有甚麼當？」小冬經省三一陣撫慰，哭聲也漸漸地小了，倆人又重新緊偕着，深深地長吻着。

「多妹，我劉省三是愛過你，教育的人，決不會昧良心來欺騙你這樣一個純潔的少女。我們今天的結合，更加強我愛你的決心，我爲第一的犧牲，在所不惜，可是你將來

會不會忘情於我，那就要問你自己了。」省三說得更透徹更明顯。

「只要你能永遠愛我，我一切都能心安，假若你將來要變心的話，那只好一死來拼了，我雖然是一個唱戲的女子，但是我的父母腦筋都很頑固，所以我除了你一人以外，並沒有一個男朋友！」小冬也把她的身份表明出來。

「冬妹，你這樣說來，我更欽佩你，在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像你們這樣的坤伶，眼光中看得來比妓女都不如，他們都認為唱坤角的女子，一定很蕩漫，一定是爲金錢着想，祇要有錢，那就等於人盡可夫了！省三說得小冬心滿意足，倆人更是熱烘烘蜜吻着，省三又要求她作第二次的演習，她表面仍然絕對拒絕，但是一個發育成熟的女孩子，又剛剛嘗到人生所未遭過到的甜味，她又竟然半推半就中答應了。

「我快活得流出眼淚來，但是希望你特別憐惜我，我今天是一個處女之身，剛才的狂暴，餘痛尚未停止，這次千萬不要過猛了，我實在受不了了！」小冬在精神上絕對希望有這第二次的性交，但她肉體上也實在太痛苦了。所以只她要這樣哀憐。

「我不會使你痛苦的。」省三一邊工作一邊安慰她。這次他並不像先那樣粗魯，他順着她的需要作適度的工作，果然得着十分圓滿的效果。

「哥哥！不信你來看，我的下部都給你弄腫了！」小冬將被褥揭起按着下身給他看，小冬的陰戶果然紅腫起來，並且小衣上已染遍了鮮紅紅的血跡。小冬再也不提回家的話，這一夜倆人好像是新婚的一夜似地盡着了這一個甜蜜的春宵。

劉省三自和小冬有了這一次可紀念的一夜以後，他愛小冬的心，那是比鑄鍊還堅。他曾用了許多方式向他的守舊的老父親說他娶同孟小冬結婚，他的老父親是不肯，並且還罵他的兒子敗壞家聲，用種種方法來阻撓省三和小冬的愛，正如「茶花女」中那阿芒的送死與正阿芒和瑪格麗特相愛的情形一樣，孟小冬便變成了瑪格麗特，象徵她永久有着一個可憐的遭遇。

劉省三和他的父親意見相左，他終於和他的父親爭執起來，結果他的父親停止供給他的金錢用度，於是父子便脫離關係。省三在法商學院也因此輟了學。這時的小冬，並不忘恩負義，也不嫌省三失學失業，她更同情他爲她而與他的父親脫離關係，她更愛他，她將她的私蓄全部交與省三作爲日常的用度，她無時無刻不在安慰省三。

這樣地他一旦過了一個時期，爲了一種需要她和他竟不顧一切荊棘，毅然地宣布正式訂婚。

這一訂婚非同小可，第一便影響到小冬的聲名，營業必然要走到慘跌之路，同時小冬的父母又發覺她的私蓄全部做了省三的供品，一個窮孩子，要想在勢方之下，佔有一箇純潔的女子，是萬萬不可能的，何況小冬的父母始終就把小冬當做他們的搖錢樹呢！

小冬的父母感覺到在天津的生意漸漸地清淡起來，另一方面又爲了小冬與省三難分難捨，便決心回到北平去，把小冬軟禁起來，不准她登台表演，禁止她接會客人，禁止

她永遠不准再見官三的面。

兩人的分別，演成了悲劇的開始。

之後，梅蘭芳用高明的手法，把孟小冬娶來的小星，過着甜蜜蜜的生活，小冬爲那環境的誘惑，表面上是鍾情於梅蘭芳，但內心仍愛劉官三戀戀不能忘情，他三人形成了等邊三角形的戀愛。

從小報上的報道，劉官三知道了梅蘭芳強佔了他的未婚妻孟小冬，他當然不甘心，暫時都想找機會報復，找機會到北平去找小冬。

一個寒冬的晚上，在小冬的家裏，劉官三突然來臨。開口便罵小冬：

「你這無情無義的婊子！今天可遇着我了！」官三說了這句話，心中氣忿極了，順手便打小冬一個耳光，小冬哭了，小冬一身嚇得在發顫，不雅道說什麼是好。

「這也不能怪我，我也是沒有辦法，你自己仔細想一想你離職在萬分困難的時候，我不是還在盡力地接濟你嗎？可是你應當知道，我一個被家庭束縛着的女子，怎麼叫我這樣長久做下去呢？你要知道，我的父母姊妹都靠我一人的包銀的收入來贍養，你不原諒我反而責難我，我的命真苦啊！」小冬又在哭又在說。

「你爲什麼離開天津，一直就沒有信給我？」官三問她

「我被逼進而離開天津的，那裏是出於我的本心，我愛你，我更捨不得離開你，但是我又有什麼辦法來和你長久在一起呢？爲了這，我那天不在暗自傷心流淚？」小冬一

一解脫她的苦衷。

「你就不能爲愛而犧牲你的家庭嗎？我不是爲了愛你而與我的父親脫離關係嗎？」
省三這樣問她。

「那我可不能，我一家人都靠着我活命，我這樣做，豈不是連畜獸都不如了嗎？」
小冬堅決地說，說了又哭起來了。

「那麼我已同我訂了婚，爲什麼又同梅爾芳同居呢？」省三氣忿地說。

「這個問題，恕我不好意思回答你，你自一定會明白的。雖然我是愛你，但是我不能跟着你喝西北風呀！何況我還有一家人拖累着我。」小冬開始反抗了。

「好！好！好——」省三無話可說。

「好什麼？你連你的自身都顧不到，你還要養女人婆太太，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話。」
小冬故意地侮辱他。

「我以前在你身上還是不不少的錢，現在我的環境不好。你就變了心。你沒良心，你好狠的心啊！」省三罵小冬。

「戀愛雖然說是無條件的，那是絕對不可靠的，沒有經濟的基礎，怎麼能撐過苦難的戀愛生活？我現在就想這想活下去，所以我感到利用梅爾芳的錢，來供給我的需要。」
小冬索性把內心要說的話，全盤端出。

「我爲你……」省三還沒有說完這句話，小冬馬上接下去：

「你爲什麼還聽了不中聽的話？那話是事實，你可回憶到你窮困之時，我還不是一樣在經濟上盡量幫你的忙？」小冬沒有說完，宮三又搶着這樣說：

「你爲什麼愛了我又愛梅蘭芳呢？也是什麼東西？你以爲他有錢？他生得漂亮？這水蛇楊花的賤女人！我恨透了你了！」

「你也是新時代的男子，爲什麼把男女間的問題看得那樣嚴重，我和他同居，實在出於萬不得已，你要知道，我的肉體雖然被他暫時佔有了，可是我的精神却永遠屬於你一個人，我愛你，一直到死，我這是不會否認說不愛你的話！你叫我怎樣說才好！」小冬這一說，却把宮三說得啼笑皆非，半天說了一個字：

「唉……」

距上面談話兩天後，梅蘭芳接着一封警告信，信上是這樣寫着的：

蘭芳先生：你知道我是誰？老實告訴給你說，我就是孟小冬的未婚夫，你不應該強佔人家的妻子，何況你還是有妻之夫！於情於理，你都是萬萬不應該的！我勸你，早點與孟小冬脫離關係，免得弄得大家都不好看！我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說得到做得到；你若不聽勸時，到那時就會叫你後悔不及！

卯金刀啓

梅蘭芳自接了這封信後，弄得日夜不寧，做賊心虛，心裏好像不知道要出什麼事情似的；他拿了這封信去追問小冬，小冬也不否認這事實，祇是說：

「曉得，你要小心那個人，他的個性極惡，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你倒底愛他呢還是愛我呢？」曉華問小冬一個究竟。

「我不是早就對你講明過的嗎，他是我第一個愛人，我的女兒的真操，是他替我破壞了的，你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情人，現在你又是我實際上的丈夫，我怎麼不愛你呢？」小冬表面這樣說。

「那麼我們怎樣應付那個姓劉的呢？」曉華忙於要想解決這一個麻煩的糾紛。

「你看有什麼辦法？我想他現在環境不好，也許用些金錢，就可以解決了。」小冬心裏是這意思說。

「錢有什麼關係，叫他要一個價錢出來。」海一口承認出錢來了這件事。

「但是我們再也不能住在這裏了，假若他真真再來撞見了你，那多麼危險的事啊！」小冬顧慮得很周到。

「明天就叫人找房子，我們不在住在後細瓦廠了！我親愛的妹妹！」梅說。

經過中間調解人三番兩次和劉省三的談判，好像國共和談一樣，愈說愈遠，拿錢來了事。劉三省始終不承認，他說姓劉的窮是窮，骨頭硬，拿金錢買我，那是寧可殺出我都不承認的！這決裂的消息傳到梅蘭芳的耳朵裏，駭得他和孟小冬躲在哈德門內東交民巷一個外國牧師家裏，一步都不敢出門，一切應酬宴會都拒絕了，這次馮六爺為他做壽，當然是門外啊，他不能不去參加，事先非常小心，並且還帶了一個隨身保鏢以防不測。

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九條衛街馮公館的大門口，一行行的汽車排列着，真是車馬水龍，盛極一時。西房改為傳達室，馮六爺特別把廳上房的那位聰明玲瓏的馮太太，派到傳達室去指揮招待工作。並且叮囑他，今天除了請的貴賓外，不接見任何生客。

門口的衛，由中國銀行調來西名行警担任，馮六爺仍是預先召來訓了二次話，大意是說：今天來的都是當時政府的首要，叫他們特別加意保護。

忠信堂飯莊老板鄭大亦，今天特別來得早，廿幾桌酒席，做得分分致致，一來是爲討主子的歡心，二來是替自己招橫生障，三姨太太點的扁建洛謝森萬公包，鄭老板頂先就做好兩盤送來，三姨太太賞了五塊銀元給他，他真是受寵若驚了。

北洋畫報社長馮武越，帶了個反光鏡箱，鑽守上，並請準備了充分的軟片，他想今天借這個機會大拍而後已，她的叔叔馮光叫他爲梅蘭芳在後花園中拍幾張留作紀念，他就好像奉了聖旨似的忙得不可開交。

貴賓漸漸都來到，一組一組的會議，仍在熱烈地進行中。

馮六爺談起晚華的藝技，他這樣說：

「晚華他愛畫畫，他對於國畫很有研究，他的梅花和蘭草尤其是特長，平日請他畫的人很多，他從來也不拒絕別人的要求，不過他的生性疏懶，非常常常去催他的，他是不會很順利地交卷的，這大概是一般畫畫家的通病吧？」有人又問晚華的嗜好，齊如山代表答覆如下：

「晚睡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文雅，他也有很多的嗜好，但並不是愛吃愛賭，愛聽愛酒，他第一便愛喜歡攝影，他每凡上演一個新戲，他必定要請有名的好攝影家或華貴大照相館去拍小照，他的目的是爲着留紀念，左一個姿態，右一個姿態，總要拍六個痛快才止。所以他自己的照片，在所有的藝員中，要算最多的了。」齊如山等於梅蘭芳的發言人，賓客們大多注意到他的身上，不一會兒他便成了被包圍的對象。他繼續爲蘭芳宣傳：「晚輩第二種嗜好便是愛好花草，他自己的住宅中，種遍了新奇的花草，他不但愛好，他還要親自澆水，剪除雜奇與花蟲，許多朋友們送給他的奇花異草，他真是高興得如獲至寶。第三種嗜好，便是喜歡古董，他平時也頗着化了裝，戴着黑眼鏡去逛隆福寺或東安市場，使他一留戀的便是那裏的許多家古董攤子，只要他一看中意，無論多高的價錢，他也得設法把他買回家去。」

「他喜歡那一類的古董呢？」有好學者這樣問。

「有兩種古董他最愛好，一種是湘妃竹的製成品，一種是象牙的彫刻品，他對於這些美用品都十二分愛好，這種好，可證明的是趨趨向愛好東方藝術方面。」如上述這樣答覆來賓。

「請齊先生報告一些梅蘭芳的日常生活給我們聽聽。」多數的客人這樣在發問了。
「晚輩早上起來很早，起身後，作柔軟操練十分鐘，他的目的是在活動他的身。
「每天準一盞酒，一盞雞奔子，一天女散花」諸瑣雜歌舞雜劇，都要身腰不可。

美術後，他便進早點，大多係雞蛋牛奶一類的食品，早餐後休息片刻，便開始寫稿子，每天都要讀到一點鐘以上，嗓音是伶人的本錢，嗓音要正確，那每天非不斷的讀不可。調時除奉師外，並沒有別人參加；有時練習新戲時，那我便要臨場改正。供獻好的意見給他，他一點壞習氣沒有，我改正的地方，他是絕對虛心地接受。一點也不驕傲。之後，他便在花園散步，會客，看報也在這時候處理。下午若不上演前話，他便畫梅花，看劇本消磨他下午天的時光。他不喝酒，不吸煙，連茶都少飲，一切含有刺激性的食物他都不吃，據說這是壞牙子的。總之，碗華的私生活，是相當有規律的，所以我們認為他能有今日的成就，也並非偶然的。「齊如山一口氣把蘭芳的日常生活報告出來，齊的報告剛剛終了之際，又有人在喊：

「請梅蘭芳老板報告與孟小冬的戀愛經過！」碗華聽見這個難題，便想離開大廳避避風頭，因為他面淺怕羞，他不願說出來。可是他越不肯說，大家便一定要他說；逼得他無法，他只得向大家宣布：

「我愛她，她愛我，我們便愛在一起來，這就是我的戀愛經過。」碗華說時，小女孩子一樣，臉蛋兒都說紅了。

到了五點廿分鐘的時候，馮六爺命令開席張宴，大廳中擺了八桌，左花廳擺了五桌，右花廳擺了五桌，內廳擺了七桌，剩餘的幾桌，是等遲到的顧客來吃的。

重要的客人，都在大廳中坐席，主人馮六爺和梅蘭芳，也在這裏陪客，正在飛觴醉

月之際突然發生了一段事情：

有一個身材魁偉的青年，蓄着長頭髮，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裝，白色的襯衫，結了一條紅色白花繡的絲織領帶，手上還戴着一對雪白的手套，正那付儀表，很像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紳士，不過被他潦貌着，年紀並不大，體格卅六七的模樣。他坐了一部包車，走到馮公館的門口，便叫車夫停下來，看那包車形，他是很熟悉這是馮公館，並不需要問鄰居找門牌。大門口警衛，認爲他是款邀前貴賓，並沒有阻止他，他也就昂首直入，走到左側傳達室，開口便問：

「你們這裏今天宴客嗎？」

「是的，你先生找那一位？」一位傳達這樣問他。他長得很謙和，都是很謙和，都是馮公館受訓過期的工作人員。

「我找梅蘭芳梅老板！」這男子說。

「我們這裏是馮公館，不是梅公館，你先生一定弄錯了！」馮貴忙上前答道。

「我知道你們這裏不是梅公館，但是我也不知道今天你們的老爺是爲替梅老板做壽宴賓客。」這男子把一切都調查清楚，他才這樣說。

「我們老爺請來的事是有的，不過不在此請來，我們使來的人有不知這的。」這人看他來請客，既好以爲的，到來招待他了。

「我要看梅老板，因爲我有緊要的事請他商議。」這男子語氣更重了地說。

「梅老板還沒有來，你先生請坐在這裏等他一會兒好了。」馮世說完這句話後，便向裏面進去，走時，和其他幾個巡邏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叫他們注意這個男子，不要他離開這室。

「好，我等一會兒好了！」這男子說。

馮貴走出博達室便又同二門上站着的兩位警衛遞了一個耳語，要他們在未得許可之前，不準任何住客朝裏面走。無怪馮六爺不素歡喜馮貴，他的精明細心，實在是值得稱道。

「六爺，外面有一位住客，他要會梅老板。」馮貴走到席前，細聲地向六爺報告
「今天什麼時候，我早就說不會客，不會客！你們聽見沒有？」六爺發脾氣了。

「他有甚麼緊的事，一定要會梅老板。」馮貴硬着頭皮又向六爺請示。

「不行！不行！今天就是王老子都不會！」六爺的話聲比剛才更高一些。

「是，大人，不過他還在博達室等着呢！」馮貴又說着。

「什麼人找我，他有什麼事？你快去問他姓什麼？住在那裏？」梅蘭芳聽說是有人找他，他心裏早就有着心病，所以便急忙過來追問：

「你請他幹嗎？你請你的客，叫馮貴去問明白再說。」六爺命馮貴出去問一個究竟。馮貴眼即又出去，坐客們都勸六爺和蘭芳坐下，繼續猜拳賭酒。馮貴走到博達室，那位男子立刻站起來問着：

「梅蘭芳在不在？他會不會我？」

「梅老板確實還沒有來到，我們已經派車子去接他去了。」馮貴這樣回答。

「不行，你叫告訴我他現在住在什麼地方？」這男子有些在生氣了。

「梅老板他已前是梅孟老板住在後細瓦廠，最近搬家，搬得非常秘密，只有老爺和天金遠志才知道，金已開車子去接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好會巧辯的馮貴，說得頭頭是道。

「他到底來不來？快說，不要囉囉嗦嗦！」這男子開始發急了。

「來當然是要來的，什麼時候來，我們不知道。」馮貴答說。

「好，我等着他，我一定要等着他。」這人終於地表示非等着見梅蘭芳不可！

「請問先生，您貴姓？您叫什麼大名？」馮貴裝得特別低聲下氣地說。

「我姓柳，我叫柳重生。」他答。

「你貴姓是那裏？」馮問。

「我是江蘇蘇州人，我和梅老板是同鄉。」他故意說他和梅蘭芳是同鄉。

「啊，你先生和梅老板還是同鄉啊！」馮貴很驚異，同時又表示出他非常注意，其
上又接問：

「你和梅老板又有什麼關係呢？是朋友？還是親戚呢？」

「我和他是遠房，是遠房，表親。那時候大家家都很小，他又很少到南方去，恐怕他

是認不着我了！」這男子說出他向梅芳的關係，他與梅芳的目的。

「這樣說來，柳先生和梅老板便是仇敵，他當然不肯見你，我請問先生，你究竟有什麼要緊的事？」梅芳聽了這話，也很自詫，他說：「這話真奇，他與梅芳的事，出徐柳的計策，他對柳說：

「柳先生請你再等一會兒，我進去請示我的主人，再派人去催他來便是。」梅芳說完，又到大廳上去見六爺。六爺問曰：

「那人走沒有？你們這般人真不懂得事，早對你們說過，今天不會來，你們胡鬧不聽招呼，反兩三番兩次來找麻煩！真是混蛋！」六爺罵了馮貴一陣，馮貴連忙：

「是，大人，小人錯了，下次知道了！」

「還站在這裏做什麼？」六爺又問道。

「報告大人，那位會梅老板的先生，他說他姓柳，名柳先生，他是蘇州人，和梅老板是同鄉，並且還是親戚呢！他說他梅老板，有要緊的事！」馮貴的話還沒有說完，梅蘭芳已站進馮貴的身邊，便這樣說：

「我的親戚中沒有一個姓柳的呀！」

「曉華也許你少到南方去，你記不清楚了！」六爺說。

「注意呀！現在社會惡劣得很，外面騙子也多得很。」一位中國銀行的儲蓄員張漢舉，他這樣說。

「不，梅老板，那位柳先生他也說你少更聰明，那又說我少更聰明，他這話，你聽了，」馮貴又補充了這一句。

「依我看還是見一見的好！」王隱這般說。

「依我看還是不見的好！」王小隱這般說。

「那位先生還說，他有緊要的事，非見梅老板一面不可！」馮貴又補充了這一句。

「見也不好，不見也不好，這到難壞我了！」梅蘭芳這樣說。

「六爺，這你事交給我辦好了，梅老板不必去管他，有這樣多的貴客，還須得他來陪咧！」張漢擊靈機一動，便願代去梅蘭芳去會這一位柳先生。他當時便同馮貴走到門達室中。

「那位是柳先生呀？」張漢這問。

「啊，啊，就是我，請教？」柳應聲便又反問。

「我是中國銀行的機器總管，我叫張漢擊，今天很巧在這裏參加馮六爺的宴會，這才聽說柳先生是梅老板的令戚，找他有緊要的事，但不知道是什麼事？」張說。

「事情是非常緊要，不過要當着梅蘭芳二人，請方纔說出。」柳說。

「是，先生要會梅老板本人我是知道的，但地現在梅老板沒有在家，有什麼事，請對我說好了。」張說。柳遲疑了片刻，方纔這樣說：

「我這有些難為情，不好意思對梅先生說明，您想，像我這樣年輕的青年，辦事是

決不許登三寶店的；既然要找梅老板，當然是有求於他了！」

「好說好說，柳先生也是知道的，我們老爺和梅老板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爲了梅老板的事，他是有求必應的，柳先生，您儘管把您的苦衷說明白，一切解決的責任，都放在兄弟一人身上好了。」張漢章一看柳重生的舉止言語，他心中早已猜中十分之九，他肯定地認爲柳是來打秋風騙錢的，錢在他的心目中，又算得了什麼呢！

「到了這時，也不用我再隱瞞了，我有一個六十五歲高齡的老母，最近患了重病，昨夜三更竟不治而逝，現在是在停家中，沒有錢來料理後事，我又是外省人，京城中又少朋友，逼得我只好厚起臉來找錢，不見過面的親戚了。」柳到了這時，才將隱情道出，說話的語氣，非常沉實。張漢章是個老練善變的人，他馬從他的口袋中搜出五十元的鈔票遞給柳先生。他說：

「這點小數目，請您暫時拿回去料理您的老母。」

「這點錢拿來做什麼，張先生真是在侮辱我，我不能要！我不能要！還是請您把梅老板請出來，我當面同他商量。」柳本來就不是真心要錢，他當然不會接受這點小數目。

「錢少了，好商量，柳先生您又何必動怒呢？請您稍待一下，我馬上回來的答覆您，馮貴，你們好好地陪着柳先生，我進去馬上出來。」張漢章看見柳來勢不凡，他心裏又在打主意對付了。

這時大廳上的客人們，仍是興致很高地在那吃着談着，張漢舉走進來，黃德通便問他：

「夜壺張三（張漢舉的外號），外交辦得怎樣了？那位姓什麼的走了沒有走？」
「沒有什麼，不過是爲了錢而已，看他那付神情，又像真的，又像假的，他說他的老母病死了無錢安埋說來很慘痛的人，他還嫌五十元太少，結果還是親自梅老板一趟。」張說。

「多拿點錢他便萬事皆無！」一位客人說。

「假若你不嫌麻煩的話，你可以坐汽車陪他到他裏去看一看，看他母親是否死去未葬，假若果真事實，那我就花上一個一千八百元，也沒有什麼問題呀！」馮六爺爲此事發言了，這話正催動了張漢舉的心，他是一個「拍馬」的專家，這種討好的任務，當然是遵令照辦。這時司機生金達志也剛剛送了三姨姨出去打牌回來。張便對柳說：

「錢已準備好了，青年朋友，請放心，現在只要我同你一路在你家裏去看過後，我便心安無事，好，我們走吧。」張漢舉便與柳真生乘汽車外出。

「到那兒去？」司機生金達志問：

「柳先生，你府上在那裏？」張問。

「我的家在阜成門外河沿小西街。」柳說。

「車子開出了阜成門，走過了沿河的小西街，都沒有找到柳家的住處，那時已是六

聽多鐸的時候，天色已黑，寒多鐸城外，連野狗聲都聽不見，張真作急了，在汽車上逼着柳：

「這是怎麼回事？你是一個騙子嗎？那裏是你的家？你的家在那裏？」張真問完，柳一生已將手槍撲倒，對連多鐸的臉直便是一槍，一發斃命，張真已斃死。柳口中極地說着：

「你這樣不知羞恥的東，這就是你的家，我找梅蘭芳，你偏偏要來代表他！」

「我……」金蓮志半不哼出兩個字來。

「怕什麼？與你毫無關係！快把這死屍替我抬下去！」柳命令金，金不得不從，把張的死屍身丟下河後，兩人又上馬車，柳又發令了：

「照原路回東園九條馬路，不許叫，不許開錯地方，我的手槍是不認人的！你要特別小心！」說時手槍口正對着金的背心。

「先生，我不敢！我不敢！……」金說話時一身都在發抖！車子開進第一道門時，警衛看見是本宅的車子，當然不肯阻擋，車子便一直深入內門以柳重生一跳下車子，便急向內屋衝進，才幾分鐘，任何人都抵擋不住，這時車上的金司機，才開始喊救命，賊土匪進去了，緊拙的阿福跑上前去抱柳，被柳回頭一槍，打中了左肩。而柳已跑進花廳了，警衛處客警慌亂失措，不知怎樣是好。

大廳與花廳是兩兩壁，裏面說說柳重生，急忙與梅蘭芳逃避，梅始與六爺自

先從右邊這花園裏面找去試試。

這時的柳重生，一隻手提着一隻手槍，到處尋覓，是找不到的。梅蘭芳，心中高興，急，便說道：

「梅蘭芳到那裏去了？我要找他拼命！」

同時馮宅的人早已四處打電話去報告軍警，張作霖父子這時正虎踞北平，當着餘軍大元帥，接到馮宅的報告，那還了得，軍警機關立刻派出大隊人馬飛馳到馮宅館。從六爺府起，把靠近九條的這條街圍得水泄不通。

而這時的柳重生，也知道他自己的入籠鑄定，有死無生，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他知道大廟中的王座都是當代要人，他藉口為護身之符，他聰明地說着：

「大家不必驚慌，大家也不能離開此地，還有頭，梅蘭芳，我是去找梅蘭芳的，我並不是來找大家的！大家也用不着派人來逮捕我，那怕敢進來，我先打死全廟的人！」柳重生明知道惹了大禍，官軍的密探警兵，是來勸他，他只得硬着頭皮，做作人作人實了！

「有話好商量，我們人格損壞你先生決無危險！」何學林這道說。

「那才是潘尼的話！我也不想活了！你們也不得出去！」不聽的罵聲，一時滾滾而出，嚇得慌了，那還得這樣大的罵聲？非得一個戒戰兢兢，心驚不定。

「柳先生，你別多少錢，你儘量說，我們在場的都可以多拿！」貴德這道說出來試看柳的口氣。

「我要借五萬塊錢來用！」柳無心地提出來這個要求。當時的在座的客人，大多數都是金融界的巨頭，大家一齊把口袋中的錢全部繳出來，一共湊足了兩萬多元，其餘三萬元便打了一張中國銀行的支票；柳認爲支票根本無法兌取，他拒絕不要，馮武越等又派人到中國銀行取了三萬元的連號鈔票來，交給柳重生，他仍然不要，他的意思是票額小，太多太零碎不好攜帶；他堅持完全掉成美國花旗銀行的五元大票，大家無法，又遣專人到花旗銀行去掉成五元大票。

時間是愈延愈晚了，而緊張的場面，始終沒有鬆懈下去，柳重生得着五萬花旗大票，一封一封地放在衣袋中放妥後說了一聲：

「謝謝各位！」等到他走出大廳時，形勢已大大不同了，他知道他此時已是身陷龍潭，絕難逃出虎穴，心中冒火無處發洩，砰然一聲槍響，又將黃德通結果了。他正預備放第二槍時，四面的軍警已蜂擁上前，彈如雨下地對着他亂放，柳重生成了衆矢之的，身中四十餘彈，便喪了他的性命；結果清查，被他擊斃的有馮公館的張媽和警察陳發祥，擊傷的有七人之多，他也可算得是個英雄，有膽量的英雄。

他被打死了還不算，還要以綁架殺人的罪名，把他的官級褫下，掛在東四牌樓九條街衙的電線杆上，示衆三日，北平全城都震動了，人人都以此事爲談話的題材，比當年副康小八，錮杜小栓子兩大案子，還要更轟動一些。

事發的第三日下午，有一位穿藍衫，穿了一身白色衣服，頭上戴有黑紗，坐了一

輛小輪車，開到九條橫街電線杆子旁邊，車子便停住，這位少婦走出汽車，眼巴巴望着人頭憑吊了片刻，手上拿着一束鮮花，輕輕地放在電杆下，作深默的哀悼，那種悽慘的景象，真是感人心腑！

事後，據說被殺這位青年，身上有一張名片，印的三個字：

劉省三

從這個線索，我敢武斷說那位獻花的黑女郎是——孟小冬。

梅蘭芳遇刺而未被刺中，孟小冬並未與梅蘭芳同借到老，前者是幸事，後者是憾事！

附錄

梅蘭芳在蘇聯

一 引言

「今天離開了蘇聯的邊境，回憶起我國人民團體在旅居上所感到的快樂，環繞着我們的熱情和殷勤的款待，以及能如此聰慧的觀眾——他們能明瞭和欣賞這似乎是相去很遠的戲劇藝術——相接觸，自引以為非尋常榮幸。我在此，特對我國政府，社會，國家樂劇協會以及所有的蘇聯社會人士的愛護，和致敬謝意」。

這是四月二十一日，梅蘭芳在蘇聯邊境的尼古羅諾雅 (Negotkoya) 車站上，致蘇聯對外文化協會，(Voks)「社」會長阿洛舍夫 (A.Y. Arsoev) 的一通電文。梅蘭芳這一次到蘇聯演劇，自發起籌備以迄表演，前後共經歷了一年一月又半的時光，至此遂告一圓滿的結果。

梅蘭芳這一次在蘇聯演劇，大獲成功，並獲得各方面的推崇，這是不單我們所意料到的。至於在今日的中國，能應蘇聯之邀請而不致發生任何疑問的，恐怕要以梅蘭芳是最適當的人了。按中蘇兩國自復交以來，除了使節往來以外，並無什麼厚利可供國庫。而從近因中東路的出賣，更顯得利害各不相謀。蘇聯為見好於中國人民起見，不使雙方感情

過於冷淡，所以愛這末梅蘭芳的招待，特別熱烈。

同時，我國大使館之熱心提倡此事，也是因為蘇聯戲院中關於中國的表演，每多宴樂機會，而國人在蘇聯所創設的戲院，又是非常的簡陋，故對於純粹的中國戲劇的來臨，於對外文化宣傳上，也甚有裨益。

「註」蘇聯對外文化協會 (Theall-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是蘇聯的一個最大的對外文化機關，除招待及聯絡各國文化界外，又出版有英，法，德三種文字的書籍雜誌等，以供宣傳之用。舉如外國人來此遊覽，或參觀學校，可先請此機關代為接洽。此機關又有精通各國語言的男女譯員，可代為翻譯。去歲該機關曾請徐悲鴻至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開中國繪畫展覽會，今年梅蘭芳來此表演，亦由該機關招待，這個機關的俄文縮寫為 *Bols. 英文拼為 Volks.*

二 事前的接洽

蘇聯邀請梅氏來此演劇的緣起，在去年三月二日，我國駐俄大使館的代辦吳甫如氏因為籌備中國繪畫展覽會一事，就特約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藝術部主任乞爾略夫斯基 (I. Cherniavsky) 等人至大使館茶敘，討論一切進行事宜。在莫斯科，蘇聯方面亦如何招待，乞爾略夫斯基等人就表示：梅氏的藝術是舉世聞名，若能一現身於蘇聯的舞台，那必定能受到熱烈歡迎的。

及至後來，在招待楊松亭軍事考察團的席上，我又和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東方司長葛維

「蘇聯」(Soviet) 讀法是一件事。鮑樂衛說：「梅蘭芳如能在赴歐之前，先來蘇聯表演，則我方將毫不遲疑，立繕請書，並可保證其表演必大獲成功。」鮑樂衛氏在中國多年，通中國語文，並好與中國人往還，這一次梅蘭芳來蘇聯演劇之成爲事實，可說一部份須歸功於鮑氏。

我當時因爲大使館和外交人民委員會雙方皆已表示贊同，就先以私人資格，打了一個電報給梅蘭芳，徵求他的意見。不久得他的答覆：

「蘇聯之文化藝術，久所佩服，歐洲之遊，如能成行，定必前往，請先代謝文化協會之厚意，並盼賜教。」

自從接到這個電報之後，我即向各方商詢，梅氏也表示了他來此演劇的幾種條件：

(一) 梅劇團演員爲八人，音樂隊爲七人，管理前後台事務者爲四人，翻譯爲三、八，共二十二。

(二) 假定十月初到蘇聯，十一月初往歐洲，其間以一月爲期。如此時期不適宜，可預先商量變更。

(三) 每晚彼自演一全劇及一二段歌舞，其他配角演一二小段，約共三小時。

(四) 假定在莫斯科表演一星期，在列寧格勒表演三五天，其餘之時間，彼個人擬作蘇聯戲劇之研究，並過各劇院觀劇。

(五) 希望除由海參崴至柏林之車票及行李運送費外，一切食宿由俄方担任。

上面所提議的這幾個條件，已不是普通的問題，而是專門的問題了。滿勝對外文化協會是個文化機關，自身並無劇院等設備，即無法解決，所以乞向路先生請教寫了一封信，分呈我去請國家劇協會（註一）的丹曼曼（Daman）寫，以便作其間的接洽。我即丹曼曼所討論的結果如次：

（一）自海參崴至山林之車票及行李運費，全由滿勝擔任。

（二）食宿方面，梅氏三人往頭等旅館，餘均住捨界公寓。團員膳費及零用，另給二千盧布，並得享受外國工程師及滿聯給人之各種權利。（註二）

（三）自入境至出境，共作四十五日，出境二十次。

（四）最好能於九月初到莫斯科，五日起表演。

（註一）國家劇協會，英文稱作（Comets），是一個藝術協會，劇團及馬戲等語言的機關，歌劇，歌聲，（Opera and Ballet）及話劇（Drama）等具獨立，不受此機關管理。

（註二）莫斯科等地，常有外國工程師所特設的店，稱為Ishanab，竟與Supply or Foreinart商店中的貨物較普通商店為貴，質料亦佳，價亦低廉，惟須持有特許證書方可前往購買。

當時梅氏赴蘇的行列，尚未決定，至於蘇聯方面並曾請氏能於九月初到莫斯科，也有幾種原因。一種原因，是蘇聯的戲劇界，每年曾有一次長期的休戰，大約是兩三個月。

蘇聯夫。當休戰的時候，各大劇院皆停演，重行裝修及修繕內設。演員則往南德蘭景緻優美之區或是鄉村去休養，所以當九月初時，最容易空出一所戲院來，以供梅氏演劇之用。一種原因，是蘇聯每年皆舉行一次戲劇節 (Theater Festival)，譬如去年是從九月一日起至十日止，在這十天之間，莫斯科各重要的劇院皆表演一齣代表的戲劇，以招待外國來的遊客觀看，所以他們也很希望梅氏能參與這一個戲劇節，俾更增色。

我當即將和國家樂劇協會接洽的結果，電致梅氏，旋得梅氏的覆電：

(一) 如赴他國表演，仍由莫斯科從原途返國，所有車票及行李運輸等費，是否一律享受免費待遇。

(二) 劇團食宿既歸招待，則團員膳及零用二萬二千盧布一項，即不必供給。

(三) 日期及出演次數，似嫌太多，望酌量減少。

(四) 最早十月中旬。

我又往與國家樂劇協會商詢，所得的結果為：

(一) 自莫斯科回海參威之車票及行李運輸費，概由蘇聯担任。

(二) 出演次數減至十四次。

(三) 十月中各大劇院皆有固定表演，不便取消一屆時只有小音樂廳可用，恐難展佈，仍請九月初到此

梅氏覆電，說籌備需時，九月初派莫斯科，恐難成爲事實。國家樂劇協會，也因梅

一月中俄與英德劇目會商，有軍難與英德商議，所以他們以後就表示：不如梅氏九月初
離京，即可展期至四月或五月，梅氏因為歐陸之遊，為時間上銜接起見，又來電請
遲前二三月，國家與劇協皆答應了這個要求，在一月二十五日，就雙雙商定了正式的條
件：

(一) 日期三月十五日抵莫斯科。

(二) 表演在莫斯科為五日，在列寧，勒為三日。

(三) 待遇(甲)火車由海參崴至梅林，梅氏六人，重要演員及私人秘書乘頭等，

餘均乘二等。(乙)備置及行李，免費運送。(丙)旅館梅氏六人，重要演員及私人秘

書在旅館膳，餘或在俱樂部會膳，俄聯伶人待遇，或自己備膳，照外界公禱師待遇

。(戊)派專員至海參崴迎接，並沿途照料。

俄聯對外文化協會又召集有關各方的人，開了一個會議，決定上述的條件，

並組織了一個招待委員會，招待一切。委員名單如下：

主席俄聯對外文化協會會長阿諾金。

委員第一美術劇團(Drus, art Theatre)團長史他尼斯拉夫斯基(K. S. Stanis Larzsky

氏)。青年劇團(Nemirvich-anchnko)劇團團長丹普科，(V. I. nemirovich-Da

nchank)。梅也荷爾德劇團(Meyhold Theatre)團長梅也荷德爾(W. F. Meyerhold)

卡美麗劇團(Kremepuy Theatre)團長卡美麗(Pr. Rabinov)。各電影導演家麥森斯坦

「大函拜悉，殊感盛情，蘇聯戲劇之盛，久為予所欣羨，倘因予個人之過，而能增進兩國之文化關係有如閣下所言者，則未免過譽。予樂於接受閣下之善意，並指謝貴國所與之種種便利。」

從三月二日的建議，以迄這一封信為止，接洽的事情，可說是告一結束。

三 抵莫斯科後各去的招待

梅蘭芳既接受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正式邀請書，即準備於二月間啟程。初本擬經神戶及敦賀赴俄，後因俄方特派「北方號」專輪來滬迎接，即改變了原定的行程。「北方號」專輪於二月二十一日離滬，二十七日晨即抵海參崴，蘇聯國家樂劇協會所特派的員長羅加支基（Koratskiy），亦來碼頭迎接。

抵海參崴的當晚，遠東州州長即設宴於交涉署中，歡迎梅氏。翌日，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薩世恩總領事，又設宴為梅氏洗塵。在海參崴因候車的關係，共留四日，三月二日，即乘西北利亞的特別快車，向莫斯科進行了。

車行十日，三月十二日晨抵莫斯科。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國家樂劇協會，外交人民委員會及我國大使館，皆有代表來站歡迎。梅蘭芳，張彭春及余上說等三人，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招待，住於都會大飯店（Hotel Metropole），其他團員則住於新莫斯科旅館（New Moscow Hotel）中。

梅爾芳抵莫斯科後，因旅途辛苦，想藉事休息，所以在表演時期前，就辭絕各方面的宴會。其中所接受參加的，只有對外交化協會的午餐和晚餐，我國大使館的茶會及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晚餐。

蘇聯對外交化協會的午餐，是在三月十四日舉行。參加者有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長及情報司長。以及歡迎梅爾芳委員會的全體委員等。席間阿洛舍夫致詞大意謂：

「莫斯科現在有機會能欣賞最高藝術了。梅博士這一次的來臨，引起社會上極大的注意，只要看真理報 (Pravda) 新聞報 (Izvestia) 等報中每日連篇累牘的記載，即可以推知。又聽大使館說，中國的各大報紙，也是同樣的對於此事甚有興趣，其可以增進中蘇兩國的友誼，是年庸疑意的。前幾天此地舉行國際電影展覽會，參加者有歐洲各國的代表和東方的代表，而今天我們的午餐席上，又有中國電影界優秀的代表胡蝶女士。回憶去歲徐悲鴻教授在此間開中國繪畫展覽會時，就決定中蘇兩國間交換繪畫，現在蘇聯所送去的繪畫，已在南京展覽，從此足證兩國文化上的合作，已有遠大的進展。光陰似箭，轉瞬又是夏季，中蘇兩國的友誼，將因梅博士的光臨，順時序而更加親密，是耳預料的。」

我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亦起立致詞，謂：

「蘇聯對外交化協會歡迎梅博士，我能在前一日趕到，不可謂不榮幸。」（按：該大使

十三、抵莫斯科。不過在今天的座筵上，我彷彿是個配角。所以少說幾句話。我很願意於主席的意見，增進兩國的友誼，當以文化為基礎，而以經濟和政治的合作。現在梅博士以到貴國來表演，語云：「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我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也有蘇聯的藝術家如梅博士其人者，出現於中國的舞台之上。

梅爾芳鸞亦起立致答詞，謂：

「我能來此戲劇藝術最發達的國家觀光，心中至感愉快，而今又得與素所欽佩的文學家戲劇家等相晤談，更是不平的樂事。中西的戲劇雖不相同，但是表演却可互相了解，藝術之可貴即在於此兒一點，所以「藝術是無國界的」一句話，誠非虛言。現在中西的戲劇，有一個相接觸的機會了，我很希望在此戲劇最發達的中心，不久即有新的藝術生產。融匯中西的藝術於一爐。我將盡我之所能在此表演，倘承諸君不吝指教，則最為榮幸。」

泰伊洛夫，愛森斯坦及特萊傑亞考夫等人，亦先後起立說，除贊美梅氏的藝術可供俄人參考之外，更希望彼此為戲劇的質量而奮鬥。並云：聯會中蘇兩國民族的力量，定可創造出一種新類型的藝術來。

餐後開演梅氏抵莫斯科時的電影及蘇聯最成功的影片「恰巴也夫」(Chapayev)。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晚餐，係在十七日晚舉行，參加的人員共十四人，前午餐招待，餐前有鋼琴奏及木偶戲，表演完畢後，即進餐，及至十點鐘，散會。

我國大使館的茶會，於三月十九日下午五時起舉行。這一個茶會的目的！一方面是歡迎顏大使回任，一方面是介紹梅蘭芳於蘇聯世界之前。參加者有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李維諾夫夫婦，副委員長克萊丁斯基（Kleindienst），蘇聯政府各部長人，各國大使館大使及代表，蘇聯的名作家，名美術家，名戲劇家，名電影家以及旅俄的華僑及中外記者等。當日，在使館的大會客廳中，搭了一座戲台，以供梅蘭芳代表演之用。來賓進茶點後，即至會客廳中觀看楊逸春先表演『盜丹』一劇，梅蘭芳則以劍花合演。『刺虎』一劇，表演真動人，掌聲屢數分不斷。劇完後，又有音樂跳舞等為餘興，其盛況為以前各宴會所未有。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晚餐，係於四月二十一日舉行，地址在外交人民委員會的迎賓大樓。參加者有顏大使，各大劇院的院長及歡迎梅蘭芳委員會的各委員，蘇聯對外交文化協會，外交人民委員會和中國大使館的高級官員，各女優，如柴霍甫夫人（Чайковская），柯爾女士（A. G. Koonen）及胡蝶女士等，亦在被邀之列。

席間鮑大使致詞，謂：

「當我在中國看見梅博士演劇的時候，就會想過，如何能請梅博士到蘇聯來表演。後來我和梅博士談起此事，他並不反對我的意思，很希望能成爲有專責的機會。這一次梅博士能到蘇聯來表演，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這可說是中蘇兩國文化合作的先聲，若能以此而引伸至其他各項合作，則必有於世界的和平。」

梅氏亦答詞，申謝總大使的盛意。發後有音樂及歌唱，謝女士亦唱「夜寒香」一曲，以應衆賓之要求。

梅爾芳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演劇完畢後，就假都會大飯店，於四月十四日宴請蘇聯各界人士，以答此次招待之盛意。參加者有顏大使，李維諾夫夫人，各大劇院的院長則有梅也荷爾德，泰伊洛夫等，名電影導演家則有愛森斯坦，名作家則有拉狄克（Л. Радик），名女優則有柴霍甫夫人，柯爾女士，靜娜黛女士（Zenaida Reich）等，此外尚有外交人民委員會，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國家樂劇協會及藝人俱樂部之高級官員，中國大使館全體館員及旅俄華僑知名女士等。

席間梅氏起立致詞，表示感謝此次蘇聯招待的盛意。阿洽舍夫答詞，謂：

「梅博士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留給蘇聯戲劇界一個很深的印象，想蘇聯的戲劇界一定也給梅博士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很希望梅博士能在莫斯科多住幾日，除去往各大劇院觀劇之外，仍可一睹蘇聯其他的許多新事業和新建設。」

演講及進餐完畢後，即繼以音樂及跳舞，至午夜二時，始盡歡而散。

四 演劇的宣傳

蘇聯這一次邀請梅爾芳，事先曾作過有系統的宣傳。當梅爾芳由上海出發時，莫斯科的街頭巷尾，就發現許多很簡單的，印有「梅爾芳」三個中文字的字貼，旁邊有裝

舞俄國字，是「自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音樂廳表演中演戲六天」，色澤極麗，甚引人注目。同時像彼特洛夫卡街（Petrovka）一帶大商店的玻璃櫥窗內，也陳列着放大的梅蘭芳的本來面目或是戲裝的照片。

梅蘭芳一入蘇聯國境之後，街頭巷口又發現了許多印有在莫斯科表演六天的戲目的大招貼。及至到了莫斯科，如「真理報」，「新聞報」，「莫斯科晚報」（Evening Moscow），英文「莫斯科日報」（Moscow Daily News），及法文「莫斯科日報」（L'Injournal de Moscou）等大報，皆繼續不斷地登載關於梅氏的新聞和照片，以及關於介紹中國戲劇的文字等。新聞報館屋頂上的流通電燈新聞，則逐日報告關於梅氏的消息。

戲票從三月五日起即開始出售，不上一個禮拜的功夫，即全數消售一空。票價是塔高利和大劇院（Bolshoi Theater）的一樣，正廳中前排的座位，是二十五盧布一張。若是外國旅客用美金購買，就是四元半。後來的人既無法購到票，只得從他人的手中賤價購得，聽說票價要比原價高四五倍。列寧、勒一地也如此。

按照蘇聯的慣例，劇院中每日皆為突擊隊的工人（Doarnik），即模範勤勞的工人，留下若干位置，不必出費，此例也只得暫時取消，但是每天還留下一百五十個位子，供藝術俱樂部的會員之用，因為他們是常有研究的性質，不能不特別優待。

梅氏為使蘇聯人士明瞭中國戲劇藝術起見，在國內時，就編印了三種英文書籍，帶

來此間作為贈送之用：

(甲)『梅蘭芳與中國戲劇』書面為黑色，印有 Mei Lan-Fang and Chinese Theatre 的英文字題名及『晚華』二字於簽印一方，全為金色，書中有梅氏演劇時的照片，梅氏的小傳，張彭春所著的『中國戲劇藝術之特色』及美人斯扎克葛 (Clark Young) 所作的『梅蘭芳藝術』等文。書末有齊如山所作的一篇長文，專論中國戲劇表演時的姿勢、歌唱及台詞，舞台上所用的象徵道具，服裝、樂器及臉譜等。該文中附有服裝、道具、樂器及臉譜的彩色插圖多幅，甚為美觀，可使讀者更為明瞭。

(乙)『梅蘭芳在蘇聯所表演的六種劇及劇六種之說明』(PerFORMANCE OF L. ei Lan-Fang in Soviet Russia) 此書全為中式裝，封面為黃綾，邊裝以紅線，頗為古雅可觀。內容分為兩部，前部論劇，後部論舞。劇共分六種：即『汾河灣』，『刺虎』，『打魚殺家』，『宇宙鋒』，『虹霓關』及『貴妃醉酒』。舞亦分為六種：即『紅線盜盒』，『西施』，『麻姑獻壽』，『木蘭從軍』，『思凡』及『抗金兵』。

(丙)『美國戲劇界對於梅氏劇藝之批評』(Mei Lan-Fang in America: Reviews and criticism) 此書係美梅氏在美演劇時，美國報紙及雜誌中之批評而成。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恐觀衆對於中國戲劇及劇藝不能了解，亦編印有三種俄文書籍，在劇院中出售：

(甲)『梅蘭芳與中國戲劇』此書之封面，為木蘭劇家之造像遺失 (A. Kabanov)

（A）所作。書中有照片多幀及圖繪合天，華希特（B. H. Hitt），愛森斯琪，營萊傑那考夫，張彭春等五人所作的五種文字，各條介紹及解釋中國戲劇藝術者。價一盧布五十戈比。此書有英文譯本，價亦相同。

（乙）『梅蘭芳在蘇聯所表演之六種劇及六種舞之說明』此書即前述第二種的俄文譯本。價一盧布。

（丙）『大劇院所演三種劇之對白』梅蘭芳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表演完畢後，又在莫斯科的大劇院表演一次，當日共演三戲：即『打魚殺家』，『盜丹』，『虹霓關』，此書即在三戲中對白之全文。價五十戈比。

梅蘭芳在此演劇時，我國有中央社，蘇聯有塔斯國家通信社（TASS）盡量的發出消息，新聞報影製片廠，則將梅氏演劇時的情形攝成影片，無線電台則將梅氏播音，其詳況不想而知。

五 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演劇情形

梅蘭芳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交通不便，一方面要顧慮到人選，一方面又要顧慮到道長，所選擇的戲既要內容有意義，同時又要迎合觀衆的口味，所以在準備及表演上，不能如在國內之方便。

梅蘭芳的全體團員，共有二十四人。梅氏為團長，張彭春為正指導，余上沅為副指

導，翟蘭堯及吳邦本兩人，管鑿行李及庶務事宜。此外配角及樂師共十九人，爲旦角桃玉英，李斐叔，郭建英，老生王玉亭，小生楊盛春，花臉劉漢榮，武旦朱桂芳，武生吳玉玲，胡琴徐蘭園。弦子霍文元，吹笛馬寶明，大鑼譚文田，小鑼唐錫光，吹笙崔永奎，打鼓何增福，月琴孫慧亭，其他雷俊，韓佩亭及劉劍等五人，管理服裝及導具等。

至於所演的劇，梅氏本人主演的共有六種戲及六種舞，戲爲『汾河灣』，『刺虎』，『打魚殺家』，『宇宙鋒』，『虹霓關』，及『貴妃醉酒』；舞爲『紅線盜盒』，『西施』，『麻姑獻壽』，『木蘭征軍』，『思凡』及『抗金兵』等。其他演員所演者，爲『青石山』；『盜丹』，『盜仙草』，『夜奔』及『嫁妹』等劇。

莫斯科演劇，係自三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八日止，共六天；列寧格勒自四月二日起至四月九日止，共八天。茲將演劇的情形，分述如次：

(一) 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梅氏出演於高爾基街 (Dizsa Gokovo) 的音樂廳 (music Hall)。現在可先將梅氏演劇時舞台上佈置的情形講一講。音樂廳的中央是正廳，三面爲包廂，在靠近舞台兩旁的包廂中，一邊是裝着中國的四徽；一邊是裝着蘇聯的四徽。舞台的幕啓後，印有一幅黃綢幕，上面繪着一株梅花和幾枝蘭花，並繪有『梅蘭芳』三個大的黑綫字。在舞台的前兩旁，各裝有一節小紅漆的欄杆，與黃色的綢相襯比，甚爲美麗。綢幕提起後，即爲宮殿式的佈景，兩旁有門，可通至後台。當演劇時，樂師皆在幕後奏樂，所以舞台上僅有演員出現，可使看戲的注意力集中。

三月二十二日爲試演之日，自下午一時起，試演的幾種戲，是『汾河灣』，『姊妹』，『劍舞』，『青石山』及『刺虎』等。二十三日晚八時，即正式開演。在開演之前，蘇聯哥外文化協會的會長阿洛舍夫先走至幕前演說，介紹梅氏，並申述梅氏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對於溝通中蘇兩國文化甚爲重要。蘇大使亦繼而演說，解釋忠孝節義，他說：中國戲劇的特色，就在提倡忠孝節義，所以了解這四種要義，就可以明瞭中國戲劇所表現的劇情了。張彭春則代表梅氏致謝詞。演講完畢，即起幕，第一齣是梅氏本人與王少亭合演的『汾河灣』，演前，先由一俄人用俄文將劇情解釋一番，以期觀衆了解。第二齣是劉連榮，湯盛春，吳玉玲，郭建英等人合演的『姊妹』，第三齣是梅氏的『劍舞』，第四齣是宋桂芳，吳玉玖及王少亭合演的『刺虎』，此劇最受觀衆的歡迎，歡呼鼓掌要求梅氏出幕者，凡數次之久。

此後各日開演之前，均由乞爾路夫斯基或由特萊傑亞考夫演說。

(二) 在列寧格勒 在列寧格勒，係出演於文化廳 (House of culture)，演前均由東方語言學校教授華希禮 (V. Asstiev) 或由乞爾路夫斯基演說。

(三) 在大劇院 梅蘭芳本定在莫斯科長演五日，在列寧格勒長演三日，後因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請求，莫斯科改爲六日，列寧格勒長演八日，但因購不到票而不能入場者，仍不知凡幾。所以當梅氏從列寧格勒演劇歸來，對外文化協會又邀請梅氏於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的大劇院長演一次，作爲臨別紀念。

大劇院是蘇聯戲劇最高的學府，專演歌劇（Opera）及歌舞（Ballad），中國戲劇在此公演，更足以顯得中國戲劇之崇高。大劇院係創於沙皇時代，至今已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內部裝飾非常華麗，真如所謂畫棟雕樑，座位則儘為紅天鵝絨所鋪成。劇院的中央為正廳，三面為包廂，共分為六層。梅蘭芳係於十二時起演，但十二時以前，正廳和包廂中，早已擁擠滿了觀衆了。演劇之前，乞爾賂夫斯基演說，張彭春致謝詞。每晚所演的三種戲，是從梅蘭芳這一次在蘇聯表演最成功的幾齣戲中選出來的，一為梅蘭芳與王少亭合演的『打漁殺家』，一為楊極春主演的『盜丹』，一為梅氏與朱桂芳合演的『虹霓關』，至深夜三時始散。

梅蘭芳在莫斯科演劇時，除戲劇界以外，蘇聯政府要人，如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Molotov），外交人民委員、蘇聯駐美大使麥維治夫（Litvinov），國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伏諾希洛夫（Voroshilov），教育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布索洛夫（Bubnov），大文學家，如高爾基（Bazin Gorky），亞勃拉漢、托爾斯泰（A. Tolstoy）等人，均前往觀劇，並擲花束，以示敬慕之意。此外梅氏也從各方面收到許多信函和紀念品，都是讚美他的藝術的。

當演劇時，有許多太太們，還穿着中國人所不穿的古裝繡花的衣裳，表示出他們是到遠東方的，或是富於收藏的貴家。有許多戲迷，或是買不到票的人，則圍在戲園的門外，想一睹梅蘭芳的表演面目，因而將海狗鬚等物拋給看馬來騾戲，方能開同一條路。這

就有許多女子，竟大聲直率的叫喊：『梅蘭芳，我愛你』！或是托人表示愛慕之情，於此就可以知道梅蘭芳在聲聯之閃動一時了。最有趣的，就是馬路上的小孩子，看見衣冠整齊的中國人走過，就喊一聲『梅蘭芳』，真令人目思不得其解。

六 各大劇院招待梅氏觀劇

梅蘭芳在聲聯，除去自己演劇以外，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消磨在觀劇上。舉如在莫斯科會看過大劇院的歌劇『游俠，奧尼金』（Evgene onegin）和歌舞『三肥人』（The Fat Men），史他尼斯拉夫斯基劇院（Stanislavsky Opera Theater）鄉歌劇『波斯尼斯，高都諾夫』（Boris Godunov），丹青戲劇院的歌舞『特拉維亞他』（La Traviata），第一美劇院的喜劇『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恐懼』（Fear）和杜爾賓的時代』（The Days of Turbins），第二美劇院的話劇『鐘表正和雞（Watch maker anden ieken）。梅也爾爾劇院的話劇『茶花女』（Carnille）和『33Pain ts』，卡美麗劇院的話劇『埃及之夜』（Egyptian nights）和『喬蒂萊——喬弗拉』（Groffo Giolla），莫斯科高夫劇院（Vokhtangov Theatre）的話劇『人之喜劇』（The Human comedy）和『驛園道公主』（Prineegs Turandot）以及寫真劇（Realisa i Theatre）的話劇『貴族』（Artistcrats）等。

在列雷格勒會看過大歌劇院（Grant Opera）的（Nut Crashers），小歌劇院（

mail opera) 的馬克拜士夫人 (Lady Macbeth of Mtsensk)、音樂劇 (Ornamental Theatre) 的理查三世 (Richard III)、小話劇戲院 (Little Dramatical Theatre) 的「為生命所禱者」(Prayer for Life) 以及兒童劇院 (Children Theatre) 的傀儡戲等。

此外參觀過戲劇學校，電影學校以及莫斯科歷史博物館中舉行的蘇聯十七年戲劇藝術展覽會第。訪問方面，則曾拜訪過他尼斯拉夫斯基，梅也荷爾德及適來蘇聯考察的英國名劇作家克萊格 (Gordon Craig) 等人。

梅氏在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兩地，又均曾至藝人俱樂部 (Masters of Art club) 聽講中國演劇藝術，並由劇團團員當場表演各種手勢及步法，彈奏皮黃崑曲及歌唱等。參加聽講者，多為各級院的高級藝員，他們感覺得非常有興趣，因而譽稱梅氏為「Master of Masters」。

梅氏每至各劇院觀劇，劇院的院長，並領導至後台參觀，均請茶點招待，同時當開幕時，皆先介紹梅氏於觀衆之前，時電光射向梅氏，一時掌聲四起，甚為有趣。

七 蘇聯人士對梅劇的批評

中國戲劇，在中國人的眼光看來，覺得很平常，可是在西洋人的眼光中看來，立刻即可發覺其中許多紛歧點。就拿這一次蘇聯的觀衆來講吧，也可以發覺許多……

通人，他們僅存着一種好奇心，稱讚場面的富麗和劇情的熱鬧而已。此外還有一類就是專門家，他們是富有研究的氣味的，所以特別注意唱歌和作工等幾點。如「貴妃醉酒」一劇，貴妃始則掩袖而飲，繼則不掩袖而飲，終則隨意而飲，在一戲劇家的眼中看來，就知道這同是一種舉動，就有三種表演的程序。又如「虹霓關」一劇，當女主人公將茶杯放下時：班鼓有聲應之，在一音樂家的耳中聽來，就立刻知道音樂是與做工息息相關的。又如中國戲劇中所用的服裝，顏色多喜大紅，大藍或是大黃，在一美術家的眼中看來，就知道服裝的色素是怎樣配合的。更有一位俄國美術家說，俄國戲劇中所用的服裝，亦喜紫色，大抵是受了中國的影響原故。

當梅蘭芳初到莫斯科的時候，莫斯科的各大報紙上，皆有文字介紹中國戲劇藝術，及梅氏的技藝等，及至梅氏演劇後，各報又載有對於梅氏演劇的批評，茲將介紹一位政論家和一位美術家的批評如：

莫斯科「新聞報」(二月二十三日)披狄克作：

「予於中國戲劇爲外行，予不知其與痛苦之生活奮鬥形及與中國習俗相距之遠，是否有如梅劇團用第一次公演時所表演之甚也，吾人是晚所見者，其內容與吾人完全不同。吾人不諳中國語文以及中國戲劇特有之習慣，然梅氏之表演，則誠令人驚異。此人也，以其與吾人生疏之語言，扮演旦角，能以如魔之藝術，迷醉聽衆，同時能生良栩栩欲生而令人置信之形衆焉。梅氏眉目傳情，及其平部與全身之苗條姿態，令人忘其一切，

與吾人不同。以梅氏之天才，固能傳述千百世之思想，令其得為一般人所了解。至其此等戲劇本身，不僅與吾人之生活不同，世與中國勞動大衆無關，唯彼等益令吾人不得將吾之思想，傳達於偉大之中國人，及其奮鬥也。中國劇團所表演之天才，及其對吾人之愛好，如能用諸中國民族之解放，則中國必能脫離其東洋殖民地其新而偉大之藝術。此種藝術絕非純粹模仿歐西藝術，而為運用中國古代藝術之技巧與偉大之藝術者也。

紅報夕刊(西曆九月)拉維洛夫(S. Radlov)作

「關於中國戲劇，一切頌揚歡迎之辭，業已成爲累贅，刊諸報端，今當提出較合實際之問題，即我人脫離之經驗，究與我人有何益處？此番梅氏表演，我人可取得何種教訓是。」

「余觀梅氏劇僅五次，就藉少數之時日，對如此完全特別之藝術，領略其究竟，恐不可能，故余之意見，不與淺淺之處，新應首先聲明者也。」

「余觀察所得之第一點，即凡一切真正之藝術，必超越種族與時代之屏障，得有深刻而存在的共通點及其共同點。凡真正之藝術，其演奏時，在任何意義內，均須使觀者由他尼斯拉夫斯基之系統，遵守一定不移之法則，即對於人類精神有充分根據與是。梅蘭芳爲中國戲劇界之泰斗，其地位與俄國名優高密沙(Г. Г. Гоголь)相埒，試將其微細之心理表理，細加觀察，將見其每一行動，均有深刻之理解力。一刺虎一中文主人親自親前令人永不能之輕視微視，一虹霓閣一中文主人之玩弄愛

「入主」節時之神情，與伶子環離空時半嗔半羞之動作，以及「汾河灣」中夫妻離情之舉動，「凡此種種，均足深刻表現其實性的，及真理的悲劇之藝術，劇出若干生動學上及語言學上之模象。」

「第二觀察點，即我人對於戲劇類別之見解，顯極含混，有欠完善之處。余意謂我人當就習於中國戲劇。中國之戲劇，依吾人之觀察為混合之藝術，為尙未能自覺詩之範圍中脫穎，而出之戲劇，故令人不復代表劇中之漁人，且不復代表呼沉水浪中之魚船。歐州之劇作家所編之劇，自較中國劇本為完善，但我劇作家，雖劇家及歌劇導演家，嘗於此尋獲一創造歌舞劇新形式之途徑，對於此厚種藝術，嘗設法如何使其混合為一；斯仍須吾人三思者也。」

「第三觀察點，乃我人對於主題及變化的了解，在戲劇經驗方面，倘有不滿意之處。我人方謀簡單與流暢，對於舞台上各項符號之主題。每僅略予觀及。如「虹室劇」一劇中，寡婦與兒女間之交驛，而聞以美妙的熱情之「閉音」，主題變化之豐富，實令人敬佩不置。劇師與舞蹈者，交錯錯合之各種姿勢，誠可嘆為觀止。此種提議，應家創作方尋求之新方法，誠足供吾人之借鏡也。」

「第四點觀察，乃為優伶技術之豐富，楊盛春君在「益丹」一劇中所表現之驚人武技及旋轉，驅我歌劇導演應予留意。梅蘭芳君之手，實為吾人所不悉之表現力之利器。此手自長袖中伸出時，誠如伶人自其手中出現神目，其美態不啻寶塔中觀之古畫及雕刻。」

我人不能不承認歐人之面部表情，較諸華伶爲進步了。但華伶平指之脆弱與生動，則爲吾人所望塵而莫及。梅君於之表演中，已具有偉大表現力矣。」

此外，中國伶人，氣歌舞武技藝術而並習之，其綜合之才藝，誠使吾人之驚訝。吾人對於近代優伶技術訓練之要求不高，是亦吾人之缺點也。

「本文草率之處，尚求讀者原宥，但吾人酷好學習，且明知社會主義時代對於藝術有極大之要求，凡由全人類之全力與天才所造成之一切優點，未來之社會主義藝術，當悉予以吸收之。」

八 結論

梅蘭芳這一次到蘇聯來演劇，頗引起許多國人的憂慮，以爲像這樣陳腐而簡單的皮囊，是否爲藝術湛深而老練的國家所歡迎，但是事實上，梅蘭芳這一次在蘇聯表演，不但沒有失敗，反而各方面都得到很滿意的印象。

我們想，這種成功，也不是偶然的，一來，中國的戲劇，在世界上是自成一系統的，既然和西方的戲劇不同，當然即有研究的價值，二來，梅蘭芳在中國戲劇的圈子，已有很高的地位，而且曾經聘到過日本和美國表演，則其表演的藝術，必有一番的價值。三來蘇聯的新戲劇，頗趨象徵主義，中國戲劇的表演舞台的布置，大有洪深者的價值，所以這次蘇聯邀請梅氏表演，就含有研究的意義。

我們又不可知道。這次梅蘭芳在蘇聯演劇的情形，是合國內所常見的。第一，每天自晚間八時起，至十二時止，共演戲五齣，中間還有一次休息。這五戲，全係精華，一三五齣由梅氏本人主演，其他兩齣，則由其他配角担任。時間說不長，而劇情又精采，不致使觀衆精神渙散。

第二，這次所演的各劇，是從許多有意義的舊劇中挑選出來的，表演的時間雖然縮短，但其中仍包含有唱做，說白，短打多種表演，這是西劇中所不易見者。俄國人雖不懂中國的語言和習慣，但竟有連觀五六天終場而不去者。還有人每當劇終時，就包圍在舞台之前，歡呼鼓掌，必揭幕數次而後已，可見中國的戲劇自有掀動觀衆的能力。有一位俄國作家這樣寫：

「四萬萬人所能欣賞的戲劇，如何可不稱爲藝術。」

第三，舞台的佈景，是仿照頤和園戲台的圖案而繪成的，能充分表現出東方建築的美，一開幕時，就與觀衆以一個很好的印象。

第四，帳幕服裝等物，全係新製，而且是絲織或是絲綉的，輕柔光澤，經燈光一射則更爲悅目。

第五，舞台上的道具非常簡單，管理道具的人，只有必要時，方出現於舞台上。音樂師均在幕後奏樂，舞台上僅有演員出現，這也很能集中觀衆的注意力。

蘇聯重視戲劇，與教育等齊觀，一方面固然在創新的新劇，一方面也保存着舊的

戲劇，即如大劇院的歌劇和歌舞，依然居有最高位置。民之所好好之，不以封建留遺而一概廢棄。所以我們對於舊劇，不必徒抱悲觀，而應於提倡新劇之際，同時努力改造舊劇，像這次梅劇團在蘇聯表演時所用的方法，多少可供參考之用。

從梅氏個人講，他在舊劇方面，唱辭的潤飾，情節的增刪，服裝和佈景的力求美觀，不能謂為全無貢獻。設若他不想以伶人為終身，那我們很希望他能利用在國外演劇所得的經驗，自己組織一個劇院，並根據幼時所受的科班制度的訓練方法。自己設立一個學校，造一批人才，當然是男女同教男女同演，然後方能從不良的積習中，開闢出一條新的路線。舉如蘇聯的史他尼斯拉夫斯基，丹青科，梅也荷爾德，烏魯洛等入，都是獨身奮鬥，方卓然而有所樹立，所以梅氏也應該當仁不讓呵！

致 歉

本書出版倉促。以致錯字甚多。尚望讀者
原諒！

作者白

中華六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梅蘭芳被刺記

實價國幣

元

著者：鍾辛 姑

出版者：藝新圖書社

重慶青年路口

印刷者：潤益印書館

重慶南岸馬鞍山五十號

藝新圖書社印行

=== 告預書新者著書本 ===

- 一、新烈女傳
一個女學生殉情實錄
(印刷中)
- 二、幽默廣記
集新默幽之大成
(印刷中)
- 三、影迷
看電影的朋友均應手置一冊
(編輯中)
- 四、荳磨西施
一段轟轟烈烈的復仇記
(編輯中)
- 五、杜小栓
北京大慘案之一
(編輯中)
- 六、南嶺
國際戀愛小說
(編輯中)